

分守道所屬西路三堡井坪路四堡小市場二處

敗胡堡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甃包

迎恩堡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甃包係一處小市

場近邊諸夷市期月或一或二無宴賞

阻胡堡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甃包西路

滅胡堡嘉靖二十二年築隆慶六年甃包係一處小市

場雜夷市期宴賞同迎恩

將軍會堡萬曆九年築累土

乃河堡嘉靖四十五年築隆慶六年甃包

西安堡嘉靖四十年築萬曆二年甃包

高山城嘉靖十四年築萬曆四年甃包

雲西堡嘉靖三十七年築累土 上二堡不屬路大同

道所屬

許家莊堡嘉靖三十九年築萬曆二十九年甃包不屬

路分巡道所屬

鄉堡內地村落與城相連因築城收保以避虜患或官築或民自築或兵守或民自守

大同前衛堡寨五十五座

大同後衛堡寨六十七座並同

大同縣堡村二百一十處

懷仁縣堡村八十四處

朔州堡寨三十九座

馬邑縣堡村五十五處

應州堡寨一十七座

山陰縣堡村五十八座

渾源州堡寨七十座

蔚州堡寨一百三十四座

廣靈縣堡寨七十二座

靈丘縣堡寨二十六座

廣昌縣堡寨三十一座

並與舊志不同今亦不能全錄

東路叅將駐天城之所轄陽和天成靖虜瓦窑守口永

嘉靖三十年鎮口鎮門鎮寧九城堡

新平路叅將駐本堡所轄新平、遠保平樺門四堡

北東路叅將駐得勝堡所轄得勝鎮毛宏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拒牆八堡

北西路叅將駐助馬堡所轄助馬拒門城虜威虜寧虜破虜保安雲西雲崗九堡

中路叅將駐石衛城所轄左衛右衛殺胡破胡鉄山牛心殘胡馬堡雲陽紅土黃土三屯馬營河一十三城堡威遠路叅將駐本城所轄威遠雲石威胡威平和家河五城堡

西路叅將駐平虜城所轄平虜迎恩敗胡阻胡四城堡  
井坪路叅將駐本城所轄乃河井坪滅胡將軍會朔州  
馬邑山陰應州懷仁西安十城堡

洪武七年置分巡按察司

永樂六年置巡撫都御史

七年置鎮守總兵官

洪熙元年初命文臣輦理軍務是年置分守東路叅將  
宣德元年初命御史巡按

七年置協守副總兵

景泰元年置分守中路叅將

三年置分守西路叅將

五年置分守冀北道駐鎮城後移駐朔州

天順元年置戶部督餉郎中

成化七年置游擊將軍

弘治十三年添置西路協守督指揮

嘉靖十八年置分守北路叅將

二十二年置分守南路叅將

二十五年置朔州兵備道後移駐陽和為陽和道

二十七年置大同兵備道駐左衛城

成化二十一年夏四月總督余子俊築長城起大同中

路至偏頭關界六百里時子俊欲大築城增堡而媒孽者以為糜費旋止

嘉靖二十一年議修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巡撫龍大有謂外邊遠不可禁內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本兵張瓚覆言大同地方先年既設外邊又設內邊以界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圯壞不修恐醜虜竄據永無恢復之期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河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脩築亦一時权宜但地方廣遠公私匱竭果難為力停止

二十五年春三月築長城總督翁萬達與巡撫詹榮議曰今堡寨難脩而外拒守必得長城長城必有臺利于旁擊臺必置屋以處戍守近城必築堡以休伏兵城下數道暗門以便出哨自陽和至宣府李信屯曰無城自了角山至陽和曰有塹或城而不同于是議通築補故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暗門如制

三十一年詔補邊垣時總督翁萬達建議邊垣自脩築未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為虜撤毀所在破缺兵部尚書趙錦請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中李幼滋因言敵壘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置火器器械

乃詔撫鎮斟酌行之

三十七年總督尚書楊博請築大同邊牆以為徑久治安之策約常用 銀二十萬半取足本鎮半請給內帑乞下所司詳議兵部覆言大同自併邊之議具而三邊之斥堠漸疎塞外之防廢而右衛之藩籬不固遂致胡馬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不遠後事之鑒也博所請工鉅費少誠救邊遠固宜發太倉銀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徑畧工完之日俱籍以聞報

嘉靖二十年虜款大同塞求貢時小王子部落俺答阿不孩彊盛屢患苦邊至是遣所掠中國人石天爵真夷

肯切款塞言其父認阿即在 先朝曾入貢蒙賞賚且

許市易漢達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歲入掠途因人畜多災卜之神言入貢吉若許即趨一人歸振當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下夷衆牧馬塞外永不相犯否則徒帳北鄙而縱精騎南掠意雖誠懇而語多要挾撫臣史道疎請廷臣集議時虜待命邊外屢向哨卒詞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宝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歡宴虜嘗有執戈戍卒掠其衣糧者俺酋痛懲之遣夷使送哨卒衣糧還巡按御史譚學復以聞因請速定大計准貢則後虜當防不准則近害立至且請多

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趙臨調度相機撫剿兵部奏議從之八月命樊繼祖總督宣大發帑金九十萬遣科部官贊理時邊備大疎而繼祖又不能防天爵逸去具以我邊無備告虜酋吉囊俺荅相繼入寇大掠而去紀功給事中張翔翼徐熿言繼祖擁重兵厚餉而怯懦從寇深入不職狀罷去每歲虜寇鈔如故不復言貢事矣二十五年俺酋遣夷使保兒寨等三人貢九白駝九白牛白馬及金銀鍋各一誦好申前約而家丁董寶襲殺之以貢功報總督翁萬達言虜入貢執物已有驗寶妄殺邀功請臬示報可明年夏俺答復乞貢督臣萬達為

請巡按御史黃汝桂言虜自火節為梗廢貢禮已四十餘年往年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屢踵詐謀蹂掠不已豈可輕信墮虜計中乞嚴勅督撫防禦為急時曾詵謀復河套上方向之故力納貢議從之十七年求貢拒之十八年求貢拒之萬達上言虜耻求貢不遂將糾眾叙兵甘心一逞臣等難奉嚴旨計惟戰守但兵家之事必揆彼已使虜匪茹連犬羊數十萬肆其暴悍則非墻塹兵敵可抵乞廟謀從長速斷而虜亦以我兵積怯射書來言許貢則貢否則入關搶奪畿輔因潰入攻毀大同左右威遠塞堡五十餘所而去明年庚戌八月日虜

遂聚衆十餘萬窺大同而咸寧侯仇鸞為總兵寔無籌畧陰狡用厚賄虜無寇大同而移兵東、即犯薊潰邊牆而入古北口我兵莫禦遂長驅逼京師上乃大驚募民間材力子及坊甲保伍合四萬餘與在營軍老弱共可八九萬人城守而檄四方勤王仇鸞既使虜大入提兵馳居庸首應檄于是上以為忠令領中外諸軍事進止一以付之虜于城外掠御廐馬執內臣坐演武堂上陳所掠婦女滿前縱飲焚官民廬舍火日夜不絕致嫚書于上為言貢事廷臣噤無可否相嵩猶謂賊搶食不足虜于是禮部尚書徐階言上莫拒其貢

以計緩其期俟勤王師集而再議之不然逼而見許何異城下之盟而司業趙貞吉亦請下罪己詔厚立賞格人必自奮捐金不十萬而虜可盡俱報可會虜先以輜重行徐引衆出塞嵩見虜退乃侈言大舉北伐于是以大同副總兵徐珏為總兵而大括積儲佐軍具以昇嵩嵩率重師并宣大鎮兵教言擊虜而不敢出塞夜襲殺近邊老弱數級还不問虜雖數寇得利而寔貪內地財物猶每以貢市為請嵩亦欲啗虜得暫時無事以塞已責于是密遣廝養時義結俺酋義子脫、使俺酋以貢市為請而嵩力主之言皆永樂成化間故事而本兵趙

錦相高議皆與竄合遂起前都御史道主其事開市  
場于大同塞內虜驅馬至城下計值取價易馬二千四  
百餘匹事竣俺首貢九良馬 朝廷降勅厚賚之虜遂  
要求無已又請以牛羊換米豆朝議不可召史道還逾  
年虜好遂絕時 竊入寇鈔益急自壬子後十餘年間  
或一入或再入無虛歲虜不請貢邊臣亦絕口貢市議  
陰慶四年十月把漢那吉挾其妻突入邊總督王崇古  
聞之喜曰吾知所以制虜首矣那吉俺答孫少失父育  
于酋婦所鍾愛因娶婦與俺首相失憤而潰入酋婦日  
夜反唇索那吉甚急而俺首亦悔念泣目盡腫衆議猶

謂孤立無援重輕徒挑虜釁崇古持之甚堅曰吾拘留  
之以覘俺答之急不急 則因以為市令盡執我叛人  
趙全等還我而後遣之弗急我因得撫納那吉俟俺首  
老死居之塞外便招其故部落我翼護之以向黃台吉  
上亢廷議獨是崇古虜果悔禍執叛人來獻易還那  
吉且願世服屬無貳于是遂訂盟通貫市馬如初 上  
乃御文華殿與輔臣李春芳議封貢事宜一從崇古議  
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妻為忠順夫人 諸處皆以次受  
封比于屬國初虜首貪我財貨市其夙願自以數寇掠  
得罪中國那吉來歸意必已甘心之聞無恙且喜且媿



于是一意貢市無定志矣歲費馬價銀十萬兩撫賞二萬二千歲額貢馬五百匹市馬一萬四千五百匹輔臣當事之臣俱各陞賞有差于是輔臣李春芳高拱等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陲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闕城息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覩之會寔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嘉靖中虜屢求貢邊市倉卒不知所策于是虜怨憤擁衆大舉直抵京畿二十餘年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是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

義稱藩請貢是朝廷安攘之機天贊我也且子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切宵旰之慮屢詔修邊尺寸未成尋丈已壞積歲糜費不可勝紀今虜既效順國家間暇得已積錢穀脩險隘練甲兵開屯田理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党即有沉机密畫亦得次第行之雖犬羊叛服靡常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得數年寧靜我安頓定而布置周兵食充而根本固常勝之機在我矣彼尋盟則示以羈縻背約則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之所在也若

苟安旦夕罔顧後患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寢弛  
愈難振蕩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志  
反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乞嚴  
勅督撫將領諸臣改弦易轍務臻成效每年特差才望  
大臣風力科道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  
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寔具報著有成績者  
與擒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机同罪則邊方之寔政  
日具中國之元氣日壯天下幸甚俺酋封王十三年以  
萬曆九年卒子黃台吉以十年十月收婚忠順襲封十  
三年卒子扯力民收婚忠順襲封三十五年卒扯酋長  
子朝兔台吉早亡以故四年未封 而朝兔子卜石兔  
次宜嗣亦以收婚酋婦聽封焉

戰車 摠督軍務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余子俊成化二十二年造

造車之法

輪 高四尺四寸每隻輜九筒厚二寸五分

車頭 每個長一尺一寸五分外邊為小頭徑過九寸五分

軸 長六尺

轅 長一丈二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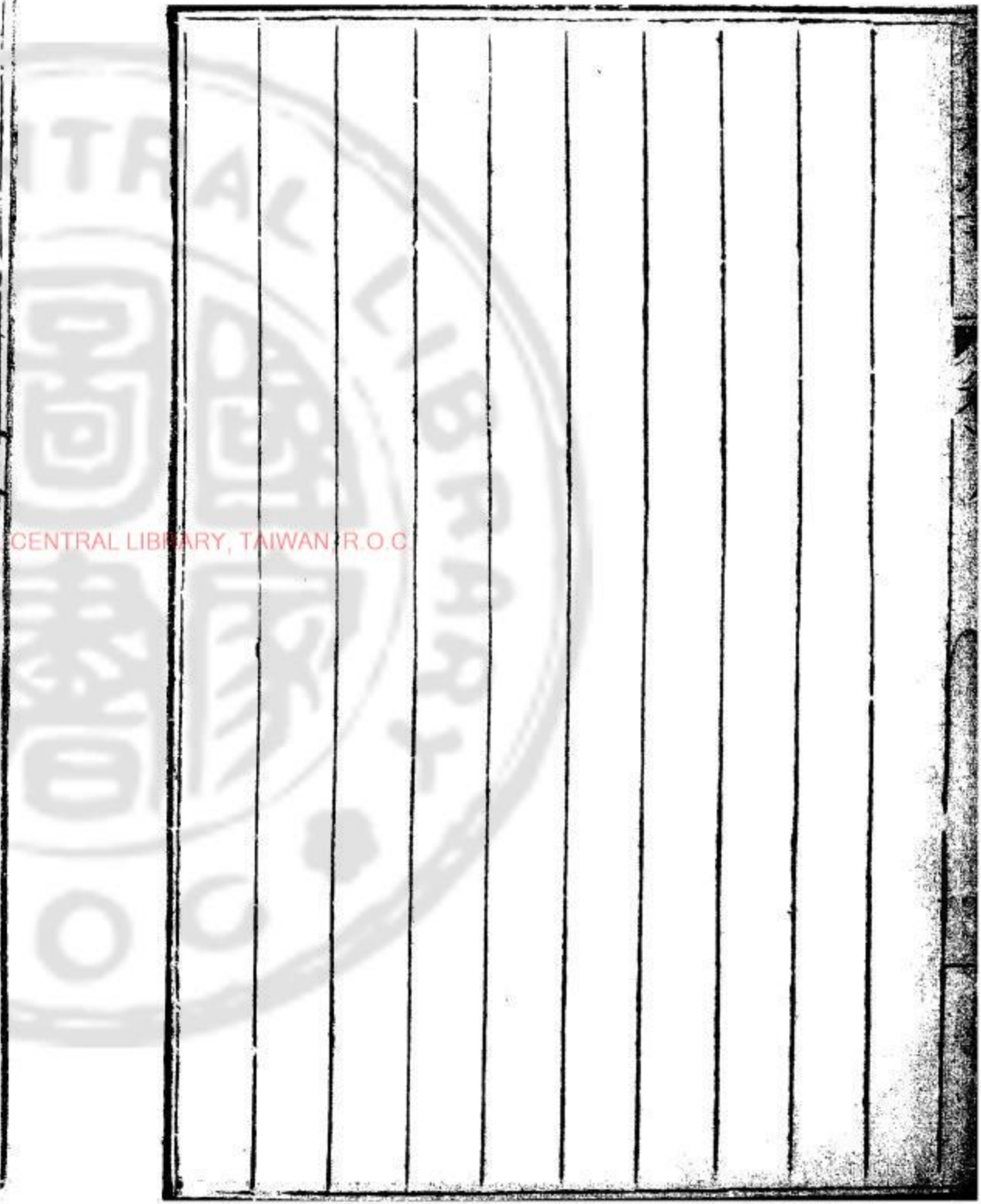
前頭推車橫圓杠一條長五尺

廂 高一尺八寸長五尺五寸濶二尺九寸

周圍廂板 厚四分

廂前頭橫軫木 高四寸厚三寸五分長四尺三寸

軍器考 卷之九 山西 七



後頭橫軫木分高五寸厚三寸五分

廂內後頭向外陷砲筒三

陷砲木厚三寸量砲之大小用之

廂四角立柱在前者高一尺四寸五分在外立於前後橫軫者

木之上柱

鐵椿尺各高二寸

四椿輪一用砲筒

陷砲虎尾木通長五尺二寸

廂後板畫虎頭寸高二尺三寸厚五寸

造榨之法

順身木過一根長五尺二寸西頭各環徑

窄角木眼二滴一分

榨角木八根上頭長二尺八寸下頭長二尺四寸各長五尺二寸上銳下齊

造椿之法

椿鐵一箱下用鑄中用貫絕圓環二道



韓應元雲西地理圖說

天下大鎮有九而大同最為要衝大同為道有四而雲西尤為要衝蓋當迅掃湖北以來洪武間既逐于

此特設鉅鎮北控沙漠南障幽冀據天下上游而諸衛所因以次開設考之戴籍洪武二十三年始于大同西南一百二十里建左衛一城于左衛西北七十里建右衛一城自東勝失守雲川玉林等衛內邊則西北一帶虜患此獨當之矣正統以後虜勢日強乃又于左衛正西六十里建威遠一城天順間于左衛大同中界建高山城四城相距不遠百里互為犄角援此雲西一路之所

昉也嘉靖二十三年總兵周諱尚文者憂應援之計又不足恃延刻意守禦增築破虜城虜寧虜威虜四堡皆在左衛之東北又增破胡殘胡殺胡威胡四堡俱左右衛之左右二十四年建設助馬拒門二堡是于諸堡之外又增一藩籬也二十五年添建保安馬堡二堡內密之防又增一屏障也外守長邊內固衛堡星羅棋布之勢成北虜百餘年來不敢南向長驅者誠以此思患詳防守密也自此迄尚文沒俺酋遂爾無忌大肆憑陵兼以逆賊趙全周源宋錦卸富李自馨等叛入虜巢每以子女玉帛款給俺酋俺酋入其謀動擁數萬騎攻陷城

堡期于必克恣掠漢財以滿溪壑復于豐州故境營聚部落號板升以誘處我邊遂遇入寇則趙全統之為先驅蓋欲以華攻華而彼得以休息自是邊氓復不堪命矣三十年 廟議乃移副總兵于左衛統奇兵三千以備之三十六年全勸俺酋以大衆圍取右衛俺酋遂移穹廬屯城南以示久意遊騎四掠百里之外無復行旅凡歷數月內外援絕岌殆矣賴我 世皇明聖納諫臣言勅起兵部尚書楊公于居廬而先命左侍郎江公任總督事調山西宣大之兵咸聚于左衛江公筮日禡祭躬率諸將擢兵冒雨直薄虜營虜震恐不敢與戰解圍遂

遊去數萬生靈始獲更生提聞 召江公還楊公即奉  
命至徑畧其地慮虜 鎮城左右衛之間者曰雲岡  
曰雲西曰雲陽曰牛心曰黃牛曰紅土沿途則每二里  
許置一墩外濟長濠以防零騎侵掠 奏請添駐兵備  
憲臣一員與副總兵同駐左衛整飭兵餉戰守諸務于  
是法紀昭布形勝增雄戰守有據而醜虜困困之謀少  
寢矣三十八年則增築祁家河堡于威遠之東隆慶元  
年則增築威平堡于威遠之西南三年又增築三屯堡  
于左衛之北而馬營河堡則萬曆元年之增築也宿兵  
置守一如諸堡之例總計雲西一道所轄城堡共二十

有八邊垣二百五十三里近看得各城堡惟右衛砌  
以石左威二城砌以甃餘皆土築且卑而薄不堪保障  
向者與虜日追逐于疆場間固未遑議此今值諸首款  
貢寔有閒暇可乘已將右衛二城鼎新高堅仍砌以甃  
其餘各堡或石或甃并所屬邊垣自某處起至某處止  
亦俱增脩過半惟左衛為費頗鉅已經籌計于來歲肇  
工竣事可待也其助馬寧虜殺胡雲石四堡則各有市  
口一區馬夫西雲一道始惟三城耳自 明初迄今幾  
二百年而增置至二十八者良以馭夷之道守脩為先  
隨時現變以伐虜謀守邊者之長計也然宏考之地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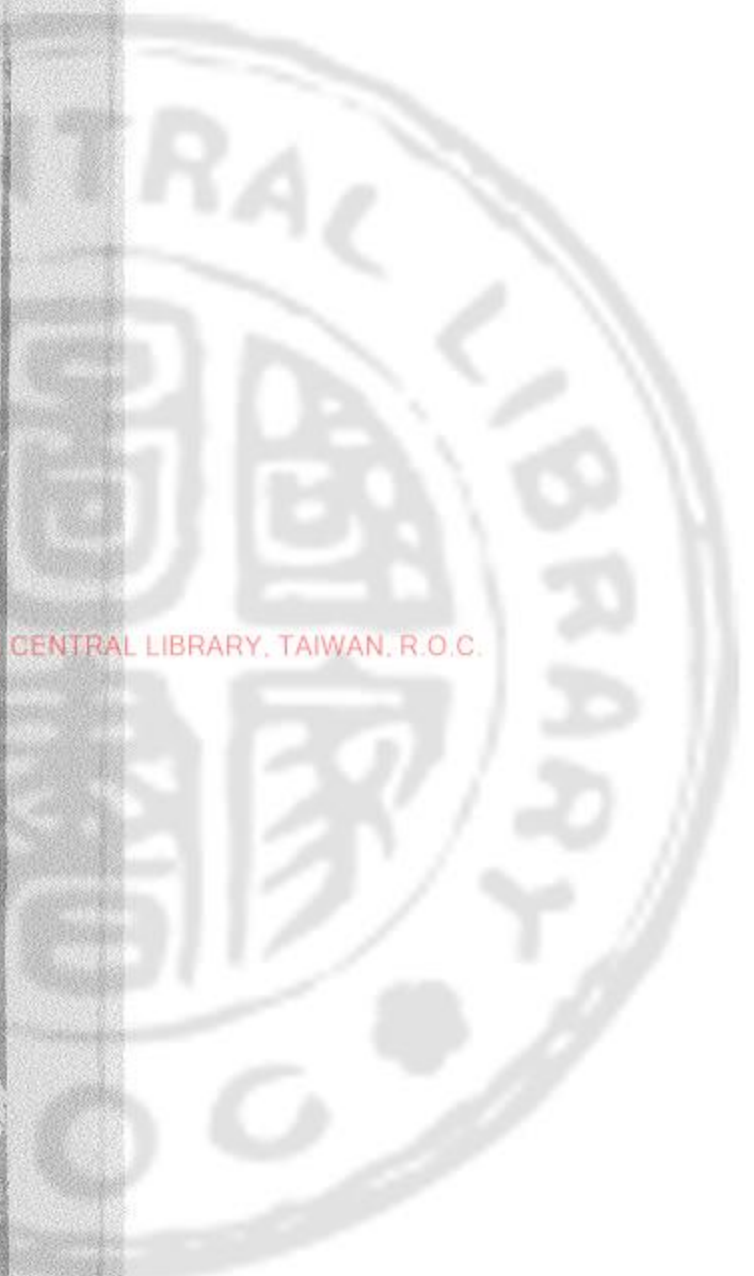
右衛之境西距豐州僅三百里自俺酋強迹而此地密  
與之隣彼未必不視為苴中兔也戊午之役論者謂使  
王師旬日不至則右衛必不支而全鎮將不知所終矣  
其關係天下豈小也哉厥後把漢之降雖自平虜之遠  
而諱通貢虜使往來皆徑于此寔以逼近故耳故謂雲  
西特為大同要衝者非誣也方今天威廟筭臣服北  
虜貢琛獻表比于諸蕃萬世治安固在是矣然萬一虜  
或改圖則此地必先受敵其勢然也是可不加之意乎綢  
繆牖戶之謀城復于隍之警誠有一日不可弛者倘雲  
西之所以脩全鎮脩全鎮所以脩天下也非乎然計阨  
塞稽遠近審形勢匪圖莫彰謹繪圖如右而脩述其建  
置經畫之蹟于左以俟經國大君子有考焉



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五

紹興府軍制

前明紹興府設三衛伍所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仍總轄於左軍都督府此宋禁創軍也而各衛所復有帶管及召募名也宋廂軍例也弓手領于巡檢司堰營土寨鮮焉規模與宋不相遠其軍始調自南北從征者繼乃抽台溫等處民四丁之事以充伍焉指揮即將也千戶財營將百戶鎮撫隊將大務取防海居常則用以弭寇賊民既出食軍則守本業率<sub>妻</sub>戮力他無預矣承平久無所事軍江南諸省率用以轉漕捨及持櫓浙雖有海備亦半漕焉憂國者或謂東南士卒罷于轉漕殆非也



余曩為職方主事嘗攝入衛班軍班軍數萬人自正德  
來俱作役司空度匠作日白金五分歲可省冬官六七  
十萬金若以還營則為隊而已矣入衛者習為工或不  
具兵器聞輸作則便聞營操乃顧不甚稱便也晉人有  
言曰巧于用短兵宜亦然故九邊軍亦大卒用輸作而  
揣其鋒于家丁築城垣治器械功灼々矣廩糧月給不  
虛耳司空城旦猶司農篤師也何為罷乎衛軍既驕陣  
沒者又以死事錄功有司憚用之正德中王晉溪奉兵  
乃起民兵之議今民壯快手捕盜等名色是也是亦廂  
軍類也而沿海則多用義烏兵先是嘉靖中金衢北郡

有礦賊踰山抵義馬義烏鄉兵擊勝之斬數魁其技以  
長槍鄉人私相傳稍得兵法自茲遠近競募南至閩廣  
北至薊城義烏兵故愚少子弟不習為耕則習為兵美  
食好衣以待募義烏人大患之而往昔兵法或乃廢不  
徒目皮于婺州也衛家說曰故者不挑補逃者不清勾  
軍政何賴然額糧固省矣今俗呼衛者曰軍而募者曰  
兵：禦敵而軍坐守兵重軍輕軍借衛者曰軍而乃復  
充兵其變勢也不以漕將何之乎石曼卿以建鄉兵頭  
名至或用之捍敵則笑曰此得吾麤也不若募散行者  
餘姚江南兵自自惧食無適帥却賊于後清橋謝生軍

勇敢五百人聲赫；四馳竟敗死衛人與自衛異雖精猶麤矣况驅市人而戰者乎故曰麤也兵日增軍日損兵日驕軍日懦此無足患者患異日之兵復如軍耳義烏之待募者可觀矣迺稍餉裁遂有壬午二月之變而汛時恐缺需則每以海艘傳羽書令人耳目驚也兵不戰不利戰又下策不忘戰之術蓋難言哉

嘉靖初巡視海道副使駐省城巡歷全浙海上二十三年移駐台州二十七年改駐寧波三十年後地方多事分守叅議駐紹興尋改副使整飭兵備稱兵巡道隆慶二年以海道兼理寧紹兵備紹興仍以叅議分守

先年浙江沿海原設總督備倭都司一員考選把總指揮四員統轄衛所而分定臨觀為一總嘉靖三十八年分守定海總臨觀總全浙兵六總三十一年添設叅將一員駐定海分守寧紹等處三十四年賊破臨山衛則添設總兵官一員駐臨山三十五年移總駐定海而叅將駐臨山專統陸兵三十六年六把總俱授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隆慶二年叅將改駐舟山專統水兵以定海遊兵把總調臨山領陸兵萬曆十二年裁革陸兵把總俱屬臨觀把總統轄駐臨山

兵部尚書譚公綸昔為海道副使嘗建議云衛所官軍

既不能殺賊又不足自守往：歸罪于行伍空虚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台溫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寔者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田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商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于補伍食糧則又為疲癯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生此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今可委賢能有司同該把總官往各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核城中

街巷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釜灶床鋪若干亦俱寔開貼于大門上乃各委官持籍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應幾可得十之七八于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即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营故絕無丁者將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單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于充納吏承違例沒占者通行禁止

其賣放逋逃出外行商業藝投兵搬戲及隱容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体選補務使食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定守城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籍口該管守旗招揀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獎賞其有仍前縱容賣放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巡道從寔查叅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綁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請兵矣 自嘉靖三十一年以來兩浙召募陸兵不下十萬近年漸次汰減選取民壯弓兵正軍抵

用在紹興募兵民壯軍兵各一總臨觀總留用民捕者  
舵兵五百二十四名加添軍兵一百二十九名并原用  
軍兵一百二十一名萬曆二年加復臨觀總民兵一百  
四十三名今查總數不甚符合倭亂之後民財竭矣減兵而選  
軍蓋取足於正例原在食糧之額雖加至一石比之全  
給兵餉者已省矣乃日久弊生正數逃亡餘兵黃緣補  
後月給之儲與民兵無異且強悍難制是以有復民之  
議云

訓諫之法臨觀一總水兵每春防汛畢六月中兵船收  
港七八兩月白舵稍守船俱聽把總督同哨官在定海

衛教塲至九月初上船防遏小汛十一月中起至來年正月止俱在定海閩水寨同定海總三日一次訓練臨山營陸兵每年汛期調發沿海防守聽把總督同衛所官與寧波兵合營訓練汛畢回營遇三六九日臨山把總自行訓練水兵長技軍火互用如賊船離遠則以鳥銃百子銃發首為先賊船逼近則以長鎗鏢箭藤牌為便各派器械治守本境遇掣與陸兵齊操陸兵長技長短相濟中哨三隊俱習鳥銃每什以二人習刀牌二人習狼筴四人習長鎗二人習鈎鐮短鎗暇時俱習弓弩如鳥銃衝陣則刀牌手護之刀牌手衝陣則長鎗手護

之弓弩鎗鐮手衝陣則狼筴手護之兵制之常經也哨探之規各區官兵分撥小哨以喇唬網船輪流遠出外洋往來哨邏仍與隣近兵船交相會哨烽埃撥軍瞭望遇有緊急通行飛報其出哨者撫臺有單汛兵皆會哨取軍憲司仍刊刷哨符發各總照依派定處所給符往來會哨交符俱填發日到日時刻汛畢簡核不許近洋交軍其沿海烽堆臺寨置兵循環哨籌每日南北各遞發一籌彼此循環毋分雨夜逐墩遞送傳報有無聲息責令陸路官置簿登記遞到籌號姓名日時每五日類驛飛報各將領皆親督兵船出洋哨探遇賊船經由信

地即從寔飛報某處賊船幾隻大約賊有幾何傳報隣境分頭防禦應援即急督官兵相機夾勦其遠哨兵船見賊即報不拘定信地其虛張聲勢及望風輕報者寔寔治罪若賊在洋艙艙而隱匿不報者處以軍法沿海漁稅永樂間以漁人引倭為患禁片帆寸板不許下海後以小民衣食所賴遂積寬禁嘉靖三十年後倭患起復禁革三十五年總督胡宗憲以海禁大嚴生理日促轉而從盜奏令漁船自備器械排甲互保無事為漁有警則調取同兵船兼布防守先是巡鹽御史董威題定漁船各立一甲頭管束仍量船大小納稅給與由

帖方許買鹽于海捕魚所得鹽稅以十分為率五分起解運司五分存留該府聽候支用每年三月裏以黃魚生發之時各納稅銀許其結艚出洋浦漁至五月各令回港萬曆二年巡撫都御史方弘靜復題令編立艚網紀甲并立哨長管束不許撻前落後仍撥兵船數隻選慣海官員統領于漁船下網處巡邏遇賊即勦說者曰海民生理半年生計在田半年生計在海故稻不收者謂之田荒魚不收者謂之海荒其淡水門海洋乃產黃魚之淵藪也每年小滿前後正風汛之時兩浙漁船出海捕魚者動以千計其于風勢則便捷也器械則鋒利

也格閉則敢勇也驅而用之亦足以捍敵緝而稅之尤足以餽軍向乃疑其勾引而厲禁之遂使民不聊生潛逸而從盜矣故緝名以稽其出入領旗以辨其真偽納稅以徵其課程結鯨以連其犄角而又抽取官兵以為之聲援不惟聽其自便為主且資其捍禦矣豈其取給于區々之稅以助軍興之萬一耶

說者曰剽倭之策海易陸難然水戰又以掣沉賊船為上計縛賊次之陸戰以摧鋒陷陣為上計斬獲次之惟重水戰之賞則賊不得登岸邊民不知有兵四境晏然矣此海防要策也

山陰 柯橋西去府城三十里水汗漫多支流陂深堰曲難以屯兵利主不利客 三江閘北去府三十八里山會蕭賴北蓄水宜防守 古博嶺西南去府城四十五里與諸暨楓橋接壤 國初胡將軍大海克諸暨自茲路來戡越郡嘉靖三十三年倭夷擾山陰亦由楓橋進山間寇盜俱由此入境舊有楓橋巡檢司今基址尚在似宜復設 抱姑堰西去府城五十一里上連鏡湖下接小江

會稽 曹娥埭東去府城九十二里江水湍急隔斷兩岸逼江而營利守不利戰 石堰東去府城二里諸水



之會可駐兵衛城 駐日嶺西南去府城八十里諸暨  
界元末裘廷舉聚鄉兵處

蕭山 西興鎮西去縣城十里逼錢塘江險宋時有寨  
新林浦東去縣二十里宋時有寨 黃領巖下貞女  
三鎮西南去縣一百里唐劉漢宏嘗分兵據守錢鏐擊  
破之

諸暨 長清西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閔 陽塘西  
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閔 湖頭舖南去縣城五十里  
先時有巡檢司 管界東去縣城八十里唐宋有寨  
五指巖西南去縣城六十五里國初李將軍文忠築新

城拒謝再興

餘姚 李家閘東南去縣城三十里是四明東門元時  
有巡檢司 梁弄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人烟湊集亦一  
巨鎮是四明西口 筓竹嶺西稍南去縣城三十里與  
上虞接壤

上虞 梁湖西去縣城三十里是曹娥

江東岸

百官渡

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亦隣于江唐時舊縣址 麋家山  
東南去縣城四十五里元時有巡檢司當三縣界地甚  
僻 佛踪山西北去縣城四十里宋元有寨 智果店  
東北去縣城十五里

嶧 清風嶺北去縣城四十里 白峰嶺西南去縣城  
八十里唐宋有長樂寨元有巡檢司 三界北去縣城  
六十里

新昌 黃罕嶺北去縣城五十里其地形可入而難出  
唐王式敗裘甫于此 三溪渡西去縣城十二里唐裘  
甫敗三將處 閔嶺東去縣城七十里接天台界以上  
皆內地宜設脩者也

三江所不濱于海地勢稍緩然去省城八十里海上有  
警烽火于此通焉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突犯攻城我兵  
敵退

臨山衛坐當要衝東接三山西抵滙海嘉靖三十二年  
倭賊攻陷

滙海所東衝臨山西捍黃家堰

三山所界于臨觀之間東西策應

觀海衛三山為右翼龍山為左翼居中節制應援地屬  
慈谿而轄于紹興犬牙勢也不欲以全險與寧波也

龍山所北對金山蘇州大洋東對烈港

尖龍山獨臨海際去所僅十里乃賊船往來必由之路  
臨觀一總之咽喉也封守慎固省城安枕而臥矣地屬  
定海嘉靖三十四五年間倭賊屢登犯

金家嶼丘家洋連界東對烈港海洋北望洋山三姑大  
洋嘉靖三十六年後船盤據月餘為我兵所捷若突腹  
裏由鴈門嶺鳳浦湖一帶至慈谿縣直抵寧波府極為  
險要今汛期撥標兵分哨若漁船下海捕魚則輪撥臨  
觀兵船一枝繫泊澣淳海洋盤詰奸細

閩四三江所一曰大開閩 觀海衛三曰丈亭曰長溪  
曰柱湖

隘六臨山衛三曰泗門曰烏盆曰化龍 三山所一曰  
眉山 瀝海所二曰施湖曰四滙舊以二處海水衝激  
夷船易泊時立寨委官一員旗軍五十名守之全廢

敵臺四三江所一曰蒙池山 臨山衛一曰羅家山

瀝海所一曰西海塘龍山所一曰龍山

烽墩二十七三江所六曰航烏山曰馬鞍山曰烏烽山

曰朱家淩曰周家墩曰桑盆 臨山衛九曰趙嶼曰烏

盆曰廟前曰荷花池曰方家路曰道塘曰周家路曰四

門曰夏蓋山 瀝海所三曰槎浦曰胡家池曰槌樹

三山所入曰厯山曰眉山曰徐家路曰撮明山曰勝山

曰蔡山曰吳山曰澣山 觀海衛六曰向頭曰瓜誓曰

四隴山曰新浦曰古窰曰西隴尾 龍山所五曰龍頭

曰龍尾曰石塘曰青溪曰施公山

寨一蕭山縣曰龕山寨扼錢塘江下流寔郡西臂嘉靖三十六年賊登犯三十四年復戮賊于此彼時嘗置寨焉有委官一員軍一百名守之今裁革

廠一曰礦山廠以上皆海岸宜設備者也

港七曰三江港 臨山港 泗門港 勝山港 古窰

港 烈港並見武備志 清溪港由此可入金家畧

浦四曰金墊浦為定海慈谿相界之地北連大海西連

伏龍山賊船由東北來必于此繫泊嘉賊三十八年賊

登犯 鯉浦見武備志 松浦在古窰東 堰浦在古窰

門二曰蛟門直觀海衛 鰲子門直蕭山縣

口一曰獅子口直龕山寨

嘴一曰西匯嘴在黃家墟嘉靖三十二年賊登犯

湊一曰朱家湊在三港東嘉靖三十五年賊登犯

海中山六曰西霍山 黃山 勝山 長橫山 扁樵

山 毬山

礁山 曰笏材礁 柴排礁

石一曰平石以上皆海港及海洋宜設備者也

浙江沿海先年原有戰船五百四十八隻內有四百料

用軍一二百料用軍七十五名八櫓風快銅斗高把稍下漿

五十風快用軍二名等項名色俱于衛所食糧旗軍內選

駕復因駕哨不便損缺不修補嘉靖三十一年來臨觀  
 改募蒼山平底船一百二隻嘉靖三十五年又調廣東  
 烏尾橫江大船一百八十隻分撥浙直海洋哨禦後臨  
 觀總又議定福蒼沙魚扒喇號船二十八隻內細數見前俱係私  
 造給稅福船以鈔尺自面梁為界每尺稅銀一分蒼船  
 二給稅四兩沙船并鐵頭船十九兩小魚船十兩小  
 船梁頭一丈以上者十二兩八尺者九兩四錢又閏月  
 虎船四兩每五年共款給銀六百五十五兩四錢及百  
 銀三十兩三兩五錢并臨觀二衛軍額兵扣抵戰船糧銀及各  
 二銀三十六兩五錢并臨觀二衛軍額兵扣抵戰船糧銀及各  
 稅造船停丈舊例三年小修六年重修九年拆造今改  
 為一年二年燂洗三年輕修四年重修五年拆造兵稅  
 每年出海防過大汛不准借稅俱令該管捕盜自修出  
 防小汛四閱福船拆造限六十日行府量借稅銀三十

兩重借稅限四十日量借稅銀一十五兩輕修限二十日  
 沙漁船借稅八兩輕修限二十日沙漁船借稅八兩  
 沙漁船借稅八兩輕修限二十日沙漁船借稅八兩  
 稅小哨以喇號船折造銀二十兩稅小哨以喇號船折造銀二十兩  
 內將不推借稅與年給稅銀三兩重修限十五日內將不推借稅與年給稅銀三兩重修限十五日  
 兵三名軍兵五名蒼魚船各民兵二名軍兵四名沙船民  
 船原無軍兵三名蒼魚船各民兵二名軍兵四名沙船民  
 傳止不給其重修輕修止准捕盜者民兵長全支造修銀  
 餘兵俱行在支不借銀限一年之例各船稅銀自找船場  
 捕兵口糧截日住支船完出水說者曰探哨莫便于刀  
 開兵口糧截日住支船完出水說者曰探哨莫便于刀  
 之旗鼓風行翰海撲賊艇如鷹鷂此海防第一法也然

而轉折艱難非順風潮莫動或造作脆薄又苦颶浪難  
支惟利深洋耳若小哨以喇唬之類則追勦便捷易于  
趨利故好事材官遂為小船當增大船當減且云于料  
作為省豈知小船止利于零賊之追捕而不利于大舉  
之仰攻豈可因噎廢食耶

### 水利

八邑自嶸新昌外其六邑俱以湖為水庫農夫望之為  
命盛夏時爭水或至鬪相殺然上下歷代則田日增湖  
日損至今侵湖者猶曰未已地狹人稠固其勢也迩來  
丈田之議起湖中熟田率多起科鄉民者云湖中不宜  
有田有田妨水利起科非便而或者又謂不足科止損  
縣官糧田固在近湖應蔭田亦不緣遂患旱家為一說  
莫知然否縱之湖為遠利今侵者雖莫能禁然要為干  
法若以起科台之則田湖者乃為公家增賦豪戶競爭  
先矣舊侵者斟酌半存之嚴禁將來因時為陣亦中策

也水自溪入湖洩于河注于江達于海防其汎濫則堤塘堰壩時其啟閉則閘水門分引水則碓灌田通舟魚蝦菱芡利害盡矣

海塘最長而工力大起蕭山之長山抵餘姚之上林接慈谿至定海透迤五百餘里中更七縣而五為紹興境蕭山北海塘在縣東北新林白鶴兩舖之間長二十里西自長山之尾東接龕山之首為海水出沒之衝山陰浚海塘在府城北四十里東自曹娥上虞界西會稽海塘在府城東北四十里東自曹娥上虞界西抵宋家湊山陰界延亘百餘里以蓄水溉田 後海塘在府

城東北八十里周延德鄉慕風鎮凡三千七百一十一丈 上虞海塘在縣西北寧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延德鄉 餘姚海塘在縣北四十里縣之北壤東起上林西盡蘭風七鄉十八都 蕭山西北塘在縣西南三十里邑之盡處也塘外為富陽江受江衢嚴徽四府之水其上源高勢若建瓴蕭山在其下流獨賴此一帶之塘捍之 自桃源十四都臨浦而至四都褚家墳南北四十里所以防上江之水在縣之西謂之西江塘江至四都則折而東矣故自西都而至龕山東西六十餘里所以禦大江之潮在縣之北謂之北海

塘皆沿浙江為之邑人黃九皋書

山陰縣

越之地南盤山谷而高北抵滄海而下高者水之所出  
總其派蓋有三十六源焉下者水之所歸故海為越水  
之壑也宋以前鏡湖瀦三十六源之水水多則泄民田  
之水入于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湖水由堰開

達于玉山斗門

在縣東北三十三里唐貞元年觀察使皇甫政建開計八門北五門隸山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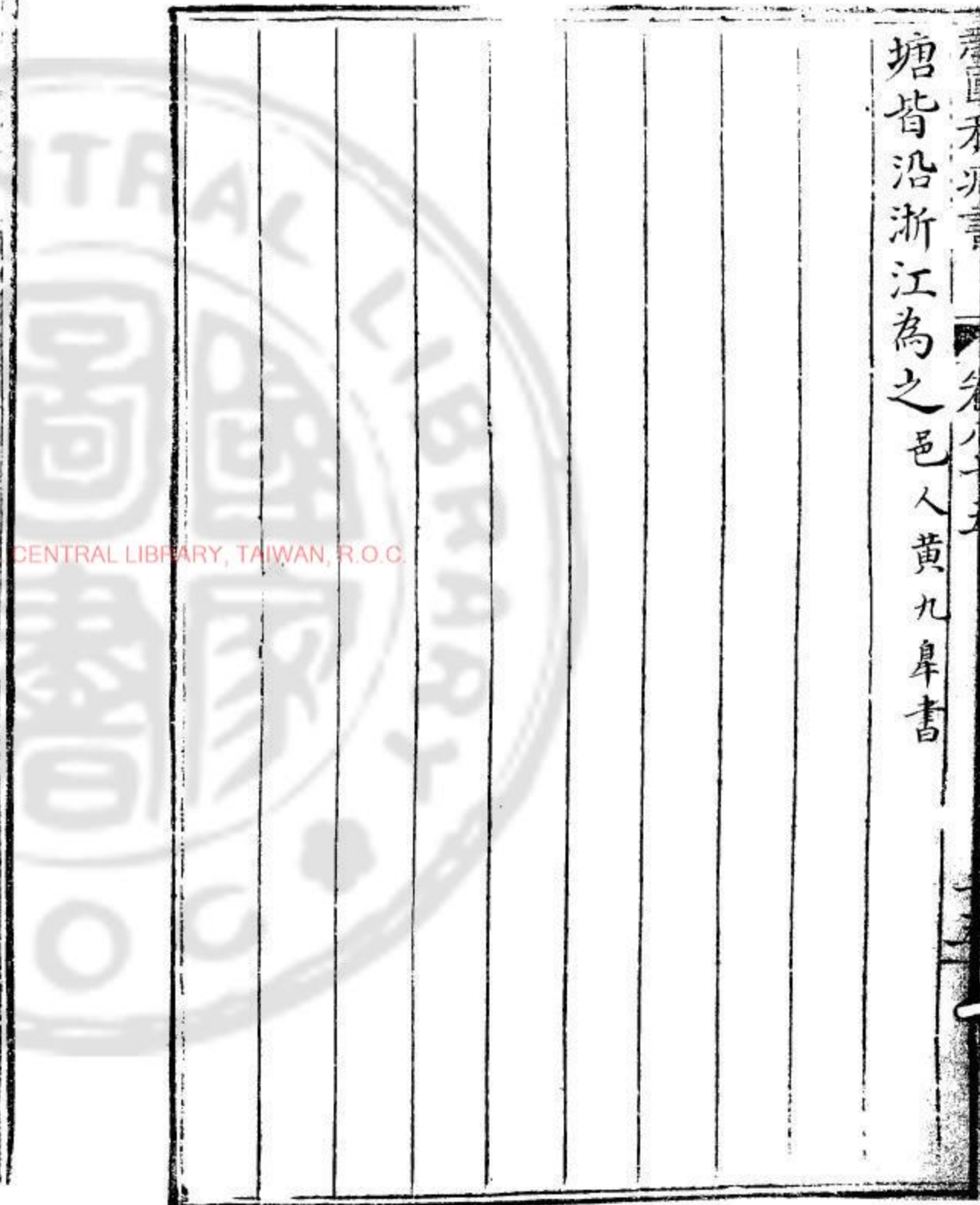
南三門屬會稽泄三縣地力盡而歲事登旱潦不能使

之病此古三陰之水利也自後鏡湖廢為田源既漫流

水無所瀦兼以浣江之水灌于西江

浣江在諸暨與東陽義烏浦江之水

合流入西小江山陰遂成巨寢時遇霪潦水勢泛溢惟





一玉山斗門不能盡泄知府琬及知縣煥雖建扁拖諸

開以濟之北高拖開三洞成北三十里小江之北其開有

正德六年張煥所建有即推官蔣誼及尚書王鑑之所

誤記蔣誼記其畧曰紹興右會稽郡山陰會稽蕭山良

田千頃御史一出守茲土深恤民患遂成瘡形浮梁戴君

廷即以南水不可再築故于山陰新灶一開以洩江北之水

開積堰決水又于扁地甲蓬各置一灶一開以洩江北之水

復于蕭山之麓有山陰之新河各置一灶一開以洩江北之水

麻溪之水而後水有所歸無復向日之漫漶而三縣之

田可以產秋成矣田鑑之記其畧曰山陰附郡之邑而

泰和張侯主奎出宰五邑謂農事莫重于水利恒切資

心以三邑之水皆宗于王山扁拖二開旱則儲之以資

漑溉則決之以防浸淫然環郡之地巨數百里溪壑

暴漲二開豈能速改于淫濞之區倚玉山為固增置水

開以分泄玉山斗門之增置斗門三江至拓林之患可除矣

復于扁拖故開左右增置斗門三江至拓林之患可除矣

漲而三邑民亦而猶未能分殺其暴漲也乃為決塘

可均受其利矣而猶未能分殺其暴漲也乃為決塘

之計塘決而狂湍汛勇勢不得不驟涸然後苦疲民以

築塞功未成而患旱乾矣水之為患非不可去也患去

之無其方耳今之言者罔不以水利為建明然圖其功

而過于鑿水利雖不言可也善慮者亦行其所無事而

已今積堰既決諸暨之水已無所患堰既崩金華諸水

知府彭誼所建其境內水之以溪名者曰相溪曰上淺

白馬開廢不用其境內水之以溪名者曰相溪曰上淺

溪曰餘支溪曰白龍溪曰南池溪曰蘭亭溪曰離渚溪

城河為府河多為市民填佔窄狹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去為鄉郡諸河皆水道也水之以胡名者曰青田湖曰

狹糝湖曰芝塘湖曰瓜瀦湖曰黃湖曰牛頭湖曰黃垞湖曰白水湖曰感聖湖曰秋湖皆水澤也水源必決之

使達水道必浚之使深其諸水澤宜查後舊額今圩人杜侵填廣停蓄以資灌溉焉若今王江之應宿閘則所

以為蓄泄之計者至矣江城三閘去東北三十八里三丈餘蓋海門山磧地當尾閘為三邑之水口萬川會流

泄之易如建瓴嘉靖十六年知府湯給恩于是建為水瀾築土塘開新河經理咸備侍郎陶諧記曰紹興屬邑

最下苦于潦守此者嘗設玉山區拖兩閘以泄之潦甚則暫決海塘以疏之然兩閘狹甚水至此則却行汛

西蜀湯公紹恩東守郡憫之猛悍並大為田惠嘉靖丙申日三江者相度之得海口山首尾相延數十丈間有石

橫亘如角公乃馳歸謀于僚屬即白于御史周公汝員既得可乃鋒斡民壯以長之役丁夫數千人輦之

中槽以複板為洞土堤數十丈始若漳莫則先以鐵繼木則以準其北接以土堤數十丈始若漳莫則先以鐵繼木

十茵有奇開始于石投之中七月六易朔而成其費銀凡六千而奇賦于三月五易朔而成其費銀凡六千而

塘始有奇賦于三月五易朔而成其費銀凡六千而亦不復其美眉小築若向者諸患而五潮沙為閘不復却行

潤矣故今之議者曰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于宋而有海塘則鏡湖可以無復也若夫縣之不可南田附山麓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給是以或引之為其勢以利以內之玉山開扁拖開涇淩開一在洞正德六道之而知縣張撞塘開在玉山開之界北二平水開城在江煥所建嘉靖十七年建為內防以知府戴琥原定水則而時遵其啟閉焉其于旱潦何患哉至知府戴原定水則而時遵其啟下五尺及常時低田水直未收時且在中則下五尺亦無傷低田已旺及常時則收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則下五寸無妨舟楫令過中則也收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則下五寸無妨舟楫矣水在中則也收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則下五寸無妨舟楫斗門扁拖龕山開至下則上五寸各開俱用開至中則下五寸只開玉山四五八九十月不用土築餘月及久旱用土築其水旱非為常時月又在當臨時也視顧其時力之所未及庸有待

於善繼者或謂開以速成石檻尚未平密且木板多板中實以上勿令參泄方為永利其土塘宜良有司因于而涯堯以堅石以防清決倘塘猶不可廢良有司因其迹勿壞其緒振緝而使之大備焉越之人將萬世永賴之也至于官塘自舊名新門起即運道塘在縣西十里簡所築國朝弘治間南塘西至廣陵斗門六十七里漢知縣李良重修甃以石南塘西至廣陵斗門六十七里漢太守馬臻所築以捍湖水者也有十一堰五開然今堰開或通或塞或為橋往為居民填佔嘉靖十七年知府湯改築水許東西橫界塘在縣西五里蕭山分界故巨百十里遂為通衢

昌安塘在縣北二十里昌安門外直抵三為堤塘置鋪舍馬西小江塘在縣西北三十里築城三因江為堤塘置鋪舍西南一百餘里即臨浦壩每堤內訂椿欄木砌巨石而會蕭三縣之患或者謂直帖堤內訂椿欄木砌巨石而

高築則障民田通行旅固不可弗之繕治其後海塘去  
北四里宋嘉定間太守趙彥浚築起湯灣于王家  
浦共六十一百六十丈麓以石者三之一是塘實海濱大  
海怒濤巨浪盡衝夜激若修則所以禦風濤捍潮汐民  
繕不時則田廬為之漂沒矣則所以禦風濤捍潮汐民  
之免於魚鱉者胥此也時省而甃築不廢非海邑之大  
防乎夫鏡湖不可復矣講是三者蓋不必鏡湖而利甚  
博也予為邦土計叙其簡且要者著于篇俾言水利者  
緣舊而為功勿徒紛擾云尔

嘉泰志辨鄞道元証浦陽江之誤 按上虞縣志曹娥  
江始寔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來十道志婺  
州浦江之導源出此是知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北

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為錢清江鄞所謂遙諸暨與  
泄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浙江合自  
臨浦南通者皆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嵎出始寧門乃折  
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為曹娥江鄞所謂東回北轉迤剌  
縣始寧虞賓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目擊為  
賊又自為註不應有誤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  
湏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溺之前江固  
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南  
稍北又自不以曹娥名謂當時曹娥名未著亦名浦陽  
似是鄞說亦未甚牴牾但身則寔未至浙東祇據籍隳

括不免稍有淆錯耳

宋會稽志

築城之法城身高四丈城濶五丈上斂二

丈若城身高三丈五尺則址濶四丈三尺七寸上斂二

丈七尺城外築瓮城去大城十五步

瓮城圍一面包城

數相瓮城外築壕去大城三十步上施釣橋凡為三壕

第一重濶二十步深二丈水深四尺至七尺第二第三

重濶減五尺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五步高八尺

址濶五尺止斂二尺自上三尺開箭櫳外至濠垠留一

步埋設鹿角大城上每三十步置馬面敵樓各一座女

牆相去各十步凡樓櫓之法曰垂鐘版曰拐子木曰伏

兔子曰手把腰福曰鷹架曰踏空版曰收桂版曰護柱

版曰胡孫柱曰鄣水版曰馬面曰梯曰馬垠踏道曰蛾眉甄踏曰苞曰草楸曰牛革曰氈曰大小索曰鍊雁鈎此其名數之大略也並塞控扼之地人習知故其築城也易為力而堅緻可守內地既非臨邊又郡邑安固無寇盜之虞者久雖興版築或出草創故略書梗槩欲在官者知武城之不可忽如此

邵武志 凡築城大約隔兩箭路即築方臺出城之外而建樓其上俾三面發矢以敵攻城者故名敵樓亦名箭樓

會稽縣

山陰量山法山有高危險峻尖峰平岡凸凹深灣遠塢一槩量冒以致奸弊易生隱缺無計今開示量山通年將山分作金木水火土五行明立五般算法則行筭無差弓步可核如金形山法當三不等量筭木形山法當橫直丈量水形山中廣幾處火形山一直量至山峰橫量山脚折筭積寔見數土形山或量中廣或分三段半月形量筭或四不等亦可一灣一塢統作一號者內分一側一面一隴查點形式分量逐段填寫弓步一號之內大約凸凹者務要中廣方得寔數。又耆民趙德仁

等呈內云量山不比量田俱是斜尖凹凸不等號大則  
弊多號小則弊少凡百畝以上定有灣隴不能盡量入  
冊務須分號方無遺漏或以三直三橫法量搜弊殆盡  
今呈教法乞今遞年量山每號就註某山名某形某以  
其法量之如此開造冊報臨撞易知山如船形者內有  
灣曲蛇形者中起高陔如兩防牽量便是作弊必須當  
心直量中潤處橫量以梭形準之方為無弊

國初山賦甚輕每畝科鈔五文而徭則以百畝僅準為  
一丁故山常無定畝即私貿易者亦多不清核諺曰呼  
山倡水言但以目力具大約也歷百七十年有司丈量

皆不及至嘉靖二十五年會稽知縣張鑑寔始丈田曰  
并及山沿海老人某乘此謂山利頗厚始請改五十畝  
為一丁寔則未經覆度也迨軍興用缺兵食歲增派田  
照丁派山照畝則一丁之山視田幾加二倍而山之不  
足畝者始重困矣嘉靖四十四年知縣張進思至復議  
核之令民自報則山額視舊減十四邑人李本移書為  
陳核法且請復輕賦加舊而進思以擢去莊國楨繼之  
亦將履山隱山者不利其履競以難阻時本已歿會有  
時書草以白者國楨從之定制仍百畝準一丁而缺額  
則每畝槩增以取盈焉雖數未盡核徵未盡均然準丁

事民頗便之于時山陰知縣楊家相亦量山陰山其缺  
數亦以其地及償馬諸邑無量者

馬堯相云會稽水源自西南而流入東北在昔與海潮  
相通泮瀉不節民受病自漢馬臻築鏡湖以受諸山之  
水沿堤置斗門堰以時啟閉水少則洩湖之水以灌  
田水多則開湖洩田之水以入于海九萬膏腴咸沐其  
利厥後增築海塘閘玉山陟門而湖之隄漸廢宋時雖  
有復湖之議而今則有不必然者矣何則會稽支分派  
別之水其源數十其橫而受水者則曰運河焉自鶴鼻  
山逶迤東北出入千巖萬壑中而流者曰平水北會西

湖謝湖周湖北湖鑄浦上灶諸水經若耶樵風淫而分  
為雙溪西會禹池通鴨塞港抵城隍而入于官河遂由  
弔橋梅龍堰而東會浪港經大湖頭剡船港而入于官  
河遂由石堰而下又源出宝山者曰御河北流會鰻池  
西折通洞浦入官河而為獨樹洋遂由董家旱部二堰  
而下又源出諸葛山曰青塘等溪西入盧家蕩南接富  
盛溪北流入官河為茅洋為白塔洋遂由樊江茅洋政  
平陶家瓜山五堰而下又源出白木崗曰滄塘溪會謝  
懋康家泉湖西澍等湖出于淫入于河遂由夏家黃家  
彭家三堰而下再東為東閘河有白米堰東流為曹娥



南折為蒿漑俱舊有斗門遺址尚存也凡諸河道縱橫一皆鏡湖遺跡而諸堰下法玉山斗門以入于海用是觀之田之沿山者受浸于泉源而其濱海者取給于支流既獲其租又免其患兩利而兼收者寔賴後海塘以為之畜洩也是以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無鏡湖則海塘不可不修然又有可慮者蓋浦陽暨陽諸湖之水俱入暨陽江西北折而入浙江其勢迴環不能直銳遂踰漁浦流注錢清江北出白馬等閘以入于海迄今閘久淤塞水道不通一有泛溢則必東注而以會稽為壑雖有玉山斗門不足以洩橫流之

勢每于瀉口曹娥賀盤黃草漑直落施等處開掘塘缺雖得少舒一時之急而即欲修補以脩蓄則又難為工矣是以不免恒有旱乾之虞為今之計莫若浚諸河渠而使之深則可儲蓄而不患于旱近守南大吉之法可遵也又增修堰閘而使之多則可散洩水勢而不患于潦舊令曾公亮之迹可復也又修築海塘而使之完且高則可捍禦風潮而不患于泛溢近歲知縣王教士塘榆柳之議不可易也三事既舉黎民尚亦有利哉若夫縣之東北有湖曰賀家周圍數鄉雖曰魚鱉菱蘆其利頗博但地勢最下非若昔之鏡湖水高于田則今固

不能使此湖之水倒行而逆流也又有縣之東南沿舜溪兩岸而田雖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蓄若曰珠曰拾曰湯曰長曰嬉曰石浦曰舒屈曰招曰丁家福曰鶉鳩曰漑上曰漑下曰白蕩曰洗馬等湖惟各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田皆可獲矣此皆在所所必誦者也

金階云按諸鄉之田一都至二十都三十一都其地卑

其土泥淖其水鍾聚不患其不蓄而患其所以洩之者

有弗時也山鄉之田二十一都至三十一都其地高其土砂磔

水湧不患其不泄而患其所以蓄之者有弗豫也山

鄉東南又有范洋之湖二十四都為衆山之壑淫雨決旬洪

水泛溢所謂內漲也內漲不泄遂成積患故漲于內者求所以泄之而已諸鄉東北又有纂風之鎮三都為大海之濱颶風時作巨濤嚙沃所謂水漲也水漲不防遂成冊江故漲于外者求所以防之而已一縣之水其利害大略如此今之志水利者不究其源而徒泥其迹于利所在與害所在漫不加省抑惑矣况何道縱橫錯雜其名瑣屑又不能具載今姑求其源溯其流以志其水道所經俾守茲土者得考其利害而為之興革云爾

會稽縣

兩浙運司三十五場社丁十六萬 千五百七十有司歲  
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觔  
二兩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邊  
各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姑以每鎮萬人論之必七  
千為主三千為客而鎮臺召高中納如滿千引必派七  
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險遠引輸銀三錢其他八  
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兩  
又分而三之中取二分買米一分派草豆寔之邊倉以  
給主兵而商則賣引到場挨次守支常股之鹽尚餘存

積三百引則與守支異目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名商中納其價獨重易糧給兵如前而費引到場得起次先支蓋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難行如商引各支常股而本場獨有存積合支存積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許通融復不許更煮又或鹽積而商久不至則耗鹽商至而鹽久不出則病商于是當事者疏請合計全浙灶丁與九邊報中引月不論常股存積悉議徵銀灶丁：引三錢三分七厘總輸于運司商至引給銀二錢一分八厘隨得返邊報中環轉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貿徽浙內商令內商得以自貿灶鹽初法盡改矣

### 浙江通志

余嘗過鑑湖父老諸生往：論及水利余進而問之其言曰自禹功告成于會稽而南山之下始有土田越人濱江者猶居島中田于沙上是時立國于山南生聚未繁自越范蠡北徙城于臥龍山麓漢馬臻築塘于城南受千巖萬壑之水積以成湖曰鑑湖 通二十餘堰慎畜泄卽旱澇灌田九十餘頃遂使沙莽化為膏腴時尚未有後海北塘故鑑湖塘堰不可廢唐宋以來後海北塘成蓄水于北塘之南：塘之北者在會稽有三大湖一曰賀家池一曰俞林大板蕩一曰東大池在山陰有

君國才疏學淺  
卷八十五  
三大湖一曰青田一曰瓜滋一曰狹植在蕭山有一大湖曰湘湖灌田共數十萬頃奈何滄桑變易而湖沙日漲葑泥壅塞西南有富陽江所引五郡十縣之水東南有浦陽江所引五洩溪七十二湖之流會于沙際齟齬不得入海時或雨山水因而震怒旁溢攻潰堤塘遂以蕭山、陰會稽為壑蕪之後海風潮忽作若三日不退則生靈魚鱉且又往時之運道一在湖中一在江海上在湖中者東自曹娥循湖塘經城南至西興在江海上者宋都錢塘時凡閩廣漕運入錢塘者必經紹興北海上凡塘下泊處輒成大市今皆廢矣前人謂西江古道

當通鑑湖舊浸當開此時正宜開通而其勢頗難惟在決去漲沙增高堤防疏築溝洞開壩通閘斯民庶乎其無旱澇之虞矣余謂之曰世有神禹則天下無龍門不然開江固難決沙亦不易也有長民之責者可不隨時相度以為之所哉

夫湖以溉田而浙東尤資其利但滄桑變易而漲沙葑泥日漸增長民遂因以為田自是爭訟日繁而寧紹為甚有司知任伺故事只欲廢田為湖而不知泥沙壅遏不能積水雖廢其田無益也况湖亦未必盡可為田也其稍底處所就責限為田得利之人浸去泥沙築成河

道俾之通流稍有淤淺即時挑浚則田不妨而湖不涸  
兩利俱存矣

上虞縣

萬曆元年鄉民王茂貞上奏得旨下工部咨移兩臺  
行會稽知縣楊維新上虞知縣林廷植會勘得三湖創  
自漢唐瀦水灌田寔五鄉民利祇因各湖高阜處所原  
有額田小民因將近田湖地屢次佔種各經奏勘立碑  
禁革豪民仍復侵佔至嘉靖三十九年有民徐應元等  
欲田為寔業呈蒙軍門都御史胡批府行縣勘明不准  
但所佔前田尚未吐出至嘉靖四十一年蒙遇丈量該  
本府通判林仰成即作原田丈出多數入冊糧差訖丈  
量之後各民復佔成田太多且地勢漸低必洩水方可

佈種因大開孔堰等閘以致湖水蓄灌漑無資一遇旱  
魃五鄉遂致啼飢及今不禁則侵佔之漸猶不可止而  
五鄉之害猶不可言所以王茂貞等有今日之奏相應  
查照原額盡行革復但念前田承業既久糧差已定卒  
欲更復不無動作之患議將嘉靖三十九年以前佔種  
者仍舊管業置立疆界分別湖田三十九年以後佔種  
議令復退為湖以後凡有仍前冒佔者勿論多寡比依  
強佔官民山蕩湖泊閘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盜決者比  
依盜決河防毀壞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犯該徒罪  
以上為首者問發充軍事例遵行上虞縣查照原議築

塞孔堰開脩理小穴等閘每閘設閘夫二名湖東湖西  
老人二名以司啟閉會稽溝閘仍舊為便不許遷移脩  
將改正過緣由刻立石碑以垂永多久萬曆二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奏可

知縣楊為棟勘議

查得上妃白馬二湖自東漢有之後因溉田不足唐民  
居五鄉者割田為夏蓋湖、形上妃高與夏蓋埒接諸  
山澗之水由蘘草堰入于夏蓋湖白馬比夏蓋略低則  
築孔堰接山澗之水由石堰入于夏蓋湖夏而蓋則摠  
納二湖之流傍通三十六溝閘疏派于各鄉灌田十三

萬有奇當一邑之半譬之人身以上妃白馬為咽喉夏  
蓋為心腹昔曾勒之碑石云佔湖一畝妨水利一十六  
畝七分祇緣湖濱高阜處有額田而得田家遂倚田侵  
佔然猶未敢公然無忌也至嘉靖四十一年署縣林判  
府丈田缺額而佔田者乘機入冊中為廢湖之張本雖  
經王茂忠具奏忠作奉 旨行委會上二縣知縣勘議  
將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以後者悉剷復為湖其孔  
堰則堅築之使無洩也已復詳奏復至萬曆九年又經  
丈量即三十九年以後續佔者且混入冊矣至萬曆十  
三年朱知縣議復西溪湖剷去民田給帖撥補而奸民

移丘改換借號影射悉行侵佔且于春水溢則開孔堰  
排已之侵溢以便東作夏水涸則盜決石堰反利人之  
醵畜以贍灌溉是上妃白馬獨有利無害而夏蓋湖不  
惟無水之源頭昔也由喉注腹今則由腹而逆出於喉  
屢經荒旱者蓋以此而權宜利害有兩議焉查得茂貞  
奏復抄招三湖額田共二千五百六十畝九分即將三  
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止田九百四十一畝連前不過  
三千五百餘畝今據白馬湖居民稱額田七千餘上妃  
稱額田三千餘况有夏蓋未查除前三千五百外盡皆  
續佔但原卷已燬幸有四十二年魚鱗圖及林通判文



量十二格冊可考也欲為久遠之計合照萬曆四年之議將原額田并三十九年以前入冊者及朱知縣撥補西溪湖田四百九十餘畝查出某湖若干分別丈量許其為田令得田之家自築高堤用防水潦以外悉退為湖此一議大有益于五鄉十三萬之田而頗不利于兩湖數千畝久假不歸之田非卓有主持排郡議者則不能行其孔堰照今所勘水勢自橋板量下低至三尺八寸積水以此為準則白馬不能額田無妨即續佔者亦與田低平也寧至湮沒上妃湖尤無碍合將閘改溜水壩舊閘廣止六尺門以直而瀉今增一丈二尺以橫而

瀉逢有餘則自洩止平日則常瀦矣具三十六溝易洩去處如朱家灘亦宜改為平水石壩洩其泛溢固其停蓄如前制其長鬲謝家塘係土築而未免拖船宜改築以石其陸家溝河清溝其土薄也漁者易于盜決宜令得利民修閘四丈餘則夏蓋即不能寔受三湖七十二澗之水苟非大旱亦可無患白馬佔田之民猶以若水為辭不知壩之取準于田低則斷無沒田之理至妄訴民為魚鱉今勘居民住址去額田高甚豈復有等窪田者耶則改溜水石壩之議所宜急行矣此一議則大有利于上妃白馬而小不到利于夏蓋不必騷動上妃白

馬佔田之家而亦可少安五鄉人民籍蔭之意似為易行至于夏蓋新池新田者必嚴為剗毀以杜將來效尤之勢不然則日侵月削數十年後不至如上妃之盡佔為田不已也

知縣徐待聘申文

上妃白馬在夏蓋之上流接諸澗水停蓄夏蓋故必二湖之水滿而溢然後上妃由穰草堰白馬由石堰轉入夏蓋由夏蓋分注三十六溝以資七鄉之灌溉而論勢則湖東于湖西不止尋丈若東鑿孔堰使二湖之水不走餘姚則二湖可成沃壤夏蓋之水反由石堰盡流至

孔堰為二湖佔田者之利而夏蓋漸為陸地是昔之建二湖也所以培夏蓋之源而今之佔二湖也徒以決夏蓋之水三湖者將存一湖而其源不長其涸立待矣自湖東刀民之盜佔而又俱湖西之爭必也于是投托勢宦以相隱則獨不思割田為湖者何故佔湖為田者何心願以升斗之微而思為刀豪者樹赤幟亦可怪已湖西之與湖東爭剝膚之災也為公也府縣之伸湖西而抑湖東從民之願也亦為公也良民敢怨而不敢言有司能議而不能任所以屢奉明旨雖經憲詳而屢議屢罷上妃白馬之佔田日加益也為今之策莫先于塞

孔堰孔堰塞則田不洩水不洩則田不成湖東雖欲窈  
掘無所用之其次改長壩修溝閘增湖塘以至查覆佔  
田帖田申嚴故決盜種之數者不可缺一庶三湖還具  
故道而七鄉受其永賴矣

一築孔堰上妃白馬之佔為田也皆由附近居民私  
開孔堰將二湖之水一洩而東注餘姚不煩工力便  
成膏腴故佔田者四起而夏蓋湖之水源已竭湖東  
湖西之爭未已者全在此若改堰為溜水石壩溢則  
流平則蓄庶上妃白馬之水仍歸夏蓋湖而七鄉十  
三萬之田俱資灌溉矣兩湖額田之形原高于湖籍

口于潦之為害者妄也其改壩規制丈尺具前議中  
也

一改長壩與餘姚接境乃三湖各濟閘諸水所合流  
之處其馮于姚勢如建瓴故孔堰固三湖之尾閘而  
長壩尤三湖之漏卮也雖常建閘以時啟閉近因船  
欲避梁湖之官稅往；取道百官等鎮以達長壩而  
該土豪民又利其私稅遂使閘無寸板一任水之奔  
注船之往來恬不為怪閘旁壩原係土築船既由此  
拖過則壩坍塌又何怪三湖之水不蓄而一遇天旱  
即苦弗歲也七鄉民所以請改閘為壩而壩必用石

也其謝塘之利害亦如長壩

一修滄閘夏蓋湖東西共有三十六滄以分注其水  
又有塘以捍海之鹹水有閘以瀉湖之淡水其西固  
無恙也惟東二都至五都如陸家河清及小穴夏山  
等處泥土淺薄易于盜決故土豪因而偷水淮田又  
因而拖船捕魚近該勘視大非舊制若春雨連綿山  
水泛溢其潰也可立而俟矣應令管湖老人及圩長  
將各溝作速修濬無致傾洩其閘亦以次輯理堅固  
庶鹹水不入淡水不出而七鄉之田無旱乾之害也  
一增湖塘夏蓋湖三面枕海其北與杭之鹽官相望

所恃障海捍田者全賴湖塘今塘皆坍塌低狹僅存  
一線之路蓋非獨湖東之盜決其北新漲沙地漸成  
沃土及屬之灶戶者假灶名色顯然決湖之水以自  
利水多從旁孔出故塘之削也滋甚及今不為脩築  
或風濤衝激或淫雨浸潰將海潮直入其腹內其始  
尋丈其究滔天悔何及乎應照原議令得利人夫修  
築濶四丈有餘以防奔溢之患

一查佔田者佔田非由租業非由價賣夏蓋湖之窳  
掘者較之上妃白馬稍難上妃白馬一決孔堰便成  
田矣若夏蓋之佔湖者雖假工力藉經理然大山下

荷葉山馮家山鷺見斗等處在：皆有肥田皆不止  
數百畝而每畝皆歲收十鍾自種自食以官湖為已  
業尚亦有利哉近又有借還湖之名而敢為佔田之  
倡者則西溪湖之業主是也朱知縣議復之日恐豪  
民為梗遂以新漲沙地給帖抵補而湖田亦在內有  
帖止一畝而包佔幾十畝者又有假托有帖而移址  
換段恣其侵漁者非獨復一湖廢一湖于民情為甚  
拂而以有限之官湖供無窮之欲壑其勢不併夏蓋  
而田之不止今除嘉靖三十九年及萬曆四年入冊  
作額田外均應裁之以法亟為剗復者也不然今年

具奏明年具呈今年勸議明年究招而卒無了業使  
佔田者坐享其厚利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嚴故決佔種法不立則民莫知所從法不嚴則人  
又易犯三湖瀦水灌田擬湖今稱佔湖一畝妨碍灌  
田一十六畝七分其非他湖之比也明甚今上妃白  
馬僅存涓流皆為刁豪佔據而夏蓋亦漸失其舊屢  
奉 明旨剗復卒束之高閣而未終局者則以上之  
姑息太多故數十年築道旁之舍致佔田者日加益  
也夫強佔官民山蕩及故決河防律例凜然誰敢干  
之豈堂：三尺獨不行于三湖耶此後應照律例究

擬仍追籽粒庶佔者決者惧法而不敢肆無忌憚亦  
復湖之一端也

海塘在縣西北寧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  
會稽延德鄉元大德間風濤大作漂沒寧遠鄉田廬縣  
後闔境之民植捷畚土以捍之費錢數千緡完而復圯  
復至元六年六月潮復大作遂成海口陷毀官民田三  
千餘畝餘姚州判葉恒相度言海高于田非石不能捍  
禦府委恒督治適滿代去縣尹于嗣宗募民出粟種之  
至正七年六月大潮復潰府檄吏王承議築永勸民田  
出粟一斗以相其役代石于夏蓋山其法塘一丈用松

木徑尺長八尺者三十二例為四行叅差排定深入土  
內然後以石長五尺濶半之者平置木土復以四石縱  
橫錯置于平石上者五重大牙相衝使不搖動外沙衆  
窞者疊置八重其高逾丈上復以側石鈐壓之內填以  
碎石厚高一尺壅土為塘附之趾廣二丈上殺四之一  
高視石復加三尺令潮不得滲入塘成凡一千九百四  
十四丈歷加修築

通明壩

二都

在縣東三里宋嘉泰元年置海潮自定海

歷慶元南抵慈谿西越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  
仰潮至輒迴如傾注上枕運河下通省河商船必由于

此宋蔡舍人肇明州謝表云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相望萬牛回首蓋自浙江抵鄞有七壩此第五壩也

中壩都一又名新通明壩去縣十里在鄭監山下急遞鋪

西南永樂間鄞人郝度以船經舊壩灘流壅漲蓋運到

需大汎始得達舟常坐困建言將縣東北舊港開浚自

黃浦至鄭監山置新通明壩往來便之嘉靖初有奸民

私置幽窞洩水知縣楊公紹芳廉知之遂鳩工監塞也

梁湖壩都十在曹娥江東岬每遇風潮衝損移置不常元

後至元間怒濤啣潰邑簿馬合麻重建入前明嘉靖

年間江湖西徙漲沙約七里知縣鄭芸浚為河移壩江

邊以通舟楫壩仍舊名

萬壩都十一壩近萬山長十丈紹興台州二府往來必

經之地





郡國利病書卷之八十六

海防書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管控制為備蓋至嚴也語形  
勢之遠起遠海而終瓊崖考浙之東西首澈卞而連浦  
杜吾郡南達台温北連溟渤並海幾六百里置衛者四  
曰觀海曰定海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於郡城衛之隙  
置所者十曰龍山曰穿山曰霽衢曰大嵩曰錢倉曰爵  
谿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懸峙海中而中：中左二所  
在烏所之隙置巡檢司一十有九曰螺蜂曰岑江曰岱

山曰寶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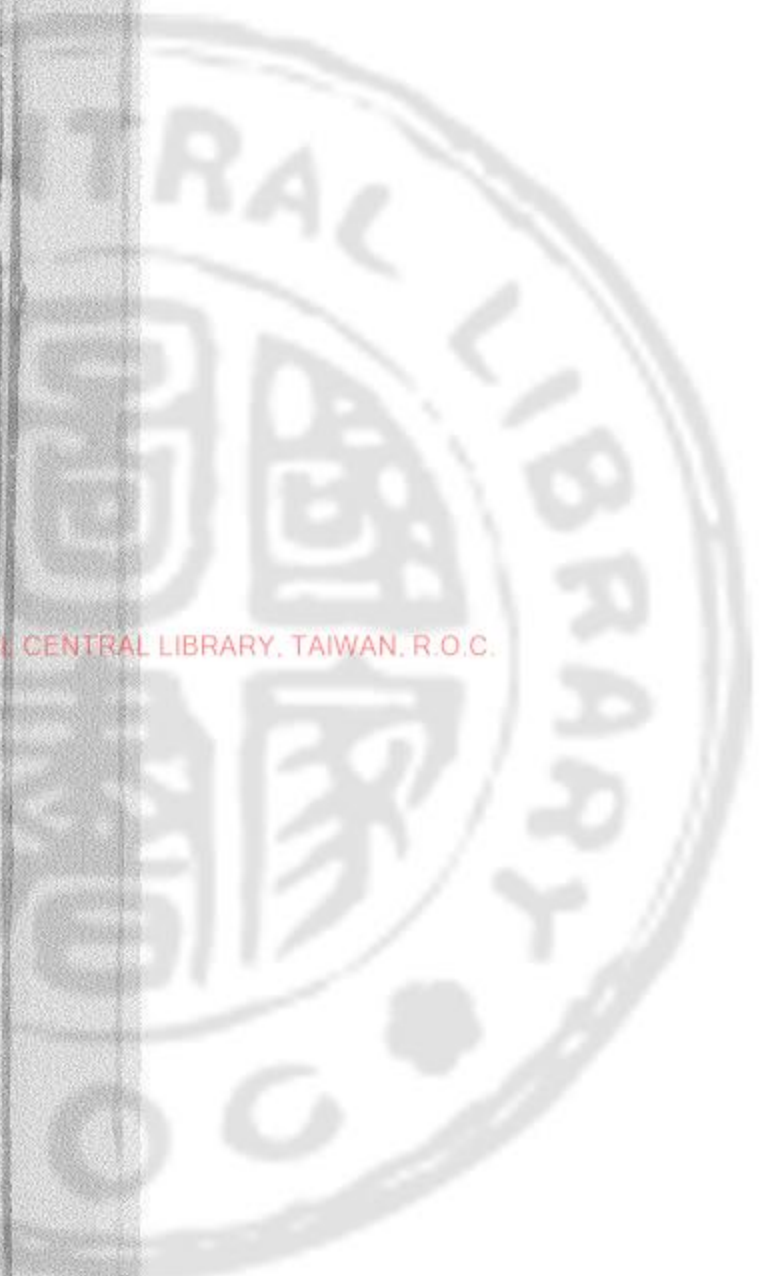
四面

司環置舟山之

隸寧波府曰甬東曰大嵩

隸鄞縣

曰松



浦曰向頭

隸

慈曰鮎琦曰塔山

隸

奉

曰長山曰穿山曰

霞嶼曰管界曰太平

隸定

曰爵谿曰陳山曰石浦曰趙

嶼

隸

莫不因山墜谷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

復于津陸要衝置為閔隘曰東津曰西渡曰桃花

隸

郵

初置首船防守後裁革今復

曰定海

在南薰門外最為衝要舊制額設指

置列兵船以備倭寇衝突

舟航以防姦細官哨戰船亦泊于此今增協守兵民福蒼大小戰船悉必停泊

曰舟山

舊制額設官軍盤詰停泊戰

曰文亭閔曰長

溪閔曰杜湖閔曰石浦閔凡九曰湖頭渡寨

今遷塔山巡檢司于

此曰竹頭寨曰長山寨曰小決港隘曰青嶼隘曰硤頭

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畧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

曰定齒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門水寨曰路口嶺隘曰岱

山隘曰大展隘曰何家纜寨曰仁義寨曰赤坎山寨曰

黃沙寨曰柘畧寨曰土灣寨曰南堡寨曰游仙寨凡二

十有五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閔舟山閔

湖頭渡寨沈家門水寨游仙寨南堡寨小決港隘

最為要害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置烽墩一十三穿

山烽墩十霽衢烽墩六大嵩烽墩六舟山烽墩二十五

觀海烽墩六龍山烽墩六昌國烽墩三石浦烽墩二

錢倉烽墩五爵谿烽墩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息晝夜

烟火互相接應若霽衢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尖直嶺峙

最高所望獨遠故設總臺多撥旗軍戒嚴尤至設總督備

倭以公侯伯領之巡視海道以待郎都御史領之洪武三

後提督領于都指定臨觀三衛設一把提指揮松海昌

三衛設一把提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提指揮海寧衛

設一把提指揮分方倭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

界黃牛山在慈谿縣北大海中馬墓長塗册子金塘大

榭蘭秀劍山雙巖瓊塘六橫韭山壇頭等山為上界灘

山澣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

小礮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末芝絡華彈丸東庫陳

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貢寇必由之

道也前哲謂防陸莫先于防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船以

定臨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止定海四隻四百料二百

料尖舢等船一百四十有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

船六十有七量船大小分給兵仗火器調撥旗軍駕使

而督領以指揮千百戶每值風汛把總統領定臨觀戰

船分哨於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

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崎頭

洋孝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青龍洋乱礁

洋抵錢倉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到單允韭山積固大

佛頭花腦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

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驚洋小春洋兩頭洞東西霍抵  
洋山而止哨至亦取海物為驗凡大小衝灘澚山丁興馬跡東庫  
陳錢壁下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即由  
此南通于甌越北涉于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  
南北之哨則以舟山為根抵昌國戰船南哨則抵於松  
門北哨則抵大嵩分哨之期有同于三衛而與招海哨  
船別統於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船則泊于岑港定  
海戰船則泊于黃琦港昌國戰船則泊于石浦関海中  
月十二日為彭祖忌仍用小船巡邏防守備至密也今  
颶風大作舟必避之日之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為汛期六  
七八月風潮險惡舟不可

行九月十月小陽汛復可渡海亦可停泊而備禦宜益加  
嚴矣海上乘間而賊至故今四時防倭也

舉 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  
務大臣及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軍情

三十四年命工部尚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以藩臬分任

兵備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舡二百餘艘改造福清船四

百餘隻停造五百料等船于軍四民雇稅蒼沙民船復

數百隻召募福建兩廣邗徐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植  
麻遠鎮溪大庾及蒼慶等兵不下十萬勅鎮守總兵駐

劄臨山今改劄定海責任協守副總兵駐劄金山今改

浙責任與 參將分守各府 杭嘉湖一參將 寧紹一參將 台州一參將 溫處一參將 青  
任與兵 把總統轄諸衛 舊制四地今分為定海 提督為昌  
寧六總裁去倫倭提督而各 復時有游擊游兵統兵等職  
把提俱以都指揮統行 事 復時有游擊游兵統兵等職  
以督水陸之兵 皆題奉 欽依 一時任事之臣非不  
據殫謀畫務底安攘而豺豕日繁烽煙未靖者蓋以蹊  
徑日開而告急者多則疲于奔命度帑日匱而資用者  
乏則窘于設防糧餉不時而凍餒者衆則刦怯于應敵主  
兵不寔而召募者多則難于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  
試舉目前之事籌之倭奴入寇彼自黑水大洋舟行一  
二日抵天堂山復一二日渡官綠水抵東錢壁下漸經

濁水西北過步川洋亂沙入鹽城口可犯淮安入廟灣  
港可犯揚州再越而壯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  
頭積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溫州入桃渚海門枯門諸港  
可犯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正西過茶山入瞭角  
嘴大江口涉谷槽狼福山諸港可犯通泰瓜儀常鎮過  
馬蹟灘浙羊山歷崇明七了白茅劉家河吳淞黃浦白  
沙灣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  
梁庄西海口西嘴頭可犯嘉湖入鱉子門赭山錢塘江  
則薄于省城登龕山鳥嘴頭可犯肅山縣過漁山兩頭  
洞三姑山入蝗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憑海三山過霍

山洋五嶼烈港表登拙泥烏山平石則薄于吾郡之觀  
海龍山慈谿登邱家洋山官庄龍頭則犯定海之西北界  
過岱長山塗蘭秀山劍山登干礮大小展則東北一面  
可入于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登沈家門謝浦則東南  
一面可入于舟山過大小千山十六門畧山盤嶼登閑  
山螺頭則西南一面可入于舟山過東西肯長白礁馬  
墓港册子山登岑江碇齒則西北一面可入于舟山由  
舟山之南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則竟趨于定海城下  
過穿鼻港入黃峒港則犯穿山過崎頭洋復畧入梅山  
港則犯霽衢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由東西厨

入湖頭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閘  
門亂礁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閑登白沙灣游  
仙寨則犯爵谿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閑則逼石浦城與  
昌國衛宋時嘗于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以  
瞭望聲息在當時已病海氣溟濛風雨冥晦難于接應  
今浙直兵船督領于游兵把總管官謂宜自春歷夏及  
小陽汎期直隸船北哨至茶山獠角噤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復設  
提參遊兵等官督鎮兵南哨至羊山馬跡灘浙衢山等  
船哨守各洋港處蘇松常鎮兵船于游兵外浙船南哨至鎮下門南麂  
又分別枝哨各守洋港玉環烏沙門普陀等山温台兵船又分別北哨則交於

直海

寧紹兵船于游兵外又分一枝哨守馬跡一枝哨守兩頭洞一枝哨守衢山一枝哨守長塗一枝哨守普

陀陳錢為浙直交界分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探窮搜遇有賊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復于沈家門別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別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總把則駐劄舟山兼轄水陸而總叅標下各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勦定海則屯聚重兵屹為巨鎮賊或流突中界則沈門馬墓兵船迤北截過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西兵船為犄角而吾郡之北境可以無虞迤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門關與昌國石浦兵船為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突上界則

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叅將自臨山洋督兵船為之應援南截於金塘大猫洋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為之應援則沿海可以無虞是故今日之海防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衢山諸處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巨艦雲馳倭夷之舟航弗與也火器颺發倭夷之短兵弗與也以我之衆制彼之寡以我長技制彼短技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者也萬一踈虞而賊得登陸由坵泥歷鳥山鳴鶴塲踰杜湖嶺入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踰孔家嶺入

慈谿渡文亭走車廐稠嶺寨石塘灣涉鄞之西鄉可達  
于郡城則觀海河頭柘浦之守不可以不嚴而慈谿新  
城之建寔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鴈門嶺由官庄越  
桃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林李溪可達于郡城則  
龍山官界之脩與嶺口把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兵洋  
金嶼石之築寔所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  
西渡東津梅墟桃花渡之脩不可以不嚴而招寶山築  
城設險寔所以扼其衝由夏蓋山走梁湖通明壩八四  
明梁衝出樟村小溪樑社可達于郡城則臨山瀝海廟  
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門石堰渡姚江入樟村以達

于郡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小沙港循長山擒

鄞山橋七里店走甬東可達于郡城則港口置兵船防

守港口置鐵發貢重者五十斤一庄發福船二隻蒼船  
四隻防守港口添設本港民八槳船十隻汛期則巡

選哨探取則與甬東巡司之脩不可以不嚴由穿山磯  
容其樵採

頭踰育王嶺歷寶幢盛店可以走甬東則穿山橫港水

陸之脩不可以不嚴由尖崎韓嶺踰涉東湖可以走甬

東則霽衢大嵩霞嶼太平之脩不可以不嚴由趙魯白

沙灣走象山渡黃溪歷仇村道陳嶺入乾坑橫溪桃江

可以走甬東則錢倉爵溪諸濱海之脩不可以不嚴由

昌國石浦桃渚健跳黃巖寧海經鐵場缸窰黃溪青嶺



入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郡城之西南則缸窰黃

溪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

近設蒲門青門錫門金井頭等隘

凡

此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為郡城根本之慮凡在任事者所當宣猷而致力也然郡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為里者四為畧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之兵不待取給于外初以平承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千四百有奇而歲月既久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卧乎

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蓋不止如復嶼烈港之為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于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福蒼官民船可二百艘八槳小網船倍之今日復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舊制船價六分則徵于里甲四分則扣于軍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拆造其價扣除于月糧變賣于釘版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船給稅又數倍于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五斗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始徵兵于外方也間有老弱雜揉傭夫冒充固可簡而汰

也自巡撫朱統過德前獎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船用之戍守用之攻擊率以亡命剽掠之徒而充敵愾干城之役于時議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之患至不可祛除矣即今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糧一或不遂即有脫巾之變奉調而行則劫掠以飽欲一或抗拒即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陳格賊也非其生同里閭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啗以甘言嘗以隱語即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兵興以來以福兵而取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所謂大舛也為今之

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拔舵之法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使者况寧紹之民流亡直隸後充水兵者亦不下萬計彼閩人固能施長技於浙海也浙人又能施長技于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於浙海又奚不可哉此信用土人或以募兵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于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惰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于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于既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賊者僅一二見戊午參將張四維擒朱家尖之寇已未總兵盧鏜擒三月沙之寇而要其賊者亦不



曰分地信凡守備把總及海防民兵府州縣佐各有信地如賊至不能拒守致賊突入者固當律以

守備不設之罪若能奮勇鏖戰獲有首級功罪相當者許前贖若罪小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從別港出路

境有能邊截擒斬打獲船隻得貨物盡行給付仍照刑陞賞至于故縱出入本港專圖邊取賊贓者所督

撫官忝曰計職任民如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文自海防

究重治曰計職任知以下所領軍兵民勇五百名部

丁臨敵擒斬真倭每五名顆陞署一名顆陞一級十名顆陞定授一級各以

名部下每五名顆陞署一名顆陞一級十名顆陞定授一級各以

則例逃陞若三級而上如獲功之巡撫參將以後失事革職

者准收贖若總兵副總兵之與巡撫參將之與兵備水

陸士卒俱聽統功罪參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

制者免究其餘功罪參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

合所屬道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暫將臨山總兵

分理海防金山副總兵分理陸地其功罪亦當查照分

別重輕俱聽總督巡按酌量曰處報效凡有官員舉監

時勢究覈清寔明白具題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

家丁赴軍門隨賊殺得獲功次及伏義輸粟者俱听

軍門及撫按官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

募義者之勸至于耆民統領沙兵或屬把總或屬必如是

府縣官管轄者所獲功次仍照部下功論擬推賞必如是

而行之則有功不至于濫賞有罪不容于倖免而將

士戮力用命矣此言賞罰之令當嚴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舶宜

准閩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

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

懼不測而况可啟之乎况其挾貨求利者即非脯肝飲

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籍者也豈以

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寇哉殷監不遠元事足徵當

商舶未至而絕之為易貿易交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

窮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

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風聞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將以何詞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倍夷以千市兵以萬倍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謬乎此言番船不可通是故修治垣隍慎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嚴禁關土一策也綏撫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整堡嚴明烽堠一策也繕治器械查

復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于練土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之吾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

### 兵政書

國初以全額之糧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充四境之備故海波澄宴狼烽息煙幾二百年號為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即望風而解遁矣乃今尺藉空虛僅存罷羸原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一過小驚輒狼

顧魚駭選悞觀望以戰則敗績以守則不足乃至衝發四方名募非類如狼苗等兵布滿海宇而供億浩繁帑藏不繼遂至存苗京運那貨益本抽取香錢以取辦支吾猶為不足而科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諸色目殆十倍徃昔兵無休期微無停日而閭閻郊遂之間十室九空矣當事之臣可不為寒心哉今欲為安攘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祖宗之成憲軍復軍之舊額糧復糧之舊額振刷耗蠹而責其實效調定法意而與時宜之耳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滿戶籍勾補者而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為誅求收伍未幾而旋

即竄匿矣至于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矣豈少也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人籍而荷戈及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投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止準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羨餘歸之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于姦民侵欺于豪長官司置不為問而廩庾之儲曾不及逋欠之半糧安得復舊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可簡閱雖謂之無兵亦宜况可恃之以折衝禦侮為萬里長城乎軍既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糧既耗勢不得不額外科徵矧今募民他省動越數千里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損

官帑民需不貲矣况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闕往往貪  
餌致敗恐官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過道路  
率又逞其狼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污瀆婦女  
一或捍拒則露刃而誅殺人無忌由此而觀客兵有害  
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間熟道路習知土風民俗  
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帥楊完者流毒吳  
楚蓋可鑒已為今之計莫若奏復全額原糧盡充該衛  
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得復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欠  
侵欺之姦不得以國賦潤豪猾如不足不得已而加賦  
于吾民當不如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勾之

法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即贖墾義子年力強  
壯俱准收充原額如原籍果繫亡絕即于所在衛所簡  
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靡歲月其犯罪充  
軍者嚴為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准事例不得  
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者著之人膂力精壯者程能  
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以二十歲為始  
而十而罷復為民有病疾願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  
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爭為兵矣仍藉應募他郡  
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  
替之弊當其精壯善鬪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出二

十年後復為平民則皆知自好而重犯法不至叫呼無  
賴為凶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糧不虛糜而必無不任戰  
之人死于無罪者矣夫越吳之人以舟楫代馭與馬以  
江海為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之數 此陸軍之法大  
翼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

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騾

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船勢銳難  
進銅銳碗口力踈不足以及遠邇乃更用福蒼等船即  
大小翼樓船之遺制用八漿小魚船以突冒周旋其輕捷  
視騾騎以發貢佛狼机代砲石以鳥嘴銳代大黃叅連

弩而奮迅着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郡而隸之  
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况保鄉井之  
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跡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  
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  
萬里外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容兵自  
可次第罷遣斯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在  
將帥今之世祿統袴固有宣力翼戴長于馭衆者矣寧  
無股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界之兵柄求無敗事  
不可得已昔者晉悼公使欒糾為戎御以訓諸御知義  
使荀賓為戎由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



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  
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  
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  
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  
技倆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  
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  
于其中擇有見識知道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  
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即是說而推行  
之拊髀之思庶幾可慰乎若夫各縣民壯巡司弓兵皆  
膺編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責者也今官府既占之以為

勾捕跟隨之後而積年市猾又據以為窟穴或以錢乙  
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戍闕無實  
官司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又  
可驅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論編立隊伍團  
聚訓練責統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虛  
隸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道也議者謂盡罷  
兵費兵餉之征而摠括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勇  
有抵業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代  
客兵而桀鷩凶竄皆不足患矣議者又欲以鄉兵代官  
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惧調遣

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者強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教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知而鄉長甲長則則賴猾氓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闕廟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庄以二十家為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為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于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立為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一甲正幾名某人某人甲副

幾名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于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譏察各備鋒利器械一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首及合用銃鎗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于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為激勸有功之日一体陞賞庶幾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不待調發之勞而生收保障之績矣

田賦書

自昔神農教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矣然而正畝坵  
開民粒有樹藝之利而無公歛之法故後世並耕之說  
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之上中下而成  
其賦商復為助周復為徹制什一以正其供而天下之  
中正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作丘甲書四征公室求視  
邾滕于時賦已無五况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侈  
大桀小桀益不可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為仁文景繼  
之又玄默以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  
不征其為民惠澤也甚渥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

一寔什稅伍之訖此豈非額外之橫征弗孚于德意哉

唐之租庸調最為近古國朝之制大略倣之即田而稅

輕者庶幾于三十之一民借道等而重者已幾于十之

四五官田又合戶之身田而摠括之以為五年十年丁

差之制則其役斂之重又甚矣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

天下戶口由帖略如今花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

存事產既而為隅輪圖則倫坊巷河渠隣比居址而不

及其事產嗣後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郡之田而尺籍之

每邑凡幾鄉之田凡幾萬千百頃而頃分畝坵之分

字號經界既正編為排比鱗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

其田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輕者  
絕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蓋大較不甚相遠也而田之  
名目則種々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僧田有道田而  
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抄沒有為事有塗漲  
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院諸名色不可殫述而其  
稅且倍蓰或什于民田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奇僧道夏稅至五升有奇統  
郡之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  
畝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  
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  
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大

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為  
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  
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手寔于官登之同版宜  
畫一不可姦也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  
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定而科斂重則其  
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畫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在  
官夫揚州之田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地  
其地狹也故郡之田雖縣以五分鄉以數十辨其肥瘠  
可略見也即一鄉之中近河渠而沃行者為肥其餘為  
瘠河渠之深者為肥淺者為瘠深而有源者為肥無源

為瘠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一皆中况農之勤惰又  
自為肥瘠于其間又非鄉田為之也聞之故老云鄞田  
翔鳳鄉最肥往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滄其田信國  
謂為水鄉特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即此知科則之重  
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于寺曰僧田始占于觀曰  
道田始入于官佃之民而官收租曰官田今此三田皆  
鞅散于編氓而戶占之矣即如庸德湖之官田遠自宋  
熙寧間官收其租以為公費今之稅額即當時之租額  
也易而勝國又易而國朝乃其額則曰宋之佃租以  
為稅法其地均一鄉也而肥瘠頓殊隔一塍而上下特

異此可不為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  
官田得民六之一僧道慈奉定得十之一象得四十之  
一統而均之不過稍益民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  
稅斂可辨矣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騙賣近曰官田  
價廉仍稱

民田騙  
售于人可草欺隱獎戶  
見後此善之善者也嘉靖辛卯

間鄞令黃仁山曾欲舉此邇定海令宋繼祖大為會計  
冊而上之糧道嫌于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其田賦之  
輸奉有著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稅秋五年則  
徵丁田十年則徵徭役二稅有本色則輸米麥有折色  
則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以轉輸海倉不便

且海下官兵又便于得銀故復半為本色半為折銀五錢貯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田之催徵先期立限程俾見年里後糾其不率該催促其輸迨年分具辨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為丁以田為準十五畝為丁至黃仁山始觀差法準以十畝為丁此略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又于附籍寄庄戶每田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矣然此時以懲詭戶之弊也今則不論詭戶皆如仁山加之丁矣官田舊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仍定海今則半民田矣又一切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田以輕無

田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腴又時有水旱凶荒之災計租之入大約雖腴田亦半稅于官矣又通僉修城大戶以田俵米大戶以田買硝磺等大田以田一切為額外之征以田其賠償之費至售田以供而猶不足故俚人之諺曰將錢買田不如窮漢晏眠又曰有田膺戶門因田成禍門傷哉風矣 國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日之田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大抵水衝沙塞柴沒根深及逃絕棄業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途之田又不報官起科然則田安得不耗乎又況猾民作奸乃有

飛洒詭寄虛懸之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為黃冊其寔偽冊也何言乎飛洒富人多田患苦重役乃以貨啗奸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戶洒田若干分厘某戶洒糧若干升斗某戶洒糧若干合勺積數戶可洒田以畝計洒糧以斗計積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收其糧差之算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暗事或朴懦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錫之業而戶有田畝糧差之需歲傭身以輸猶恐不給孰知而憫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入于鄉官舉監或詭入于生員

吏承或詭入于坊長里長或詭入于灶戶貧甲或以文賦立寄庄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宦于各縣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本縣寄庄何為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為者哉率不過巧為花分以鄰國為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開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併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指人以裕己者也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于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戶糧亦隨之書手乃徑竊其田而糧

則分十年之中歲洒合勺于一里百戶之內漸以消豁此以影射為奸者也又有粮存而田不稱則捏官田以一埋十此以那移為奸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一二于原戶者又或收田而不收粮俾賣主受其害而已得減輸此以買戶為奸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重則田八九而多開為十以歸于人因得輕稅之田此以賣戶為奸者也又有買戶既收其田矣而于賣戶則不為除使一田而兩粮戶差此以乾沒為奸者也或欲加之粮則不加其戶之田畝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為之飛洒見其粮之增也則反誣為虛懸此以

欺罔為奸者也凡此神妖鬼怪不可殫述填于紅圖不可改矣則改于黃冊印于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補不得于小里則貨都提妄坐于小里不得于都提則貨縣提妄坐都提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為故智一也不惟是也每遇一丁之差際即類取貨賄為富戶厚減其產以呈于官俾得輕鮮適有發其隱者即復暗賄該吏盜庫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今田若干移之別年錢乙之戶假以為證既而首者知之復發其事乞證于府冊蓋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盜府冊洗補而改移之如縣冊首者復知將復發之無何即賄以乞免而其



事竟不白嗣後錢乙知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  
我將首之甲無何乞券于乙甘就乙戶而膺其丁差且  
賄之凡此皆意外不可窮之姦幸已發之而官不為之  
竟其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為哉今欲使開會  
者准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于  
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于故垣者或子  
孫分析則以一號而分為二三或富戶兼併則又以二  
三號而合為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為信也欲于開會  
之時官為履畝俾戶揀田號親為丈量則于丈量之時  
又潛通里書裒減以從輕既不得一一皆寔而况籍之

于丈量之冊者又未必一一對記于黃冊此又徒為之  
勞擾也欲以稅契為準則郡之故事寔錢寔契者自恃  
無他率不稅契而其中有好弊者反稅契以為他日事  
發之証此又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于為術者  
皆未有能別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嘉靖  
六七年間都丞黃仁山嘗為之發法視戶之田多糧少者  
謂為飛洒則以田而馱糧多田少者謂為虛懸則以  
糧而馱田矣而孰知奸民之善弊者糧洒于人則必知  
糧而減田田既虛懸則必捏田以從糧曾未有多少  
形迹之可稽其有多少形迹之可馱田而馱田糧者多良

民之被害于奸書者也清查之法為良民之受害者十七  
八而所得于弊戶之情者總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  
嘉靖十年鄞令黃仁山素威嚴因令書手皆得自  
首其弊凡四五屆黃冊之隱皆悉陳于官是時書手憚  
竣罰首告略盡奉化令陳縞又設為投櫃使人皆匿  
名投首間所得于奸弊亦十七八然二令竟不能終黃冊  
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復故矣昔信國量田之時任嚴  
刑重擊斷且當 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  
僧等則之制以重貽後世裡則影射之奸而況于今日習  
熟神鬼之徒又 可以恣其後哉自今觀之積蠹雖難

以盡釐而清查亦不容已試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數端一  
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知之他書手知之各戶  
之弊本人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  
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使言或寬法以誘之使言其自  
首不盡者許他書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之因人出首  
自首者准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准本身應得  
之罪許免即以弊書弊戶之贓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  
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弊宥則把其  
陰罪而令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投匭之法以一例十以  
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法冊

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定在分為四  
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  
者係開收除其都畜某人合通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為  
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畜十里長所管百戶為一冊  
互相保給又合一都百里長十戶所管千戶為一冊互  
相保給其冊一樣二本官為鈐印一存在官一給與執照  
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給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畜四糧  
必須摠撤相合有一不合即為奸弊尤不可不究三曰  
清書手之奸戶書作弊多以已戶為之出沒須查其  
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屆少而今屆多

或前屆多而今屆少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  
欲塚糧以民田為官田或欲洒糧以官田為民田一一  
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花戶而其端已可槩見矣四曰  
明收除之數夫造冊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即  
寄在他戶亦即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  
奸人則詐為輾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  
至四有除而無收即為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為此者非  
寔有此數番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得窮詰耳今若  
嚴為之禁如趙甲既開與錢乙則錢乙不得復開與孫  
丙周戊既開與吳己則吳己不得復開與鄭庚但有展

轉即係虧弊究問如律沒入其田庶幾其可也五曰草  
田糧重會之弊夫造冊開會田糧本一事也如某除與  
某人某鄉某則某項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  
主照數收戶各以過橋數為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  
甚約也而奸書欲為竊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  
一番會糧又一番會麥又一番既得縱其求索而糧不  
隨田因得以輕為重以重為輕以多為寡以寡為多弊  
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者反難而田糧  
分為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算不及則一番反不經約而  
兩番反為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年之弊所當力變者

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夫民間之質劑不能洗補防變  
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洗補嫌不恪也况黃冊之造以  
獻天府以定官賦以察民偽重莫大加焉乃容有洗補  
蓋奸狡之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乎重改而輕；改  
而重多改而寡；改而多有改而無；改而有趙甲改  
而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既遂而復反之或清查  
不及而卒不變奸始不可窮矣今宜于清審既定通造  
黃冊雖一字不可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其人即十易  
不為過蓋巧者足以眩人之目而一鑒之于天日則纖  
悉畢見以是禁椎埋之姦亦或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

後民之為詭寄者非好為是紛也。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曾承方凡于寄庄附藉等戶皆食以重差。此最善于釐弊者。間有跡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膺者則或十之六七也。其灶戶亦宜定為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鹽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灶戶者宜可少革矣。極而論之。昔日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繼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有以驅之耳。官府之驅之者。何政苛而後重民困。不啻冰火。甘犯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

館驛館夫倍役目者。率百數十金。巡鹽應捕倍役目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目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目者。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謀求日濫。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繁耳。又况皇木解戶之類。倭米大戶之類。應者喪魄。該者輒為吐舌。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可。而大要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懇惻為民興利除害之心。即不能盡洗而

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七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採而行之不惟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紹興府志會稽縣知縣張鑑申文 為弊之端有四一則詭糧絕戶蓋某戶本無田無糧也奸人賄書忽寄升斗于上明年倍之後年又倍之積至歲深存者不下十百多則不知其所自來矣二則產去糧存蓋賣田者利于重價將官作民將湖作站摘糧代辦故則不知其所去矣三則三轉一閔如趙甲之田本無賣出買入也冊故為推收一推于錢乙再推于孫丙更轉于李丁而復還本戶或于孫丙而摘糧改多改少或于李丁而摘糧

### 鹽課

國家開設鹽司非直足國裕邊亦以惠養元之法至一矣其後課者不力固以給商乃每引暫折銀三錢以界之比之中納利且數倍成化間巡鹽御史林誠以為利歸于商孰若利規于國奏以灶丁鹽課一半徵銀解京是謂折色一半存場給客是謂本色夫灶戶所業者鹽

耳不徵鹽而徵銀非私鬻不辨私鬻則奸詭不可盡詰  
網亦稍疏而鹽政自此壞矣已而有巡鹽應捕之設意  
在禁奸飾法而覆與奸商為市是又益之蠹也乃復斷  
以期月程其所捕不如數者罰之出銀以輸歲筭其費  
非十倍後銀不止又况田野之民不習江海率募市猶  
充之被給羨而空家室者十且八九其害可勝言哉謂  
宜復中制乎之初規嚴私鹽之厲禁罷免徭之役歲以額  
編民壯定其班次與其期日使之分番警捕欺詭宜可少  
戢即捕不如數而罰銀以償終不至如徭編之甚而亦  
無負乎鹽司之徵矣

### 寧波府

#### 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有十二土之名物保章氏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後世說天之  
學皆因之然皆迄無定據獨僧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  
存乎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其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輿  
地是曰分野則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州鳩禘牲之徒  
所論諸國分星詳矣然不及吳越寧波故禹貢揚州之  
域于春秋為吳越地于分野則始見于周禮鄭玄註曰  
星紀吳越也范華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于

辰為女子分野為吳越然則郡之所占蓋斗牛女之次

矣晉書星紀起斗十二度比范志減一度蔡邕星紀起斗六度比范志多一度終婺女五度比范志減一度蔡邕星紀起斗六度比范志多一度

五終婺女五度比范志減一度一行星紀起斗九度比范志多二度終婺

女四度比范志減三度諸說星紀五分皆不同蓋當然

語斗牛女為吳越之分一也班志吳斗分野越牽牛婺

女分野此又分星紀為二而吳與越又自有分矣以事

應驗之漢桓帝熹平間熒惑入南斗會稽許昭眾為

亂攻破郡縣此見斗又獻帝建安初歲星熒惑太白聚

牛斗孫策權開江東此見牛女陳之末有星孛于牽牛

叔寶亡此又牽牛通嘉靖癸卯七年熒惑入南斗占主

東南大飢荒是冬及明年春自淮揚大江而南歷蘇松

浙東西斗米數百錢道殣相望此斗又然則星紀之在

吳越又不可分矣春秋又得歲吳越之卒受其咎此又

寔有所分與班志合然以天官書論之又別有指按遷

官書歲有贏縮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

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吳越均在星紀然吳在越北越

在吳南豈是時歲之初入通歷北而南吳當其退度而

不當言越之得歲而吳之不得歲正不可以此而分

星紀矣有辨星紀之非吳吳越者曰吳越南星紀北然以

歷家仰儀之理推之仰儀反以觀天取則星紀在北而



光燭于南其以吳越當之者從星紀之所燭也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為楊州分為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此又不及蓋舉其中牽牛則前後二星皆舉之矣故言吾郡之分星其為星紀也信矣若其他有應星紀而不專于吳越者又在占吳越而不止于星紀者天官書歲右轉居女與斗牽牛俱出東方名曰監德其失次有應見柳早水晚旱班志亦曰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名曰監德在斗牽牛失次旱水晚旱按二史所見畧同然柳為鶉大荆豫分是星紀又應荆豫又班志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于婺女婺女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子火與

水晨出東方因守土十二月水火合于斗斗吳也又

粵按吳越為斗女固矣然又以女占齊故三年有七年之禍吳膠東膠

西淄川齊遂破滅伏尸流血其下孝武孝建元三年四

月有星字于天紀至織女織女為星占曰有女變陳皇

后廢則女宮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南斗越分越有呂嘉

王后之廢漢兵誅南越此又及于南海不止會稽之越元帝初元元年

四月客星大如瓜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水大溢

六月關東大飢琅邪人相食此則南斗亦占齊分哀帝建平二年

二月慧星出字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此牽牛又係漢室與亡之運星經北斗

玉衡第六星主揚州以五日巳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

會稽此吳越六星不止占星紀矣第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自盧

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登又逾南

河豫州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州此寧盡

蒼梧廣西南海古百粵之國越不止粵循是求之自有大

徒司保章氏之說而鄭玄所定分星因焉時所謂吳越

者自勾吳于越之地言之也周之初淮夷猶在中國

之外于吳越直益遠矣虞肇十二島貢九州則司徒保

章之星土且止此而春秋乃以吳越定星紀是已濶于

周之初矣况自吳越之外而有一行所陳如斯邈哉及

推之遷史班志星經等等著而星紀之占又不止吳越吳

越之應又不專星紀班志復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

數之元三正之始而遷亦曰斗牛女察日月之行以揆

歲星順逆此豈星紀之次本有定分而其所關甚大

有不限于吳越之區者乎若夫北斗玉衡執天之樞九

星宜各有分主而吳越亦與丁巳之占豈其他所入之

度有深淺緩急而其歲月日次亦有辛辰癸申又近晨

夕之異致乎此固今靈臺司曆之者職而分符治郡者

所當躬修而俟應者也子產之言曰天道遠人事邇舍

是則吾不知之矣





而多沙石山峻而不錯鑿無逶迤漫泉沮洳大澤可以  
作陂上策之說不可行矣不得已則有下策耳各以十  
畝為率問其田凡屬幾主裒其錢買田一畝浚而為池  
遇旱共以灌溉一應人戶有田石高仰者一依此例推而  
行之如此則吾邑之地皆成良田矣雖曰下策猶愈于  
束手而無策者乎

邵國利病書卷之八十七

金華縣

王禕記元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守憲均役之法

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所有之曰幾何復俾各都之後于官者曰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獲畝而覈其得業之人為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定著為籍其以田之亩相次而疏其號名畝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一

上于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留本縣為籍既定然後  
按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稅糧之所在  
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為  
里正次為者為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  
則相助徵督稅糧者為其田多者兼受他都之利而不  
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俸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

蘇伯衡記洪武四年都倅王綱量田之法

令都擇一人為量長保一人為量長都以五十步  
為率築堠一為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率築堠一  
為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為書其甲乙之

次樹褚表一為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比保分曹易地  
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  
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後 金華土田自洪武四年  
勘量後至弘治十八年上司復委本府推相官葉相重  
檢踏間除新增一一明白重造流水籍冊見存本府庫  
房其各都首都首都長都中俱各收執一本凡有爭訟  
易於查考近因歲久損失及有盜換損失之弊宜于歲  
終拘點視庶獲久存亦清訟禁奸之要務也

軍匠

國初軍後多取于歸附投充之象其後多又以罪謫發

本縣各都耆軍戶見在共二百三十戶俱有籍冊可查其清理之法有因逃故而解補者有戶無壯丁而以幼丁紀錄者有原逃不在而挨解者有在營有丁而解查者有丁盡戶絕者有挨無名籍者有改調別衛而誤勾者有同名同姓而冒勾者有分析在前而充軍在後充軍在前而分析在後者有以義男女婿而冒替者每年本縣拘各里長清審具結造冊送府又行本府又行清審里長者押解取其批迴附卷凡工匠之役于京師有輪班者有存留者又有機籍而執役于府之織染局者其

事不一輪班以各色人匠編成班次輪次上工以一季為限工滿放回週而復始有五年一班者有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一班者有二年一班者亦有一年一班者今則皆以四年而一班其或造作數多則撮其工為諸匠皆免本戶差役二丁若單丁重役者減其役老疾無丁者免其身其存留在京各色人匠則稟食于官每月上旬工一旬而以二旬為歇役其隸于織染局者則拘役在官連年織造緞足以供用為後因存留者或有逃故而輪班者又或失班乃命清軍御史乃各司府州縣清軍員清理解部而造冊以繳報近年又有納價准



工之例則在乎清理者之審其宜烏

商谿縣

三代之時以鹽充貢而已官未嘗權之以為利也自齊相夷吾而鹽利始興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不可復塞唐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今亭戶糶鹽商人繼其所之此商鹽所由始也郟縣有常平倉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此官糶鹽之所由始也

國朝有戶口支給之食鹽有客商中賣之引鹽

商鹽 客商輸粟于邊官給引目支鹽于場備任其貨賣然慮其私販也之為患也特差御史一員往來巡視

而軍衛有司皆有巡鹽官負鴛鴦鹽所在又有巡鹽火甲  
關津巡簡又專為之盤詰其禁治之嚴如此又恐其舊  
引之影射而為弊也故支鹽出場而經過關津鹽引有  
截角之法賣鹽既畢而往賣官司舊引有繳納之例其  
防範之密如此

食鹽 有司開其戶口名數令人赴運鹽司使關支回  
縣而計口給散市民官吏則令其納鈔鄉民則令其納  
米各隨其後亦使有司以關支搬運之銀故其鹽不復請  
給而納米納鈔則仍其舊云

### 蘭谿縣

#### 拓城議

邑東衢婺兩江之水而東輸于錢塘南欲拒北則邑為  
衢婺之門戶北欲禦南則邑為杭嚴之界屏蔽門戶破  
而後衢婺可攻屏蔽固而後杭嚴可守且當衢處要衝  
時有曠寇之變城僅大餘東南則民居接比于城高且  
過之西則面溪臨險而民皆架屋其上故名雖為城寔  
非可緩急時也建議者謂非拓城不可守願南東迤里  
山麓若易為力而北隅卑下受諸谷之流而當其窪勢  
不可以城然卒之以費不貲而無所予謀議竟寢

東陽縣

馬駿嶺寨在縣東南二百四十里地勢險峻延袤三十里金華台州之咽喉也嘉靖三十五年主簿陳仕築禦倭寇 白峯嶺寨在縣東七十里石棧縈紆東通嵎縣嘉靖三十五年築以防倭 烏竹嶺寨在縣東北四十里上接鷺絲嶺以達之暨之烏岩與嵩嶺大小嶺相連嘉靖三十七年鄉民團結防倭大漢嶺寨在縣東百里嶺與天台相亂錯岩障巖嶠水東兩岷下匯為八渦嘉靖三十四年築

湯溪縣

山口寨在縣南十里二都 大岩寨在縣東南二十里十三都 蘇村寨在縣南五十里十六都皆明朝正統十三年按察副使陶成築禦防寇

金華縣

鹿田為蘭谿之間大陽嶺為浦江之險道若陽輔倉為武義湯溪之險道義烏路多平行惟東北要害

蘭溪縣

舊有下淮戍三河戍當建德之交防陸寇之正道也盤山絕頂有古城岩與崧山相連絡相傳黃巢為寇鄉民于此避亂北可以入浦江

東陽縣

東通仙居縣及玉山廢縣元初台寇楊鎮龍自此八縣沿雖置永寧巡司其勢弱故馬騮嶺白峯鬼山夾溪皆當防守又烏竹通鄞越亦為要路

義烏縣

南通永康壯通東陽而西通諸暨元末張自士誠嘗自諸暨入寇

永康縣

正道自却金館可抵處州其間道去縣八十里為棠溪可通縉雲仙居舊有孝義巡司在靈山去縣百里與棠

溪連絡其傍前山青石三峯密浦皆蘄嶽嶺巔由孝義五十里至馬騮嶺為最險又一道自縉雲出至永康櫟溪歷金仙寺取道獲鼎循青山度勝龍橋以達東陽之石門安文黃彈坑大盆山

武義縣

間道自麗水宣平皆可入正統未括寇至羊柵峽為巢穴

浦江縣

西北抵富陽與嚴陵僅隔一水其山險菁密北明朝天兵取婺胡大海先已攻下蘭谿可謂西扼其吭矣

聖祖親征乃自蘭溪入浦江義烏取道至郡城則又東拊其背由是遂降

### 湯溪縣

東北為輔倉若陽寔舉與金華接境幽邃可避兵然與括之遂昌宣平相隣故蘇村為要道又大岩地方東通金華西通龍游北通蘭谿此當三路之間道也若出山口則為平原若從瓊公嶺可入慶州其傍有大竿小竿之地

### 義烏縣

#### 礦防書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者爭之首而亂之階也有虞氏藏金薊巖之山用塞貪鄙之俗為世虞深矣周官金玉錫石之地設礦人之官為厲禁以守猶懼民之爭心也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古聖王豈不欲捐利以予民而顧嚴為之禁者防其源也往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經久地產竭卒以貽患永樂中浙溫處閩福建嘗開場置官令內臣王之督以憲臣已不償所費而罷由此觀之山澤之利

有限或暴洩隨竭或採取歲久而盡非人力所可必得之物而不軌逐利之徒睥睨其間商用啓卮故利孔不可使開于上自上開之則儉臣增課之說乘是而進而監採以為民厲利權不可擅于下自下擅之則奸民鑄鍊之術乘是而起而倚山以為盜藪上下之俱傷必由此矣縣之南五十里為八寶山以坐落第八保故名而流俗傳以為寶者舛也山廣袤可五里許林麓錯繡中蓋有龍潭馬跡之遺焉其壤與永康接界而逼近慶州嘉靖三十七年永康鹽商施文六載鹽過閭里熟睨八寶山之麓一帶小山土色照耀產礦輒起盜心乃構黨

方希六等九十餘人由楓坑到山窺掘近坑居民覘知之奔報平望倍磊之豪有力者而陳大成宋廿六等聚族謀曰夫之也而貪無藝寔逼處此以與我旦夕爭此土也吾屬無唯類乎則投袂而起共率子弟詣坑手搏方希六呂廿四等十四人解縣而趙公故長者念隣屬不忍置之城旦鬼薪第善諭遣之而賊于是稍之緩矣是年六月十九日施六文復誑衆十餘人據坑而賊故恃頭領金周謝素驍勇能飛力刺人大張亦憾于山林示為國增課招引亡命益無所顧忌陳大成等仍督衆子弟奮前梓擒十壹人解府收繫而郡侯李公因出

示坑塲殺死者不論烏人奉是檄也以往則無不控拳礪刃願為上用者于是已得趙公趨兵勦賊之令陳大成遂統率陳榆陳祿陳文等澄親兵數百追逐上山是時薄暮日光反射天忽微雨賊望之色盡赤目炫氣奪我兵周麾以登疾戰遂截元首惡施文六金周謝等三人群賊披靡遁去賊既收合餘燼計復修父兄之怨念莫可鼓行者而處州人善煉礦以強悍聞乃潛以銀沙和入土礦往紹景寧龍泉等縣人民煽聚憤賊楊松等三千餘人至七月廿一日蜂擁到山斬木山而樹之堅立柵塞馮陵我鏡土鹵掠我村墅居民大震于是趙公遍檄

各都選兵防禦且懸賞以購于市而童蒙亨者習陰陽家謂我將以三寸舌退賊師而賞賚可立致也則介馬而馳之賊竟擁之隊中不得還偵報者以告于是遂進師先合不利却陳春五十三宋桂三十六等死之已各都馮陳楊王以兵至與本都陳宗併力進登而陳大成等推牛以饗食士宗氏亦各出私財攜之遂領兵三千人踴躍逆擊表賊師隨而殪之俘戮三百餘人而童陰陽遂被賊矢穿耳而亡于是十月處賊以敗回志甚乃大集師聚至萬餘人為檄告都民趨具食供芻粟以從遂于初九日分兵一支從天龍山來一支從時溪嶺來一

支從掛紙嶺來一支從楓坑嶺來口吹竹筒響聲震地  
與我兵陳祿等遇于全庄截殺斬其七人時賊全陳屯  
扎山上自萬圍尖至官舍嶺旌旗蔽山我師議不亟勦  
之彼且盤據難以卒拔乃期會各都兵初十日屯平望  
十一日次坑已進至上塘陳垆賊下山接戰陳祿陳炎  
廿二陳希四等率衆奮擊陷其前鋒赤岸葛仙覓疇青  
口田心諸兵從旁擊其左右賊衆大潰所擊殺數千人  
會次日天大雪奔喙餘孽重之以凍餒即幸脫鋒矢死  
相枕籍已有逃至武義白溪口回視夥之繼兵若我兵  
追躡爭渡溪水相隔蹂踐溺死不不勝數于是已平礦

賊四府陳公臨坑慰勞居民覩尺積成丘周石封瘞民  
始駸：安業不復敢言礦事矣自是之後邑侯相繼間  
開臨巡捕官每歲冬到坑封驗一次已三十八年有抗總  
之設已四十五并有官兵之戍互相嚴守隄防甚密今  
上即位之二十五年邊陲多故帑藏空虛或欲開磚  
以左軍國下其議于府縣于是本縣知縣周士英為具陳  
礦所以不可開狀事遂寢封閉如故

### 民兵書

蓋召募非古也古者兵出井田司徒致民司馬致節無  
事則以時屬民而較登其大家之衆寡急則比什伍簡



兵器以鼓鐸旌物師而至人盡兵也何事募者起于  
兵農之分而師武之不足也自漢武帝盛立以威四夷  
增置羽林校尉之屬而又不受通侯爵賞以風海內  
則募兵始此而兵制寢壞陵夷至以末季大盜群起  
往往召募增兵創立名號為陷陳義積射等類冗濫  
不可較而國力枵然遂不振以亾唐初制府兵平日  
皆安居田畝國大師下符契于州刺史乃發事竣將解  
兵歸朝而士卒賜勲加賞遂罷歸蓋猶兵農合一之道  
已變而為礦騎已又變而為藩鎮其極也將卒獷悍跋  
扈弗為用宋制禁廂兵曰保捷曰振武慶曆四年之後

募兵充禁旅于防守不耕而聚食者百十萬而是時所  
募之兵皆坊市無賴安養養勞不能不惰驕及驅之赴敵  
多誓警而不肯應賞當資稍不稱輒圍視而呼蓋名雖為  
兵而寔若窾不可使之人也 明興分軍民籍而民力  
農養兵守戍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目耗而變劇正  
統末令州府縣招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有警調發  
而民復有兵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入滿工食七兩  
有奇大縣至累千金于衛兵外復取民財而構民為兵  
其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脫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名  
曾不獲一旅一卒之用有急輒復議募以已難而徵兵

之令紛、下郡縣矣嘉靖二十八年題准士著居民有  
能率衆報效招至百名以上者給冠三百名以上者授  
散官則名色頭目之媒也四十二年令副叅遊守等官  
自募家丁報名在官一體給糧則將官私募之因也萬  
曆三年議准募浙兵三千人各備烏銃赴鎮以給衝鋒  
攻擊則南兵北調之漸也自是之後壯孽邊則募南孽  
倭則募中孽寇賊則募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然而募  
者猶踵接烏邑夫以百姓之生聚而當四方之徵召日  
削月耗猶為烏邑有人乎語曰毋為戎首反受其禍蓋  
謂烏邪 國家無大兵革二百餘年于茲矣烏俗之于

僥點雖其天性然哉然承平日久耳目所漸漬謠俗被  
服率多耽于佚樂聞金鼓則心悸觀旌旗則色變試之  
兵不習也長老曰烏兵之起也則以磧寇先是嘉靖三  
十七年處州不逞之徒煽訐入我南鄙并埋木利民大  
震恐倍磊陳氏首糾義旗裹其師擊之盡殪死者以澤  
量而民因是駭、玩兵器于股掌之上武夫之勃興自  
此始矣倭寇蜂起叅將戚繼光購剿之首事者而陳大  
成等率衆應召三十九年統兵赴台防守四十年破  
倭于白沙洋俘斬以千計調注江福援勦流寇及攻久  
屯賊巢所向殄滅以軍功顯而子弟多食租衣稅懸金

以詫閭里人益驚于戰功矣由此觀之初兵之起也敵  
加于己藉以自救是謂應兵其既也賈其餘勇惟利是  
徼是謂貪兵卒之事變多故徵發日騷武勇陵遲耗盡  
萌起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今 上即位之二十年孽臣  
劉東陽以寧夏叛築壁堅守王師環而攻之已又決河  
灌之弗能下于是議者發烏兵三千人趨之兵出之日  
而人：憂其弗及也至則踰瑕乘間而入上功幕府所  
獲輜重不可勝數君子謂是役也水攻不如吾甲攻之  
剽而疾也是歲也閔白倡亂海島席捲朝鮮而搯其國  
我兵是以有遠左之役過倭于碧蹄王師不戒敗績我

兵死事者百餘人報至而哭泣之聲相聞閭巷於是倭勢  
日益猖獗與吾甲鴨綠江而國揚聲入犯而深計者且  
謂戎心叵測指淮口則咽喉絕扼天津則腹臂斷躡吳  
越則手足痺躄留都則根本搖而士氣久靡營衛列屯  
之軍徒負尺籍之名至不能受甲乃紛：議募而徵師  
于烏則自杭省至則自吳淞至則自留都至則自淮揚  
至則自遼津至街巷之間靡然發動而一二緣事將官  
假借摠哨餌給統袴子弟垂索至千金而不佐國家之  
急是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財  
賂哀耗而不贍賦稅既竭猶不足以繕餼相大司農言

于是稍議罷而所遣天津兵三千人中道發回士卒  
以月糧不給輒脫中鼓譟賴當事者曲慰勞乃止自兵  
散田里農種失業衣食乏賴輒多穿窬拊提抽箕踰條  
之姦戶靡不寧桁楊者背項相望也無幾何而浙直所  
募之兵輒復竄迹而逃弗為周主者治逋逃之罪曰是  
前之三尺籍固在而奈何縱之去也則烏是問蓋至是  
則兵與民交受其故而後知兵之流毒遠也善乎司馬  
光之論民兵也當韓魏公柄國政欲刺陝西民為義勇  
司馬光力爭以為不可略曰凡民生長太平不識兵革  
所事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鉦鼓備具可

美觀而止一遇寇敵即瓦解星散潰敗立至自後放汰  
還農則惰游已久不復肯復稼力穡如異日矣又田產  
空盡流落無歸強者為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于邑長  
嘆此可為永戒而不可復也况今既賦歛民之粟帛以  
贍軍又復籍農民之身以為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任  
也民之財力何得不屈此前事也不忘後事之鑒也夫  
烏今日類是覽里老之呈牒可悲也呈稱念邑僻處山  
鄉向復禮教不諳兵務始自嘉靖三十七年勦滅礦賊  
有聲倭寇擾浙因而召募無有寧日京省守禦烏官  
居十多九空朝不保暮近來京師各省寇盜相屬下

縣招兵官府窮于支應小民艱于供役應募者皆精壯留家者皆稚田業失種稅糧何供切念普天俱屬平民烏俗獨罹劇害懇乞憐准轉詳俯極民困繇里老以言小東寤嘆于憚人壯山感慨于王事烏蓋兼之矣安有為一方佔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萬曆二十二年知縣周士英上計于朝已歲事竣乃為我父老具疏以聞曰臣聞民者邦之本也兵者衛民之具也國藉兵以威而尺伍軍弱則兵病欲寔其兵而教疲民以逞則民病古者寓兵于農而民不廢耕作是以無所受其病而兼獲其用今者驅農為兵而民竄入兵籍是以未盡獲

其用而偏受其病臣竊惟浙東義烏一縣兵不得解甲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于兵者三十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叨任義烏兢職守何敢越俎而議以干罪戾然歷任以來伏覩徵兵之令無歲而不至荷戟之夫無家而不出入人民流竄而戶口消耗里分兼併而糧差困貽邑有顛預之風民多死傷之泣詢之父老嘗得之道路無不痛心疾首極言兵害則臣亦安忍避一時忌諱而貽百姓無窮之禍哉夫烏邑地方百里舊俗淳龐居民樂業並未有知兵自嘉靖間處州礦賊作劇隣壤而兵始興繼以倭奴侵擾練兵浙東而兵始著

嗣後釀成厲階父不得恤其子兄不得顧其弟妻不得有其夫歷年來散于北邊散于閩廣者幾數萬衆平而生還者十無二三民方救死扶傷之不暇而復重之以徵召之紛、禍將安極臣初到任不自月而金陵淮揚薊鎮吳淞浙省等處募兵官負踵接肩摩一時贏糧景從之金陵者二十有奇之淮揚者一千有奇之吳淞者五百有奇之薊鎮者一千有奇之浙省者一千三百有奇又民不趨官募則趨私募畸零比耦結逐往役者難以備載葢爾彈丸之邑生齒幾何而比歲投募已五六千人則是空邑之子弟以赴之而閭里戶丁何得不屈臣

按 祖制洪武三年以板籍敷天下之丁甲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府州縣驗丁冊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蓋至慎重也查得烏民戶口自嘉靖四十二年以至隆慶五年共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丁萬曆九年戶口僅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丁及至虧失原額比十九年定圖報丁登冊充足額數而各里以人丁虛耗紛、控告不下數百輩臣諭以申請詳豁民乃安定良由師旅頻仍丁壯離散年老者未行蠲除童稚者先以編役而逃亡遠竄者則累及里役之包賠此

民之所以器：苦不寧也。且今弊竇百出，姦偽多端，富強國耗民其害有五。臣請得而熟數之。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一遇兵興，輒奉檄坐募，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為兵。其留所以緣南畝者，皆老弱也。夫八口之家，能耕者不過二人。投募者多，則力耕者少。使良疇委而不闢，桑柘棄而不採，欲令宗豈人給不可得也。害一人情安于土著，而重去其鄉，故人自愛護而知畏法。自兵端一開，而民倚邊為奸，藪囊篋者，于是逋責者家，于是鉗徒者家，于是雖有作奸犯科，權埋剽竊之輩，而身扞文網，輒

逃之尺伍，以解免而藐上法。若土苴也。害二兵不素定，而一時號召，大抵取盈于城市之游惰。朝甲暮乙，東鶩西投，鼠竊蠅營，詭冒影射，按籍而稽，其人多不可曉者。比及逃亡，移文勾攝，牽擾里排，莫可究詰。未免徒耗衣裝，濫叨糧餉，害三。今之把總劄付，非虛名耶。然上設名色以餌民，而下假名色以鈎利。紈袴之子，謀充頭目，餽遣如市多者，百金少者，不下五六十金。甚至有廢產破家，展轉被給，而計告者，計民間金帛之費，屑越于道路，而肥募官之私橐者，比是也。害四夫既以募民為兵，別其姓名已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

而仰給于官勢遂不可以罷去設汰之使歸彼退而顧其田廬之荒棄計畫無聊未有復能生還者也此不為溝中瘠則為萑苻嘯耳是使民掉臂有事之日而弄兵潢池者必此失業無賴之流也害五兼是五害而上猶募焉無已臣竊恐非直為一家一國之憂而土崩瓦解之形將在于此當事者豈可泄然而不為之慮哉臣愚以為今之所號南兵大率浙以東人浙東六郡而婺居三之二婺屬有八縣而烏又居三之二然嘗試求之烏之民非果有投石超距材官蹶張之能也一旦聞名而頓足袒裼以應者則其家不聊生而藉以餬口耳他

郡山巖窟穴之民負氣好剛忠勇而願赴用者無處不有自今請奉 明旨申禁各省衙所衙門勿得重以私募招誘烏民萬不得已徵兵東浙謂宜疏請于 朝勅部以檄下之撫院下之道下之府分屬所屬州縣隨地名募不拘方隅各極簡選精銳可致仍令已募之兵年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聽其方募而待用者年二十以上則收限十年而除其籍如是則方始募之日上已明示其聚散之權至投竣而汰之則無怨且使民心知其不出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計必願後不至叫呼無賴而自棄其子身邊塞民得吏代而為兵得復還而為



民此蘇軾募兵之議可通于今日也而要之中原之長  
技有專在浙者臣又有以為遠募之兵各須資遣道  
路遠遠勞費倍多始發有征行之難事久有逃亡之患  
今之遠薊山陝等古稱用武之地村落百姓嘗習于戰  
閩識敵淺深愛護鄉里即不待驅使猶願自備衣糧共  
相保聚若令募立可成軍昔成化中北虜毛里孩運寇  
延綏先臣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邊民多驍  
勇與胡虜狎敢戰奏請點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伍號  
為土兵得兵五千餘人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訓練  
聽調而延兵盛強虜遂不敢灣弓內向此在延綏一鎮行

之已有明效若使九邊在在練習土著撫以恩原民必  
歡欣踴躍願出死力又安在其不如浙兵也夫惟土兵  
以漸而多則民兵以漸省而無用民兵可以無用則烏  
兵可以息肩而為農休養生息數十年之後戶口可  
充征賦可繕庶乎其猶有支也臣不自揣越分僭言自  
知無所逃刑然竊念漢龔遂之治渤海也令民去刀  
劍而買牛犢毅然收富庶之效臣今之治義烏也聽民  
輟鋤耰而佩刀劍噐然喪樂生之心則豈惟有負  
皇上今日所以課責群吏之意而尸緣苟安于旦夕使  
人寔謂臣傳舍其邑而秦越其民也則臣亦無以下謝

諸父老矣伏乞 皇上憐臣犬馬微誠俯垂採擇勅部  
查議從長計處以拯一方之倒懸宗社幸甚生靈幸  
甚奉 聖旨兵部知道而大司馬以時方用兵不報  
二十三年東征兵卒以徵賞鼓譟至移兵潛剿不分玉石  
無辜駢首就戮者數千人其慘益不可勝言矣

### 編戶書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後均事役均在  
民數周故民數者為國之本而庶事之所自出也周禮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上齒以上皆書于版歲登其下  
死生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

王拜受之登于王府如此其重也聞之治古之世民各  
安其居樂其業車馬不疲罷于道路萬民不失命于寇  
戎豪傑不著名于圖書不立功于盤盂六十以上上所  
養也十五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上所疆也則民數  
之蕃庶滋殖豈非其累世所休養致然哉逮至漢唐叔  
李菑害生而兵凶作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戶版之  
紀綱同輯上斷之條約不明富人多丁者為官役釋老  
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逃為浮人而土著益寡則其弊  
不在官而在民長吏以增戶闢稅為課績而各招浮蕩  
析寔戶張虛數以邀譽諸死從闕稅者抑配于土著而

土著益困則其弊不在民而在官自昔歎之矣而今之弊則不在民不在官而在邊徼今邊與邑爭民之走集如市如極敝已記曰凡民自七尺屬之三官農攻農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吾未見奪之以兵事而使聚者也我 國家令民以戶口自寔洪武十四年始頒冊式于郡縣軍民人匠等戶各以本業占籍男子始生登其民于籍曰不成丁十六歲曰成丁丁成而後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十年乃大計生齒老幼存亡而更籍之冊成以解京餘司府縣各存其一凡百差科悉由此出無復前代紛更之擾然洪武間民甫脫湯

火而就祗席按烏籍八戶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二丁口十四萬三千九百三十三歷成弘以來休養生息戶口固宜月積歲滋乃今版籍所載戶不及二萬口不滿八萬頃猶減于國初時也然則登耗之故可知已自嘉靖兵興徵書旁午民之揭家而往者由兩畿以及邊徼萬地不有泉而聚烏不下萬指戶殘于奔竄口弊于殺傷則又有何怪乎其愈損于昔也迨萬曆二十年輪值大造各里報丁填圖而縣尋陞遷未及清覈存亡虛寔之數遂致里有貽累不堪者為訟諸藩司下其牒于縣于是二十三年知縣周士英覆加詳審除虛加無未丁三

百五十四丁增有未丁四十八丁通共寔在人丁一萬  
四千六百五十二丁蓋據丁產為宗所豁除者多蓋既弱  
下戶逃亡物故之流而量于有糧人戶酌增數丁以補  
其闕是亦割此益彼補偏救弊之權也然因是而深嘆  
慨縣之弊大都患在不均夫寬狹磽腴不同鄉而同役貧  
富有不同貲而同征奔亡僑徙不同土而同隸強弱  
眾寡不同值而同派丁多家給者以眾輸加輕丁少家寡  
者以力卑加重又版籍漫漶里胥蠹緣為奸多巧避夫  
寔豪右售賕轉相蔽匿貧弱抑勒輒科差報而里之  
豪有力者藉口差徭名目即又更賦之十甲十甲多卑

下戶易虐使往、陽浮科歛之所出有倍于所徵者強  
者吞食饕餮弱者推肌剝髓相推于逃亡死徙而民益  
感然則長民者將任其若存若亡而不為之籍耶則非  
國家之制也將一一計而籍之而增闕戶稅耶則又非生  
民之道也計莫若與時推移每及攢造之年視耗損益  
均劑之而倣兵文莊丁田相配之法以田一頃配人一丁  
當一夫差後田為母人為子、隨母而益損所籍即  
豪有力數溢于額輒裒之口即蠲弱下戶額不及數  
仍減筭即戶歲滋足成賦不積其羨即未浮則例槩  
攤減不為加科常使民寡征求之擾而優其力國有

民人之寔而無其名是謂不齊中之齊而公私兩便之術或不出此若必科名數而盡籍之冊將戶未必增而民先告厲孰與夫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後之籍民者毋寧使人謂令寔生我而謂令浚我以生乎

### 田賦書

我國家稽古定制即田而稅其每歲取民者有夏稅有秋糧有益米有額辦有坐辦有銀力差軍國重需及職員供餽一縷一粒悉財度畫一著為令是時干戈甫定列屯聚食者奚翅十萬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其為民澤惠至溥也歷二百禩于茲財賦灌輸天下度田非

益寡而租稅非日減也長吏引鍛持籌邑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而國計凜々憂不足于上民墜田發草善治之畝數益而食不能入二鬴者猶衆也則患生于上溢而下則漏溢則物力必屈物力屈則民貧民貧則奸邪生而扞文網逃國稅之私紛々起矣烏廣輸方百四十里畸提封萬頃居民臚列而基置大都墾田什居伍山澤園陵畜牧什居三陸地燒墉什居三野多坡坡土雜沙石不皆可田而又數苦旱潦望歲于天者多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非他有技巧能以搏精搏生也嘗考國初官民田土八千七百四十一頃夏稅麥二千一百一

十七石有奇秋糧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五斗有奇  
宣成以後減科米一千三百七十七石隆慶二年裁定  
夏稅仍舊額秋糧二萬一千二百石八斗有奇其賦法  
夏稅石征銀二錢五分秋糧官米石征銀二錢五分有  
奇民米本折色石徵銀或五錢七錢有奇總之稅糧每  
歲共征銀一萬二千四百一十四兩五錢有奇田三等  
田官田田僧田曰民田官田有抄沒學院義庄諸名目  
賦最重而免其差僧田屬之寺觀半占于民而賦稍重  
餘盡為民田而等賦各以其地宜為差具如期征輸初  
夏稅秋糧之入區設糧長收解已豪石力能為細民輕

重得陽浮科歛之輾轉為貿易久之課不上而蕩者將  
國稅為滄浪事覺至買田宅質妻子累親戚倍償墮身  
滅世于是編里甲為差次分上中下三等從公僉充以  
均其力又其後諸名里甲值役者公私費鉅不貲給不  
能一二而共者十百中人之家大率破而歷朝釐正  
更創則十段錦一條鞭之法行而民咸稱便矣夫十段  
錦之行也自嘉靖四十四年始也其法每年算該銀力  
差各若干總計十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苗  
二甲用不足則提二甲補之十年輪次編僉而徭役解  
費于是乎給其極也多為市猾所攬收至解戶有分毫

不沾惠者而差解亦病一條鞭之行也自隆慶四年始也其法通計每歲夏稅秋糧在亩起運額若干里甲銀力徭差諸費額若干照數編次開載各戶田帖立限征收其往年編某為某後某為戶頭貼後者盡行查革若起運完輸若謂後錢皆官府自支撥勢不得復所贏于民固便然議者猶以為旦旦而號之農民無終歲之樂戶戶而比之縣官有敲朴之煩甚至事有不得已或借私以補公勢有不容緩或移甲以紓乙其弊曷可勝數也雖然齊民狙子所習中士溺于所聞自條鞭行而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催促其輸遞年分其辨細戶上其

供上下相安蓋已一成不可變矣吾獨怪夫法久民玩奸偽萌起一切欺罔以負國課者比：是也方洪武十九年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多不以寔自占往：以田飛灑詭寄昏賴推諉遣國子生臨縣將各鄉田土一一經量編畫魚鱗圖以記之自歲久後冊漸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得買賣糧得過都圖推收虛偽弊叢如蝟詰訐日滋至嘉靖間而極萬曆初我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于是知縣范雋履畝清丈以等則既多而里胥得上下其手莫可方物乃繞縣之田分為八鄉以一法槩量之稍別科則民田重者畝

不及四升而輕者終三升有奇是時法嚴令具人習步  
筭而賦均民間虛糧賠累之弊盡汰獨其高田与水田  
同則如同明等鄉被害猶寡永祈二鄉高居八九水才  
十一而以崎嶇峽角之田輸陸海沃野之賦有罄田之  
出而終歲不足糊口者則民且欲脫屣去之矣又國家  
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計租之人大約半稅之官額  
外之征稅歲倍諸不暇論即如加派田畝初上每畝稅三分  
之一計增兵餉三千兩有奇及倭平而此賦不為蠲除  
著為定額萬曆二十年有烏夷之亂復募兵防守而披  
戈占籍之徒率衣食縣官莫能級則又復議派兵餉

田地山每畝加銀一厘五毫已二十一年每畝又加一  
厘五毫通筭總加三厘共增兵餉銀二千五百四十七  
兩有奇沿至二十四年奉 撫院劉沈况兵減除餉銀  
六百八十五兩六錢有奇然總之自嘉靖至今餉銀猶派征  
四十八百六十三兩七錢有奇而民困未盡甦也夫教  
口之家一人蹶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潦旱災害之患  
而征賦兵革之煩費頻歲無休時故富者鮮什百人之  
年而貧者多不廢本之事逃絕桑業者徃而是而里  
魁夙搦舞文作奸窟穴蠶食其中至不可殫詩諸如故



老巧傳魚鱗圖及賦役冊業已化為烏有而姦利萬狀  
有巧曆巧不能得而况其凡乎試舉其積弊言之有田  
之家患若賦重賄啗奸書將米糧歲酒合勺于百戶之  
內積合勺成斗積斗成石漸以消豁而被酒  
者竟莫知巧從來而歲為之賠償名曰飛酒又患田併  
戶則米多米多則差後益重則分析其田或詭之親隣  
或詭之佃僕僕又或為之寄庄而彼此規避以幸脫重役  
名曰花詭又家自為戶糧差業該承領而故以其米苗  
掛于糧戶常祠籍口衆共不落戶眼終歲昏賴名曰虛  
懸又有地無立錫而戶內虛未有田連阡陌而籍無擔

石之儲者有賣戶不過割及過割一二而代為色納者  
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而影射脫漏者  
在冊為紙上之桑在戶皆空中之勢以致派糧編差無  
所歸着豪猾欺隱貧弱賠賅而民愈益窮戶口消耗逃  
亡多有黠者籍逋逃為推委而糧愈益虛自非綜核清  
查一大振刷則又何以處其後哉是故嘗為之說曰今  
之官不勝其煩而民不勝其擾者則欲救之混淆不為  
清也冊籍之脫略不為覈也推收之禁亂不為禁也王  
制十年一大造今開載事產厚薄按籍科征而輓近直  
循故事以虛文應耳即所號為定征亦大率襲祖名

甚且連二姓以朋充耳而民間田糧又歲一收除迄無定輒以致冊籍紛更里胥因之恣奸飛洒增減作意出入若繭絲牛毛莫得而窮竟其端緒有自來矣昔丘文莊著論欲令縣冊詳于司府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田土必須開其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俾官民有所稽考質證不至混而無別今莫若倣而行之督令里書查算都畜事產各歸子戶脩造的名登之征冊先將田地山塘每畝該米該麥該銀催科則先列于首以以縣額而至鄉額都額畝額甲額俱明註丁田銀米優免定征數目序列于次至于花戶遂名之下則詳開田若干地若

干山若干該征米若干銀若干附列于後圖畝而總于都一摠而會于鄉一會而完于縣務期摠撮相符不得合勾舛謬每冊造二副印鈐一存縣一發該畜各甲收執照數征輸然里胥必且以為花戶滋多收除不一而有託煩擾為口舌者今謂當冊成之日仍宜酌定五畝一次推收著定為例其每歲田有買賣或價以杜絕令賣契之外另書推米付約一紙赴官稅印收執照以杜復詐錢糧即令得業人稟白代納直至輪年方許推收有故違者書後生贓究罪自後每年照額科征以省臨其查筭如是則以一審之會造而貽累年之侵利何憚而

不為此夫畝數辦則人有定輸矣花戶詳則糧無昏賴  
矣推收定則籍無窟奸矣縱糞竇未必能悉除而由此  
以漸推之奸狀可窮而竟也嗚呼樹木者憂其蠹壅苗  
者除其蟲牧民者不可不熟察此論也

永康縣

役之別有坊里長有糧長有均徭有驛傳有民壯  
本非役而人以役視之者有老人

坊里長在周為鄉遂之職初不以為役也漢承秦置亭  
長或送徒或畜馬皆得使焉則漸近于役矣唐及宋初  
皆置里正南渡後為保正長按唐書睿宗時御史韓琬  
言往者里正每一員缺充者輒數十人近年差人以充  
猶致亡逸其卒儕于役而人畏其難則唐中葉以後事  
也宋初為差役熙寧為役催元祐復差為役崇寧又為  
催役其後民間之好義者憫役之難又相率為義役終

宋之世公爭于朝私講于野以為一大議論而斯民之  
畏役者其困卒莫之少紓也夫既以為役矣乃無籍定  
不易之次但隨時差充則勞逸踈數將有倍蓰不齊者  
民惡得無偏困哉催役聚衆人之財以募一縣之役若  
可無偏困之累然徒得浮浪之人充之古人所以制鄉  
遂之意蓋蕩然無復存矣至于義役民則義矣將何以  
處司役者乎元以五十戶為一社置社長一人鄉置里  
正一人主首一人嘗觀黃文獻公所撰鄞縣義役記其  
制亦猶夫宋而已 今制每年里役其長一人籍定其  
次十年而編其後期之先後無得私焉驗其丁糧之多

寡以為任役之輕重其役費之子奪無得而私焉其籍  
每十年後編一更造人有生止則登下之田有賣買則  
推割之其長不任役則選同甲與比甲之次丁糧足任  
者代之戶有逃絕者必補其數此法行而差役僱役義  
役諸紛紜之議皆可以無講矣但其役之設也今以承  
勾攝督催征而已後乃凡百科歛皆在焉嘉靖四十五  
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加惠里甲振刷夙弊凡公用支  
應夫馬等項俱酌定其數一例編銀征之于民而用之  
于官

糧長即漢之嗇夫與宋之戶長也

今制每區設正糧

長一人副二人每區歲輸一人赴京閱給勘合親聽  
勅諭歸乃下鄉催辦稅糧完納填寫勘合送縣奏繳北  
京既建仍歲降勘合南京戶部開繳如初蓋責慎之意  
其重如此歲久消乏有司乃權令衆戶朋充今且有十  
人而朋其一者矣近乃舉而革之革之誠是也如高  
皇帝之約束何有志于奉國恤民者尚無廢畫一哉  
均徭自糧里正役之外凡諸執役于官者通曰均徭即  
周禮所謂服公事者是也均徭非役名乃所以制役之  
意蓋自昔之議役者其制莫善于此矣按宋史其役有  
衙前即今之解戶庫斗有承符手力散從官即今之皂

隸弓兵舊志熙寧僱役歲收免役錢九千八百貫有零  
非盡為役費也祿官吏備水旱皆取足于寬剩錢之數  
故其取之多如是諸賢所以亟爭之也元之役有祇候  
禁子有弓兵有站夫有鋪兵與今制亦畧相出入其  
所以為役之法莫得而詳今制凡雜役皆點差而以  
上中下三等定其輕重蓋有司得隨事專制非若里甲  
有一定之役次是以放富差貧邪移作弊之戒于律令  
每丁寧焉弘治元年始定均徭之制其制照里甲定籍  
年役一甲以五年與里甲互役推驗一縣之丁糧配諸  
當役之數通融而審編之凡役期之先後役直之輕重

有司者皆莫得而高下焉此誠所謂均徭者矣且兼宋人差徭二法分為銀力二差銀差者征銀入官以充僱直而免其役即熙寧免役法也力差但準銀以定差而不征銀聽其身自執役或倩人代役即元祐差役法也其參酌事理曲盡人情又如此近或有非役而因事征銀者亦附焉豈有取于宋人寬剩錢之類與

驛傳即元之站天也自漢以來驛傳之馬皆官置之站夫之名始見于元蓋自此遂為民役矣 國初驛站之役皆點充所謂丁僉也其後漸之通驗田糧朋補之所謂糧僉也縣額遠方馬七匹本縣華溪驛馬五匹驛三

頭驢五頭運夫三十五名諸役之中其最重難無如遠方馬頭者矣於是議者定為免役征銀之例而患始除近又通計一縣民糧之數配以所須馬價等銀計米征之成隨稅糧征完解府以候遠近諸驛之關領者給焉

民壯古者鄉遂之民居則為農出則為兵農雖兼兵之役而未嘗別出養兵之費亦庶幾乎勞而不費者也後世為兵者既立屯坐食資農以為養及兵之不足又集農以充兵之役馬亦異乎古矣宋河北有弓箭手陝西有義勇或給田以募之或免役以集之猶未戶使之為

兵也自熙寧中王安石創行深甲之法而民始有戶兵之累民壯之後亦頗類此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時操練用以征戰事平還復為民此民壯之權輿也然其所立止要害須兵之處所簡亦止武勇任兵之人而已曷嘗通行都邑戶使之為兵哉大平之後旋已罷矣正統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今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事定仍復為民壯之名始于此其費視稅糧居其什一後乃老羸殘疾皆皆竄名以苟衣食不過以充候人之役而已老人即漢之三老掌教化者也洪武中今天下州縣里

設老人一名以耆年有德者充之置申明亭頒教民榜凡民間細事俱聽直亭老人會眾剖斷有不服者乃經有司其赴京奏事稱 旨者即授以官任亦重矣後因所在非人有司槩輕遇之于是耆年有德者多避不肯為而其衆為而不辭舉皆人役也是豈 太祖設立老人以助宣教化之初意哉

風俗邑之弊俗所亟宜更者有八曰淹女曰火葬前已具文曰健訟民間少失意則訟之則務求勝既無寃矣不勝必翻訟之所爭之端甚微而技蔓相牽為訟者累十數事不止每赴訴會城人持教詞于巡院則日豪強

于盜院則曰與販于戎院則曰理汶于藩司則曰侵敗  
臬司則曰人命強盜于水利道則曰淤塞隨所在徧投  
之惟覲准理即涉虛生誣不恤而彼訟者且破家矣曰起  
滅民之陰鷲而黠者上不能通經學下不肯安田畝以  
其聰明試于刀筆埋軀為重飾無為有一被籠絡牢不  
可出凡健訟者之為害皆此輩及之也人有指斥其惡  
者即以他詞中之即有司且有拘制上下莫之誰何者  
矣曰扛幫城中歇保戶與訟家為地者每偏相佐佑曲  
為陳稟以亂是非或伺而遮之俾其情不獲上達稍與  
抗則結眾歐辰之使負屈而去故人家有訟必重賄歇

保之桀黠者以為羽翼蓋未至于庭而所費固已不貲  
此貧弱所以受重困也曰攬納浮浪無籍之人代當糧  
里而色收之營黠收頭而侵剋之求田問舍娶婦嫁女  
或以耗諸聲妓之娛罔顧後患一遇追併多方詭避及  
發覺則諸宗族親戚鄰里及素所拂意之人令其賠償  
或牽連數十人又弗克完則有司官吏或併受課殿之  
罰公利益交病焉曰聚集民健而不知法者遇有爭競  
則逞兇聚眾多或百人少亦不下十數人鳴鑼持杖交  
相擊閉不惟大獄緣之而起而習亂之風不可長也曰  
投兵自海孺告警金華之民彘緣募兵僥倖為把總者



往之富累萬金貴登高品初無汗馬之勞冒膺勝敵之賞以致力田之民賣牛犢鑄刀劍以應招募者所在成群始自義烏連及東陽今且浸淫而至于永康矣以今則坐失耕稼之夫以後則釀成盜劫之患其為害不淺也陰符經曰火生于水禍發必尅奸生于國時至必潰易曰渙其群元吉此正識微慮遠之君子所當渙之以元吉之治勿使其時至而潰者也塞涓涓以杜江河之流伐毫厘以省斧斤之用其在于茲乎然揀弊之術豈有他哉照之以明斷之以公操之以信果如當其罪必懲罔宥則一舉而民志定民俗變矣

衢州府

防礦兵

嘉靖四十五年設兵三總共一千六百二十三員名匹內一總支徽州協濟兵餉俱屯棟府城訓練嗣後地方稍寧減兵一總免支徽餉定存官兵二總名為前左二營其營兵一總聽守脩營領一總于所屬指揮千百戶中選堪用一員領之聽守脩節制萬曆十九年間因夷情重大添設威遠營官兵一總計五百七員名聽守脩訓練萬曆二十年七月分發二哨調征寧夏仍存三哨與防礦官府併左右為二營每營復為五哨共計官兵

君國禾廩書 卷八十一  
一千九十員名匹萬歷二十四年八月內奉文挑選每  
營復併四哨并中軍員役共計八百八十二員名匹續  
又奉文減去右營醫生將左營醫生隸之寔存官兵八  
百八十一員名匹每年兵糧俱繫本府給發

開化縣

開採

萬歷二十六年礦稅事起有謂開化六都大尖塢八都  
烏哨塢及四都三處礦洞可開者時採礦曹內監委官  
馬忠挾諸商至縣起工先控大尖塢開兩月採礦砂四  
千斤約百斤烹銀一兩不償所費于時邑候劉文孫防  
範周詳奸徒斂戢及內監親臨候不激不隨調停上下  
然礦利既目擊烏有又不肯空返侯不得已議將雲霧  
山官木名拚得四百金抵克礦價內監既去礦洞仍封  
苛斂不行民不知後地方晏然仁侯之力也後三十年

而有議採不雲霧之事

雲霧山者邑官宋氏山也僻在二十四都界德興延袤頗廣而中阻深嘉靖間吾氏與宋構訟吾黠甚揚言此山菽盜為不軌以聳當道而傾宋勘者至則植幟舉煙以惑之宋宦長者不與爭入此山于官而訟遂息官為令每五年一焚林菁迨萬歷中劉邑侯有拊木抵礦之議土人李辛戒等納價四百拊之蓋宋氏所遺盡于此番矣不知何故山名四馳奸徒垂涎天啟初有聳兩臺願自脩工本採木助遠餉者事下本色已而竿犢紛至皆大力者主之王侯家彥曰此非躬勘無以塞饒口遂深

入其阻據寔申報邑人亦始知此山之寔無木也然奸徒意木已竟走京師適大工興旁搜利孔言路霍掌科遂有擴其說以聞者甚謂山方千里木可棟明堂地可與七 旨既下浙上下愕然利害叵測邑巨姓及隣山居民洵！將逃走而但侯宗臯方下車毅然身任之亟徃勘如王侯言則陳七不可一不必侃！爭之未幾道尊孫枝芳郡尊舒崇功覆勘知侯議不可奪遂詳撫臺請疏請羅採當是時璫銳意黃山之役以為雲霧即黃友別于是浙縉紳在京者合疏稱雲霧屬浙與黃山了不相于因以伸臺之言竟得 旨報罷第嚴居民竊取

之禁

金山嶺巡簡司在縣北六十里因六都八都礦洞地方  
遭慶州礦賊竊發特設防警于此近來礦雖久閉而嶽  
巖之界多盜巡簡遂住馬金鎮以仗彈壓巡緝第當以  
禦暴為功勿以處置為利則官與地宜矣

華埠兵營在縣南三十里隆慶間二十七八并都屢被  
流寇劫掠因設營于此把總一員哨官五員每哨管兵  
百名以時操陳各處巡哨寇盜斂跡兵民相安後兵經  
調發遂不復設正本府兵二十名每季更番戍防葉溪  
嶺蓋開常玉之交寇盜出沒地也近年盜屢發長峯地

方邑侯但建議華埠與葉溪嶺相去十五里華埠一大  
村落人煙輳集無所用兵惟葉溪嶺最為孤寂山北界  
德興玉山之南即門化常山四縣隔界足音罕至宜行  
旅往々白晝被劫而葉溪為孤峰絕頂以二十人而終  
日枯生一窮山四嶺無鄰其勢必不能持久今本縣親  
履其地再四籌度與其虛設此哨有防護之名無防護  
之實政不如移守石門於防守最為喫緊蓋石門為常  
山要地而長峰一帶逼近石門其中窮源僻塢層岫疊  
嶂本人跡不到而寔盜賊出沒之區其緣崖而上即為  
葉溪嶺以故大盜每暗伏叢薄欺行客之不見一列前

君臣才勇書 卷之十一  
即擄劫而去往過葉溪莫可踪跡是守長峰正守葉溪  
之扼要也雖長峰為無人之境而與石門雞犬相聞合  
將守葉溪兵移守長峰而即以石門為歇場晝則分班  
巡哨夜而團聚石門長峰無人家蓄惟木柴棘最深尤  
易藏垢納污伏乞牌行常山縣每年秋冬放火盡焚其  
林庶盜賊無埋身之所而望風巡哨者亦易于瞭視不  
復再有豺狼當道之苦矣遂移戍塢口  
白石寨在縣西六十里二十五都每遇盜賊竄發男婦  
登此寨避之賊不敢近

安吉州

論曰茗水發源天目泚泉湊澗衍迤四境而豐邑居其  
上游即旱澇稍易為備惟吉山盤地蹙其勢仰之故不  
能瀦貯受僅裏外二溪而復轄于梅溪其通隘之故不  
易泄考其初西畝諸湖小山諸塘間用導川畜澗以供  
灌溉而分衆流今二溪既沙石善淤塞又旁綠竹樹為  
梗而湖塘業已半為桑田益隘且仰故往之雨暴至輒  
壞良崩割少曠遂成焦土如是而望歲無凶歉民不耗  
病難矣議者謂水道亡策獨湖塘故蹟壅者浚之廢者  
復之梗者除之庶幾鍾洩之上計乃或以工力繁浩且

奪民成業為虞昔李冰鑿離堆史起決漳水豈其不捐一  
鏹不破一塍而古今以為偉績顧利害小大經理方畧  
何如耳苟不惟民患是圖拘文牽俗猥曰毋動為優不  
已過乎乃近時復有沿溪收利之稅是以尺寸遷徙靡  
常之地而加恒賦以重困吾民益非法矣



郡國利病書卷之八十八

聯蘓松常鎮并浙之嘉湖杭嚴八府屬一督撫以保江南心腹議

今西北盡戎馬之場矣識者謂江南 豐芑必常鞏固以備 巡幸且財賦所自出也然其腹心則在蘓松常鎮杭嘉湖七府之地以形勢言之北則長江天塹南則錢塘襟帶東則大海注西則萬山屏蔽真山川大險以衛此神輦乃以地本一區屬分直省臂指不應吭腹不通莫若合七府屬一督撫駐劄鎮江巡歷蘓杭改吳淞副將為大將改海鹽叅將為副將設鎮江京口一副將

如常山之蛇以鎮江為首蘇州為腹杭州為尾湖州帶  
 山松江負海為左右翼常嘉為喉皖腸胃諸經絡嚴州  
 雖稍窳遠然地連杭界高踞山巔杭蔽錢塘不可他屬  
 以之為足然後可以扼險守要而南都之左馮翊以固  
 不然自蘓松常與杭嘉湖接境諸地既無山海之阻又  
 無閉隘可塞劃然中斷譬之人身恰至腰膂分為兩截  
 其何能生今試言其邊腹水陸之不可分者有八江海  
 入口處北自鎮江京口南盡杭州錢塘江之鼈子門自  
 京口鎮而上下為常州之孟河把營江陰之黃田港把營  
 道水為蘓州常熟縣之福山港把營係江海接界遠過  
 陸營

嘉定縣之吳淞鎮大海鎮各營把為太倉州兵之

劉家河陸把為松江上海縣之黃浦口兵滌缺口見海防

塘再至金山水無陸把而直隸之兵防已盡過此為

浙江之乍浦港軍所海鹽港將鼈子門將而大海

從鼈子門而入錢塘江直抵杭城下上溯嚴州以上諸

山溪灘千里之間累若貫珠此沿邊水路之不可分者

一太湖浩蕩廣八百里在蘓州之西常州之南湖州之

北所屬縣有長洲吳縣吳江蘓武進無錫宜興常烏程

歸安長興德清湖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二平

望江吳蕩湖濫溪等處為蘇嘉湖三府之咽喉所跨縣



有吳江歸安烏程嘉興秀水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三潮天獨墅澱山沈湖泖湖等處為嘉蕪松嘉三府之間道海艇可入所跨縣有長洲崑山益華亭青浦松嘉善海鹽秀水嘉興嘉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四運湖如帶長亘八百里自杭之北新閔至鎮之京口歷杭嘉蕪常鎮五府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五海塘長亘五百里自杭之鼈子門築起至松之黃浦口塘岸高濶如城一騎可到中間設立寶山所軍所海鹽上浙境諸衛所營寨設

營把境以乍浦軍海鹽上浙境諸衛所營寨設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所陸路官把南匯所軍選柘林陸路官金山水陸

金山海鹽兩叅將以彈壓之而金山以上屬直乍浦以下屬浙彼此不知堅瑕莫辨此沿海陸路之不可分者六宜興以上即至溧陽應東壩直接蕪湖若從蕪湖過埧竟入常州內地稍南爰便從廣德入湖州之長興縣宜興長興二縣對峙所當聯絡陸兵固守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七官塘延亘如運河之界可以馬步並達中無險要可斷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八有此八不可分又有三大害一曰吳耕浙販浙之米價每溢于吳浙商船艫晝夜不絕居民之射利者又樂與之以致吳民常苦飢而浙商倍獲利自用兵以來江廣之米漸

以難致全賴此本地之粟而秋成之後搬運一空吳人不能越境而戢諸商此其為害者一。曰吳盜浙窩嘉湖之間湖蕩寥濶爰有巨憝庇匿奸盜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吳而逃庇于浙官兵互相推諉文移莫可勾攝此其為害者二。曰吳鹽浙權蘓松沿海亦有鹽灶而不設運司分隸于浙夫鹽產于吳而稅歸于浙當此兵與之際獨不可以佐吳力乎况乎私鹽出沒亦不能行其清覈此其為害者三夫直隸四府皆衛江海浙之四府惟杭嘉臨海我蘓松四郡既出兵力以衛浙而浙反以累其平時尚然若一旦有事必至此堅彼瑕此備彼隙

一處潰防則在、無用故以八府合屬一撫以繞三鎮而杭嘉四府亦宜設處兵餉以佐協守則地勢既專地利亦盡此保江南之急着也其浙撫則移駐浙東紹興以保障寧紹溫台處金衢七府以為江南尻脊外蔽可耳蓋浙海要衝皆在浙東若寧波之定海閩以及台溫南北洋諸境并溫處萬山如天台台雁蕩溫括蒼處四明寧四大山亦皆在浙東浙撫允宜坐駐紹興以控制外海并攝諸山伏莽之寇此不易之定論也

永嘉縣

沿江有三州西州蒲州任州

入江有十三浦上戍浦竹浦柰浦甌浦西郭浦外沙浦  
朱村浦黃石浦白沙浦梅嶼浦礁頭浦河田浦象浦  
通江有四港安溪港菰溪港荆溪港柘溪港

甌海一名蜃海去郡東六十里江流東至盤石亭村會  
于海洋茫無際涯是謂甌海自亭村而南積沙成城以  
捍海潮勢沿海皆沙塗亭民取鹹潮漑沙醃鹵煮鹽

甌海之長潮至西白沙接安溪由江南岸見自北門慈

迎恩門西郭過吳崎奈浦崎頭岩門竹浦墩頭山林頭  
吳渡上戍浦口江南張岩外村西洲峰頭鮫溪秦溪至



菱洋渡抵青田縣界由北岸則自羅浮河由倪塗馬鼻  
 巖頭梅畝鴉籠嶼小荆溪港口白上菰溪港口凌福  
 白沙菱洋至安界北至潮際接柵溪入柵溪港潮至朝  
 港亦抵青田縣界界北至潮際接柵溪入柵溪港潮至朝  
 際退潮東去北至館頭抵樂清縣界南次樂港次崎頭  
 南北行謂之轉崎北至青田  
 將門而永嘉之海境盡矣

瑞安縣

安陽江在縣南 門外 舊名安固江吳時名羅陽江唐時名瑞

安江又名飛雲渡江之源有二其一自建寧政和縣界

洪莒江之水會至三坑之水轉至陶山南口為小溪二溪宛

嶺至屹溪而三坑之水轉至陶山南口為小溪二溪宛

轉合流而入于江凡數百里焉其夾江其長潮西上下

抵三港一抵陶山港潮際其退潮江口東接洋嶼入海

次橫河南次俞林抵平陽縣境由江南岸則自雙門外

安界由江北岸別自羅浮華樂柵溪港強

平陽縣

橫陽江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一港入順溪分源東流合睦

村周與入東南流合橫口三橋出運口江一港自梅溪

出匯梅浦一港自闕嶠諸山澗谷出松上平水一港自

宋蘭洋今東南源出燥溪而止

海在縣東二十五里北自瑞安縣界榆木浦起徑斗門

山口自山口南徑江口小茹南監和溪蓋亭抵大奧王

孫蒲門自蒲門抵墮項嶺俞山自俞山抵福寧縣烽火

寨止橫亘三百餘里

沿濟巡檢司一十處管烽墩九十三所

館頭巡簡司管撥白沙山南岸山三岫山岫頭山黃華山洋田山盤岫山田粵山館頭山茅竹山下關山上關山瞿岫山

中界山巡檢司管撥楓葉山東白山密辣山黃家山殊磊山川石山大奧山長沙山沙下山沙匯山洛灣山北監巡檢司管撥芝門山茗坑山烏岩山蘇家岡後輻山西門山湖頭山礮頭山前山化山下山頭蘆灣小鹿巡檢司管撥馬鞍山靈門山魚井山于江山了警

山三山石橋西門烏沙門亭頭東門

蒲岐巡檢司管撥岐頭山水奧山高松山南蒲山纜岫山蒲輿山梔頭山

梅頭巡檢司管撥鮑田前山錢家步前塘路巖井山白巖南岸渡頭橫河塘路鄭家庄

下村巡檢司管撥攔頭濠灣劉家山小王孫大王孫後嵯關山玄中巖下村頭

小漁野巡檢司管撥大渡山卑灣上洋山奠山鳳凰山白崎山涑盤頭半塘

江口巡檢司管撥岫門山蔡家山麥城山福金山司前

海國新編書 卷八  
塘：岸

山口巡檢司管撥白洋石刺山斗門風門塞平山烽火

山  
防禦倭寇官軍戰船于浦門小源野青奧門中界山楚  
門等處海口灣泊防備遇有警忽即便策應追捕

永嘉縣

鹽課

永嘉場在二都東鄰大海其鄉一都至五都 國初以  
瀕海故盡占籍為灶：戶一千四百正丁一千九百九  
十每大丁一貼辦小丁五額辦鹽六千七百四十五引  
三百三十五斤二兩五錢歲支二本鈔乙千三百四十  
九錠八百三十文每灶分與沙壇一畝仍官給鉄錫牢  
盤一口及山蕩採樵以資耕煎區分二十四團總催八  
十名分立八扇每扇歲一人征收課鹽貯之倉場候商  
人挾引以次照支謂之常股後因邊儲急用召商中納

越次支給謂之存積成化間御史林誠以倉鹽多耗疏  
令沿海灶鹽並輸半價始分折本二色其折色鹽三千  
一百五十三引三十一斤該銀一千二百六十一兩二  
錢三分一厘輸運司解京本色鹽三千五百九十二引  
三百斤十五兩二錢內存積四分常股六分後因商人  
支給不時而倉廩所積復有滛漏耗損之患官府必責  
其取盈提催往往破產以償不勝困累弘治間侍郎彭  
韶廉知其弊奏并征折色計銀乙千四百一十五兩三  
分解納運司給商任其到場買鹽聽掣商灶一時稱便  
嗣後鹽法漸壞優恤因加  
國初所給工本米繼易

以鈔及鈔法不行工本遂廢而又身膺二役縣有里長  
場有提催縣有甲首場有五長縣有收頭場有解戶縣  
有支應場有直日灶之興民苦樂居然可見為有司者  
顧以灶得鹽利每困苦之凡雜辦征輸悉與民埒且商  
人到場買鹽貧灶率先貸其銀而商人乘之以射利數  
月後必取倍稱之利每鹽一引視常價僅得半之用是  
日苦窘急逃亡數多而額不可減正德間當道議將灶  
戶田每五十畝准一小丁以足原額之數庶幾得通變  
之宜然舊額沙壇外有沙城攔護節年風潮衝塌沙壇  
半入于海耕辦寡資鹽不堪命邑人封通政王鉦深用

為憫惻嘉靖十三年間且奏乞照各場水鄉例將旧征折色鹽課敷之用縣并請修築沙城事下巡鹽御史楊春芳行知縣周玩會議奉按驗將折色鹽銀派通縣照田辦納灶困稍蘓至嘉靖二十七年巡鹽御史鄒懋卿因諸生張圻馮瀚等言乃就沙城旧址築以石堤保存餘沙分給各灶每丁所得視旧額不啻減半云

兵防

先是浙東設提督一員金盤名色把提一員嘉靖三十五年始改設叅將駐劄盤石衛復設欽依金把提專管水關統領兵船駐劄瑞安隆慶年間移駐寧村所其南

北要隘如黃華蒲岐石馬梅頭飛雲鎮下門等處俱設名色把提帶領水陸官兵畫地防汛每提不分水陸俱設兵五百名以募兵衛兼所選軍充之

黃華關飛雲關江口關鎮下關各設提哨官一員哨官一員黃華關屬樂清縣地方原係水寨派盤石衛官軍防守嘉靖三十一年改設提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梁灣海洋飛雲關屬瑞安縣地方原係水寨派温州衛官軍防守嘉靖三十年改設提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鳳凰海洋江口關屬平陽縣地方原係水寨嘉靖三十八年改設提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



泊洋嶼海洋 鎮下關屬平陽縣地方原係水寨談金  
御衛官軍防守弘治年間廢隆慶四年題設提哨官帶  
領民捕軍隊舵兵泊官與海洋

叅將標營左右中前後五營每營設名色把總一員哨  
官五員各領官兵一枝標營平時屯插盤石衛汛期出  
守黃華蒲岐梅頭海口專禦洋田與曹田日團一帶地  
方 左營平時屯插蒲莊二所汛期出守上魁海口專  
禦鹽浦鎮下一帶地方并哨福建流江界 右營平時  
屯插盤石汛後所汛期出守石馮海口專禦三岫鹽盤  
沙角瀆平山白沙一帶地方 中營平時屯插金御衛

汛期出守大護海口專禦石塘潼頭七溪大小漁野一  
帶地方 前營平時屯插平陽縣汛期出守仙口海口  
專禦栢城汶頭口眉右守埠陡門江萊一帶地方 後  
營平時屯插海安梅頭汛期出守前後岡海口專禦場  
橋長沙永嘉場沙村黃石浦一帶地方

珠炎營名色把總一員哨官五員領民兵一枝平時屯

插炎亭專禦珠明石坪大嶼肥漕洪嶺一帶地方

往年每大汛軍門調發標下二營前來撥守此處萬歷十九年因警息議免調發以本處民兵分布防守者賣木此營

大汛以春分二月中此陽和方深東北風盛作日本島  
夷與諸國互市或乘風剽掠可以猝至温台故防之夏

至後南風盛海水熱蛟龍起颶風作彼既難來我亦難  
哨故此時撤防小汛以十月小陽東北風與南風時或  
連作故防之冬至後海寒北風欲返故十一月撤防故  
四月漁船出洋乘掠鹽米壯男不敢深入內地九十月  
海外諸國互市者皆乘東南風之廣中香山遇船劫掠  
故小汛亦不可不防也

鎮有三關曰黃華曰江口曰飛雲而黃華懸于海外倭  
船外洋來者必徑其地故于黃華海口聯艦哨守則北  
可以扼梁灣之衝南可以扼南麂之衝分布制截寇自  
不得深入此禦倭之策莫先于防海也

又按民間田地起科征税歲供官軍月糧原平日久徒  
藉虛名以糜廩食自有倭患以來官軍一無所用于是  
酌議募兵率用土著間收義烏武義之民分撥各提大  
約共若干名又于常賦之外科派練兵銀以給兵餉視  
官軍月糧不啻倍之而督兵諸官類選民人稍知兵事  
者充為名色把總世官指揮千百戶等間一委用迄今  
四十餘年海上不無警報募兵不敢議撤而衛所官軍  
盡為虛設此東南疆圉安危至計不可不加意而振刷  
也又稽初設官軍時行伍悉充而民賦所輸計足供給  
今官軍稍耗將半而民間賦額猶然不減此其故非奸

君國才英言  
卷八  
胥侵漁即豪軍冒領近議欲查追餘糧以充運軍之需  
是豈法紀所宜哉

徽州志

胡編較記取礦之害

凡取礦先認地脉租賃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數丈遠  
或至一里礦盡又穿他穴凡入穴必禱于神或不幸而  
覆壓者有之既得礦必先烹鍊然後入爐煽者看者上  
礦者取鈎沙者煉生者而各有其任晝夜番換約四五  
十人若取礦之夫造炭之人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  
價亦重或爐既起而風路不通不可鎔冶或風路雖通  
而鎔冶不成未免重起其難如此所得不足以償所費  
也

造紙之法率十分割粗得六分淨溪漚灰盪暴之沃之  
以白為度淪灰大鑊中煮至糜爛復入淺水漚一日揀  
去烏丁黃眼又從而盪之搗札極細熟盛以布囊又于  
深溪用輓轆推盪潔淨入槽乃取羊桃藤搗細別用水  
桶浸按名曰滑水傾槽間與白皮相和攪打勻細用簾  
成張榨經宿乾于焙壁張之推刷然後截沓其為之不  
易如此

丘緒東錢湖議

東錢湖一名萬金湖故會合七十二溪之流停蓄甚泓  
而注溉三縣七鄉之河其利賴甚博也自昔畫七鄉之  
河足資三次放瀉之益雖亢暘赤地而苗不患稿稱為  
沃野至于今則菸葑不治而侵塞填壅者相尋蕪之漏  
洩無禁遇旱開放不盈半河窪者不支十日而亢者一  
不沾溉欲民之無飢不可得已是故濬湖之議在今日  
當亟講而力行之也浚治之目有八一曰固湖防夫防  
以止水所以廣儲蓄而捍潰決也今湖之為塘者八其  
尤長者則高秋塘方家塘梅湖塘也夫塘短則兩山夾

臨脉或橫亘于下其勢常固塘長則兩山不接皆客土  
所成其勢善崩非至堅原不固曩年方家塘決二十里  
之外皆為魚鼈其已事可徵已今欲浚湖使深土無所  
歸宜以所浚之土即加塘上倍濶二丈增高五尺則雖  
侵湖二丈之水而所浚之土既得所歸隄防之築又日  
以益固可永免潰決之虞矣二曰明水則夫湖水淼漫  
莫知多寡必置水則以準之然後蓄洩以時而湖水可  
常盈也自沿湖居民或侵填以為居室或樊植以為園  
林土薄勢卑湖水一盈輒掩其則至有窈減以就依者  
御史張景維嘗改正然上未能適當旧則也今必于固

隄之後準定水則使一湖之瀦恒足山河之用即沒入  
居室園林皆所不恤則所害者少而所利者衆矣况其  
地本浸湖不治其辜亦已幸矣而况可復加顧慮乎三  
曰嚴侵塞之禁侵湖之家以水為病春夏水盈輒偷啟  
諸壩而縱洩之欲湖之無涸不可得已故既立水則之  
後凡水所不及之地白借為業者必亟加量必永從重  
則起科而藉之以排花流水使尺寸不得隱則重科之  
害庶足以抵白借之利而民或者其有警心矣蓋已成  
之業不忍遽壞姑以是抑之嗣後而猶有仍前侵塞必  
重為之罪且并坐其塘長及里隣凡並湖之民皆許舉

首則厲禁之嚴庶幾民知重犯法矣四曰重漏洩之罰東錢之堰有四曰錢堰曰梅湖曰平水曰高湫皆湖之所由以為盈涸者也比來塘長堰夫皆取貧難小戶充之既不能多捐功力又不肯愛惜湖水旧閘徒設不用板築但取新茅雜沙土壅之恐其決也則減役低下不與水則相平水一踰則蕩無限止盡皆溢瀉且以捕魚為利時常偷放平時無半湖之蓄又何望其為旱乾之備哉今必取近湖富戶差點堰夫而塘長亦以士人家任之則彼當自顧惜而盜洩之患可止矣倘或仍踵前弊閘門不固土築欠高或包纜與人或巡哨不謹則

重加責罰不少寬減能無惧而知謹哉五曰去茭葑之害夫湖之所以淤塞者以茭葑葦蒲菱芡之屬滋蔓其中日久湮積而茭葑之害寔居大半自昔至今屢浚嘗浚之矣然或少除葑艸而根在復生或雜之未出湖隄而旋復委置其在今日則蕪沒益甚矣謂宜課七鄉食水利之田始令畝先出銀一分不足則增加之務令葑盡去而止而所去茭葑必募船裝載出湖直至江滸交卸差其船之大小而優給以直令細民樂于應募而絕其種之復生則民固不免于出銀之費而要之以供道使之者也雖盡七鄉之民而戶征一人助設但毋令

踰旬焉有不樂趨者哉即怨生一時而惠及百年長者宜不憚為之矣六曰公水艸之利凡湖中水藻之生可以糞田往時沿湖居民隨其居址山塲所近各出力採賣雖其利甚微然亦足以為小民之一助乃今豪貴之家依勢作威悉行標管至糞田之時重價勒民貨賣近湖之民或有取其纍裡者輒肆笞箠一償百夫僭七鄉公有之物奪小民近便之利此豈人情王法之所宜哉浚河薙葑之後當無此患但水土之性自能生化不久滋蔓則作備之後豈能免專利者之心哉此在當路者不畏強禦戾為禁心而一以公之于民則濟濟民者

庶不至于病民者七曰築隄以通道菱葑可以舟載而浚湖淤上不可以舟載今日高秋粟木等堰凡往韓嶺及上下水者皆舟于湖屢有不測欲去淤土而便行人莫如即其中徑直處取淤土而為之隄起卽家山跨楊家山攬計其長不過四百餘丈濶四丈高四之一固之以石填之以木則土有所歸湖之豬停益富而行者有陸走之便甚大利也或者以買石固隄費當不貲不知湖心之土欲以力致他所其費固何如也以此買彼寧為失計哉若梅湖與大湖之間旧有一堤宜亦增高倍廣以去兩涯下之淤斯可矣八曰因土以成山夫湖之

淺渟可浚也而間有不可浚者何也溪澗沙土隨橫潦而出壅塞浮漲幾與隄平豪貴之家遂僭為田邊湖小民率行佃種如近年下水湖口之為者此廢湖之漸甚不可不慮也蓋既耕為田其勢苦窪必洩水以便業洩則灘漲皆出效尤而耕之者踵至矣如此不已欲湖無廢不可得矣然漲土積高不可以頃畝籌筭必欲盡出于湖之外即千百之家誰能畢之不如因高成丘隨其所在聚為山阜旁樹榆柳使不為波濤所啗如方家湖塘之下有河一帶非舟楫所通即以傍近淤土填之既而成田官賣以充淘湖之費又其地近山谷者即隨高

低大小聚而埋之則淤土可以盡去而蓄水必多七鄉灌溉之利萬世當歌誦之矣或曰子之議則得矣其如工費鉅萬民不能堪何哉曰昔人有言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少西門豹為十二渠民頗煩苦之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以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今父老子弟思我言也其後渠成民卒利之數百年後猶頌其功不衰況今民失湖利教苦旱灾思欲浚治久矣因而率作之是為所欲與聚將并患苦而無之矣何不堪之有哉今觀唐之陸南金宋之李夷庚凡浚湖有成績者皆祠之不忘蓋可知矣何獨至于今



而疑之乎

婺星所舍辨

封域分星妖祥之說見于保章氏多矣然而謂婺郡為  
婺星所舍者其說則甚長不可以不辨竊考星紀周天  
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  
分此天之圍數也夫圍數三則徑一實得十六萬二千  
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此天之徑數  
也至于二十八宿度數每一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  
四步六寸四分有奇則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正合周天之數明矣若以周天之數限于十六餘萬里  
之內自昔帝王而下闢地之最廣者無如秦始皇漢武

帝唐太宗計其四封之境亦不過二萬餘里此外為里者猶十四有餘萬今星家論著星宿所入度數止以角亢氏為鄭分一曰韓房心為宋分尾箕為燕分斗為吳分牛女為越分虛危為齊分室壁為衛分奎婁為魯分胃昂畢為趙分觜參為魏分井鬼為秦分柳星張為周分翼軫為楚分各以地域二萬里計之不過得星之一十五度耳而乃以三百六十五度盡入于二萬里之內其理果何謂乎此外十四餘萬里或大海或廣漠四夷及百蠻在其間者星宿或無所隸屬焉此其可疑者一也又况尾箕為東方之宿而乃主北方之燕危虛為北方之宿而乃主東方之齊奎婁在西方而東主魯井鬼在西方之宿而乃主東方之齊奎婁在西方而東主魯井鬼在南方而西主秦畢昂正西而北主乎趙角亢正東而中主乎鄭以至吳越居東南乃屬北方斗牛女之分宋與衛隣乃屬東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陽既以為南方七星張之次而班固復以子為周趙在河北既以為西方昂畢之次而班固復以寅為趙則東西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據是星之與土各自異方耳此其可疑者二也又如北斗之度居乎天中猶可謂主乎九州若夫九五車九坎皆在牽牛之南偏居一方而六分主列國何耶此其可疑者三也至論其躔次之疎密地壤之廣狹則又有

方之宿而乃主東方之齊奎婁在西方而東主魯井鬼在南方而西主秦畢昂正西而北主乎趙角亢正東而中主乎鄭以至吳越居東南乃屬北方斗牛女之分宋與衛隣乃屬東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陽既以為南方七星張之次而班固復以子為周趙在河北既以為西方昂畢之次而班固復以寅為趙則東西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據是星之與土各自異方耳此其可疑者二也又如北斗之度居乎天中猶可謂主乎九州若夫九五車九坎皆在牽牛之南偏居一方而六分主列國何耶此其可疑者三也至論其躔次之疎密地壤之廣狹則又有

疑宋衛之與燕踰越甚遠而房心尾箕寔連而為次魯衛與趙疆理不入而奎婁昂畢寔貫而為列自斗牛以至室壁皆北方之宿也而南起二廣東亘江浙過宋魯而北終于齊衛則自吳越而至齊至衛皆連乎是七宿者也夫尾箕乃幽燕之分而牛斗二宿承之閩廣幽燕吳越相望判乎其不相入矣自井鬼以訖翼軫皆南方之宿也而西起秦雍南帶四川又北折入于三河成周而南始入于楚帶乎衡湘則自秦雍而至楚至衡湘皆連是七宿者也角亢乃鄭之分與楚為隣翼軫而下角亢連之秦雍荆衛里道絕遠杳乎其不相矣星甚相迓

其地絕相遠其故何耶其可疑者四也而又于南則分野太踈於北則分野太密宋鄭二國同在務豫州之東為里幾何而乃當夫角亢房心之五星魯衛二國密比于徐之間所封尚狹而乃當夫室壁奎婁之四次周遷洛陽其地尤褊而分秦與楚之外亦獨占夫柳星張之三次北之分野可謂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廣東抵福建二浙北至江南兩淮遠據江南之九路井鬼二宿耳而北起于秦南及四川以至于瀘南溪洞雲南大理諸國奄及西南之二方南之分野可謂太踈矣或踈或密所隸不等其又何耶此其可疑者

五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可得則曰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而言謂如歲星在斗牛而吳越始封而斗牛屬吳越自以謂其說矣而不知太史公天官書謂木火金水土各以其舍命國則不但獨指歲星而已也雖然二者之義蒙則于斯皆謂未然何者姑以婺女一星考之星經云茲星明則天下豐女工儲大國充當天二十八宿隨天運轉靡一息之或停輝光所燭下及萬方何有乎分野之局婺星凡十一度計一萬五千四百七十里豈但臨乎婺郡而已此星一明豐及天下其臨照之遠且大槩可想矣竊以謂天道流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初何有于限界星天星也亦何限哉大抵宇宙間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蓋自有交相感應之理此其機括之所係淵乎至哉嘗考左氏所載高辛遷閔伯于商丘主辰故辰為高星遷沈寔于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夫商丘豈必止當辰大夏豈必止當參惟人既主是星而為之祀則是星之休咎亦隨其地而應焉杜預註謂主辰主參為主祀是也能知乎此則蒙所謂前之五疑者有不待辨而自明矣是以胡人共主乎昴宿則昴亦應之其餘蠻夷諸國亦必于星宿各有所主特中華不得而盡聞耳然後知分野之說以星之所應言

之則可以地驗之則不可此杜元凱主祀之言寔為古今確論雖聖智莫可易也蒙近為寔發現作重建記謂因所主宇而祀之非有局于分野既不誤于歲星所封亦不拘泥于五星所舍命國之論寔有合于元凱主祀所註足以釋千古之疑而舉天下莫能破為明道先生謂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又有甚事伊川先生謂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是雖槩為事物而言然主祀之義亦可驗于無矣蒙庸取是而為之辨金華鄭宗彊題

自夏少康封庶子無餘為諸侯以主祀事是為越國而鄞鄞句章三縣為越東采邑句踐無餘後也周敬王四十六年為吳所滅尋復封之既而返國嘗膽勵志遂滅吳欲置夫差南東君百家是其地也周屬越秦屬會稽句章郡至漢成帝陽朔元年以寇警徙句章後漢晉齊梁皆因之唐武德四年析句章置莖州八年廢莖州為鄞縣則其地屬鄞明皇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析鄞置翁山縣因採訪使齊澣之言也代宗大歷六年廢于袁晁之亂五代改鄞為鄞則其地又屬鄞宋端拱三年置鹽場熙寧六年析鄞東之海中洲因部使薛戎之言也

以蓬萊安期富都三御置尉以主閑訟盜賊之事已而創縣賜名昌國蓋王安石宰縣憫其繁劇故分之元豐元年復益以定海之金塘御共四御為下縣而明之屬縣凡六矣紹興十三年戶部員外郎沈麟編類藉戶計萬餘而丁口再倍建炎中高宗航海舟師絕次昌國縣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絕洋犯昌國縣欲齎御舟至崎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虜乃去元至元十五年陞為州至正十八年為方國珍所據明洪武二年改州為縣十二年立昌國守禦千戶所時明州衛守禦千

戶募成立地五百丈未竟次年指揮許友展誇鰲山成之 共武十七年 太祖以東南控海之地乏兵以守恐致寇害命設衛所及岑寶螺岱四巡司隸于縣兵民又安教化流洽海東一隅規模宏遠詎駕宗軼元為邊陲捍禦予以 皇祖撫御鴻猷建于不拔孰不願循此以往世無改哉迨二十年湯信國奉 詔處置地方據函到各所在地圖草衛縣學校而遷其民于內地夷貊為二所帶屬定海縣噫信國是舉與 皇祖改州為縣增立衛所之意不亦天淵也哉

舊邑曰翁山宋志云縣城周廣五里熙寧六年析三鄉  
益之改名曰昌國始築城鑿池至元中陞昌國為州自  
宋元以來倭夷微弱不足為患耕漁之民惟知供賦各  
安其生國初夷氣漸熾我太祖絕其朝貢戾以脩  
之洪武二年增葺昌國城池改州為縣設立衛所練兵  
恤民以固封守城高二丈四尺址廣一丈周圍一千二  
百十六步延袤五里闢東西南北四門之各有樓穴水  
門于東南各置弔橋羅以月城之上有雉堞二千六  
百七十三警鋪六十外為濠自東及西一千二百六十  
丈北際山不設十七年改昌國衛二十年湯信國公和

徙衛于象山之東存中、中左二千戶所屬定海衛草  
縣存民五百餘戶屬定海縣 勅命提帥居守永樂十  
六年都指揮谷祥以地衝要重加修繕正統八年戶部  
侍郎焦公宏以城大兵少裁東北隅半里今廣四里半  
濠隨城廣城門凡四門各署名南曰文明濠橋外木柵  
曰迎恩東曰豐阜外木柵曰賓陽西曰太和外曰西安  
北曰永安外曰北固西北跨鎮鰲山東抱霞山餘皆平  
陸嘉靖四十年都督盧公鐘海道譚公給增築敵臺二  
十處以備用武歲久傾圮萬歷甲寅年副鎮張公可大  
修築增埤浚隍以次受工修完城身九十八丈九尺女

牆一千四百十丈三尺四門大城樓四座兵馬司房四  
座箭樓五座敵臺八座鉄木門十八扇弔橋二座石堤  
四十一丈此因其旧而葺之又南門月城一座二十四  
丈水門一座九丈兵馬司房二座提臺舖一座箭樓四  
座敵臺五座窩舖三十八座

洪武二十年廢昌國隸定海縣議得沿海地方原設提  
督備倭都司後倭寇為患督門樞輕策應不前添設叅  
將一員駐劄定海分守寧紹地方嘉靖三十四年倭破  
臨山衛城撫按 題請添設提兵官一員駐劄臨山三  
十五年又議得定海為倭夷貢道關隘尤衝乃改駐定



海其叅將改駐臨山隆慶二年軍門谷題改駐舟山

胡宗憲舟山論

信國公湯和經畧海上區畫周密獨

于舟山似有未安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  
護寨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  
衝畧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憊  
然孤懸海外曠野蕭條必更歷教潮泊普陀烏沙門之  
類而後得覘我虛共寔以為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  
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為里者四為嶼  
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教萬眾不待取  
給于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折洋未有不念此為

可巢者往曾被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  
神明先見置昌國于其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  
民孤懸徠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弱有沈  
門水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設  
乘水霧之間候風潮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  
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為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  
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其舊制而後可

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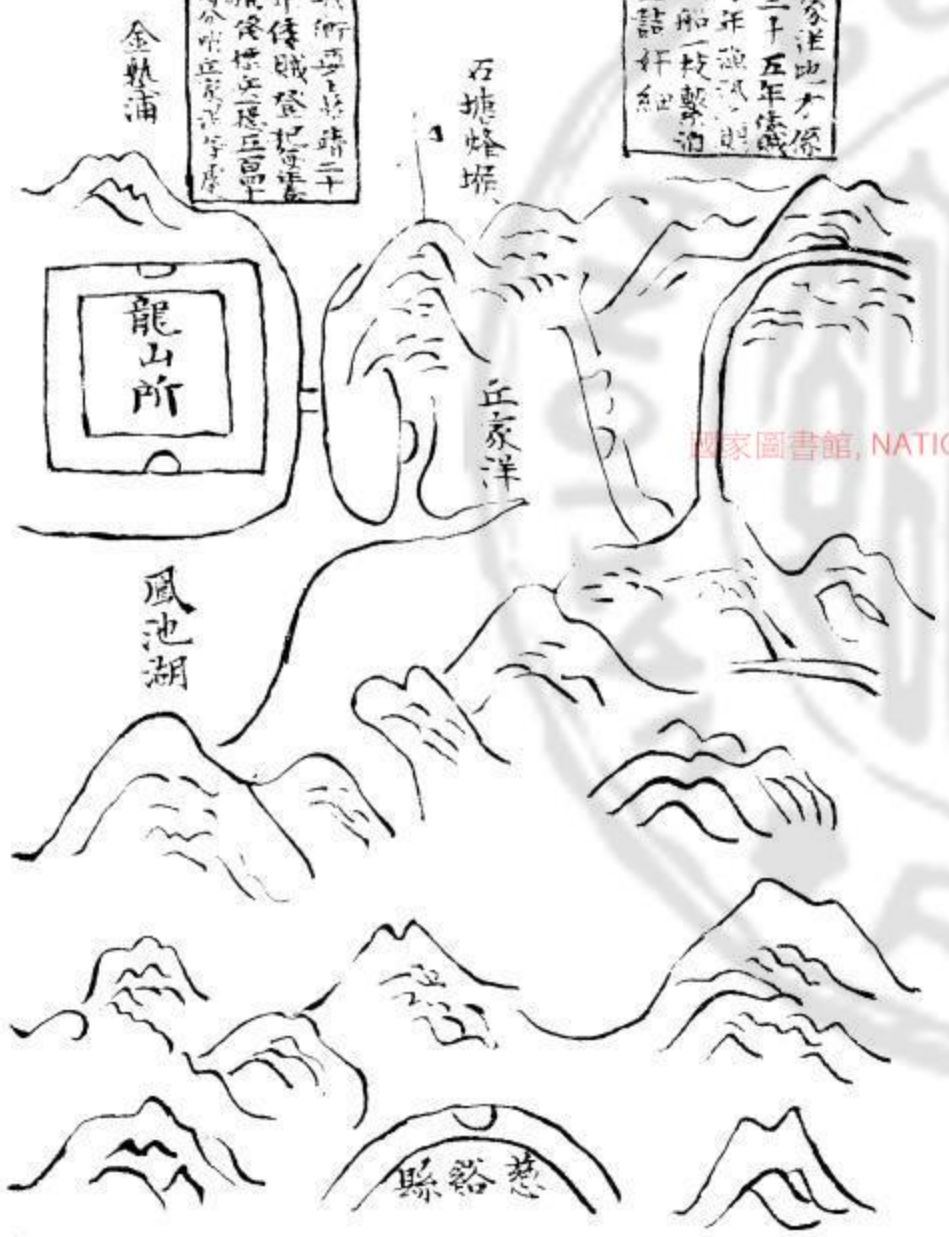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海防圖

郡國利病書卷之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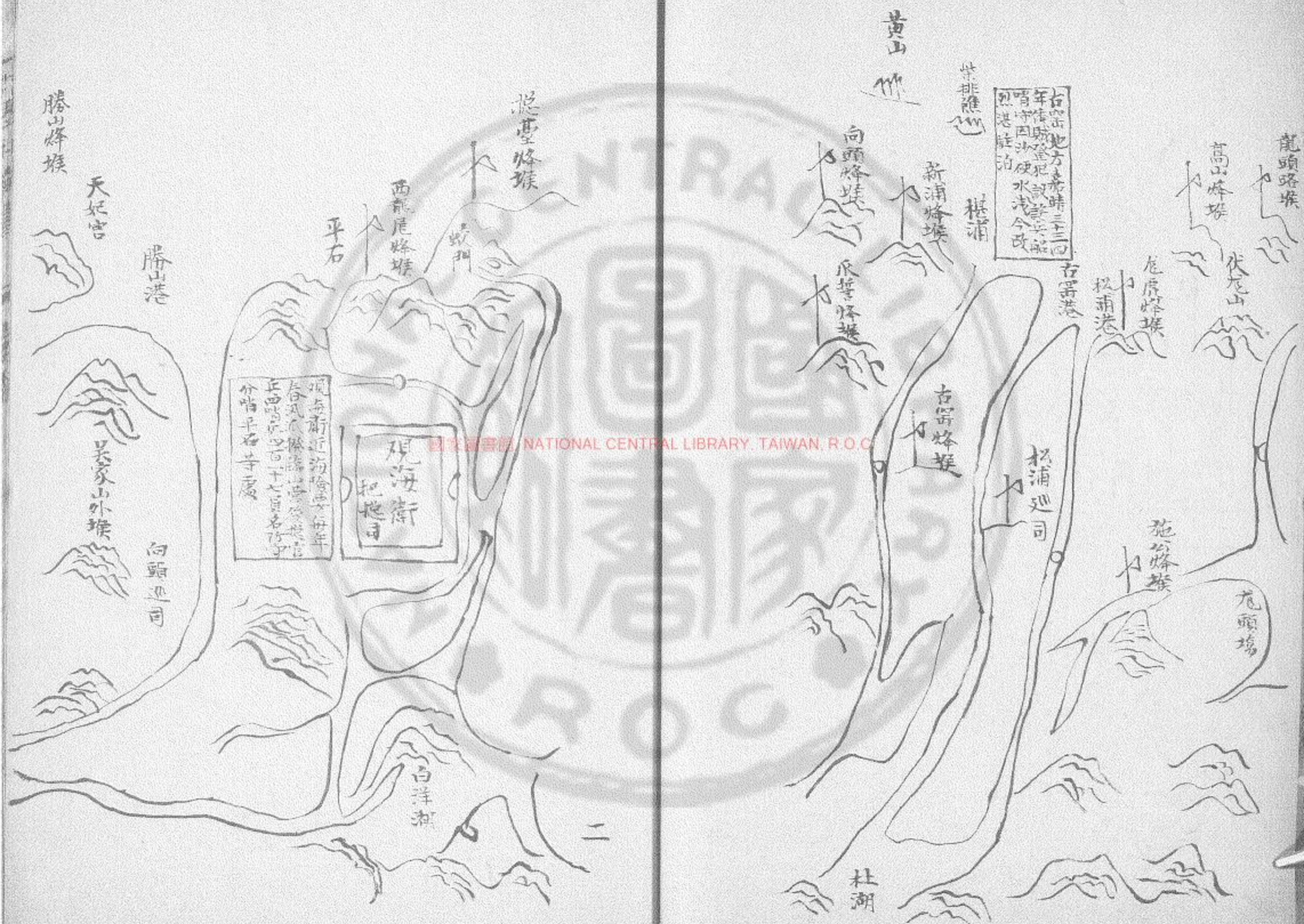
金家惠丘家洋地方係  
要衝嘉靖三十五年倭  
寇犯近設每年設汛  
輪拆臨危兵船一枝繫泊  
前涉海運糧諸杆船

尤山所城衙門嘉靖二十  
四五年倭賊登岸據城  
攻取門樓後據江應丘官  
官員防守分哨丘家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密地方... 年... 守... 因... 硬... 水汽... 今改... 烈港... 駐泊

項... 衛... 正... 分... 階... 平... 右... 子... 處

觀海衛  
把總司

勝山海軍要衝嘉靖三十四年倭賊入犯設兵船防守今改駐海軍



臨山衛係要衝嘉靖三十年倭賊攻陷今由全島左右後三墩各一哨守兵二百五員名於寺地哨四哨守處

三山近海險要嘉靖三十年倭賊攻陷山營右按定兵共四百三十五員名守分哨勝山守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盆塔堆

趙噴塔堆

頁各塔堆

荷花池塔堆

槎浦塔堆

胡家池塔堆

滙海所

唐山巡司

美蓋湖

北提司

百官巡司

西証書... 每年... 官必... 塔堆... 處

黃家堰巡司

西海塔堆

塔堆

周家塔堆

寺金塔堆

槎浦渡

作家... 年... 槎浦... 將前... 泊到... 港... 哨... 坊

三江港

三江巡司

宋家塔堆

三江所

三江所... 係... 寇... 犯... 攻... 我... 敵... 退... 春... 汛... 檢... 陪... 山... 營... 左... 提... 官... 三

中關驛

四

曹城所

梁湖

曹城驛

曹城江

上虞驛

蒙巴峰嶽

此山與守湯銘其  
見亦走賊民百  
世之利也

晴共二百四十分中  
千家學子履

馬鞍山峰嶽

色峯山峰嶽

白洋湖司

山陰縣

從具府

會務照

抗和峰嶽

建山

獅子獅

兔小春

谷麻山整子門衙安  
嘉靖三十五年傳  
城營在共官建  
縣城一百名防  
守今補守六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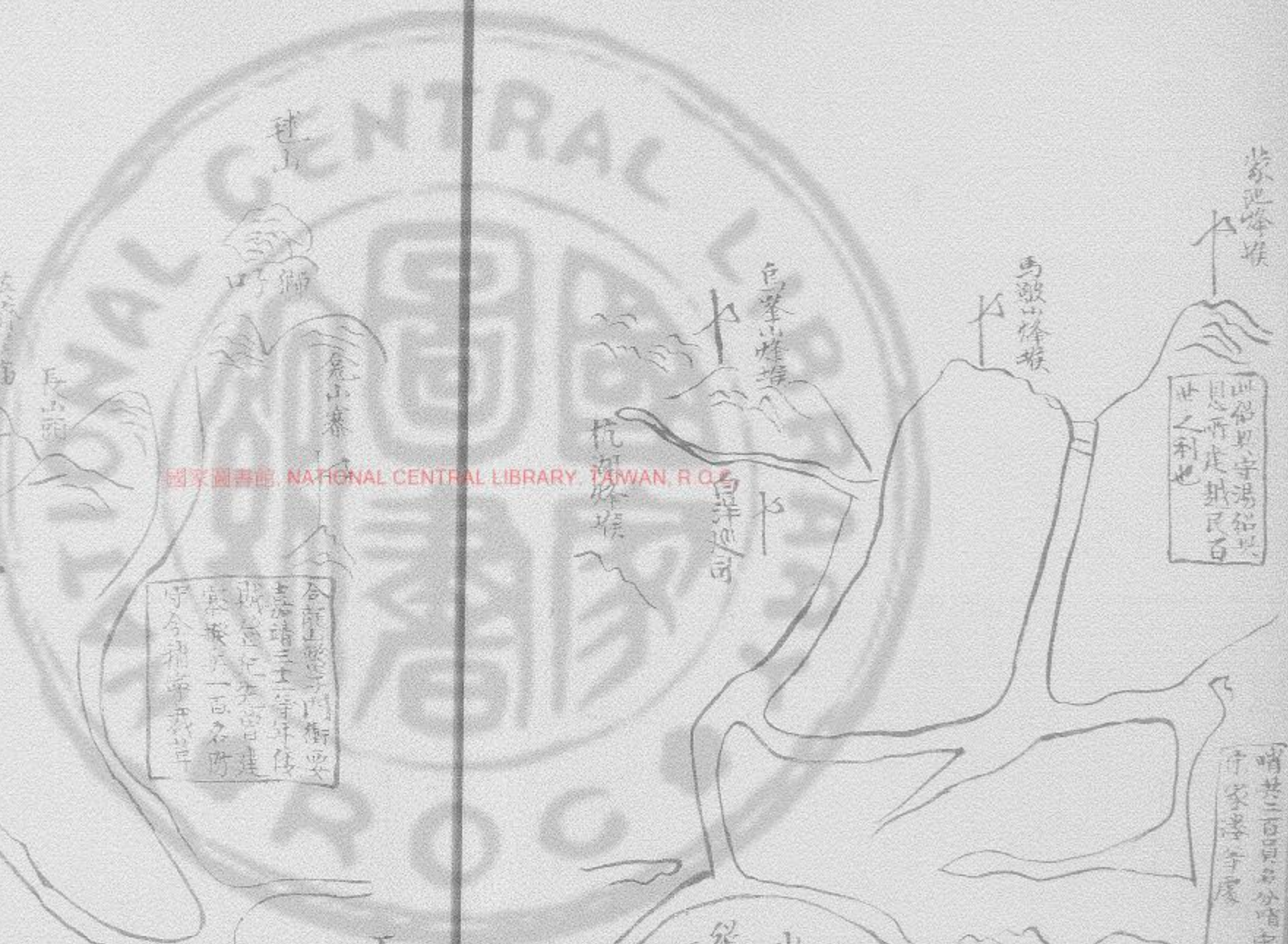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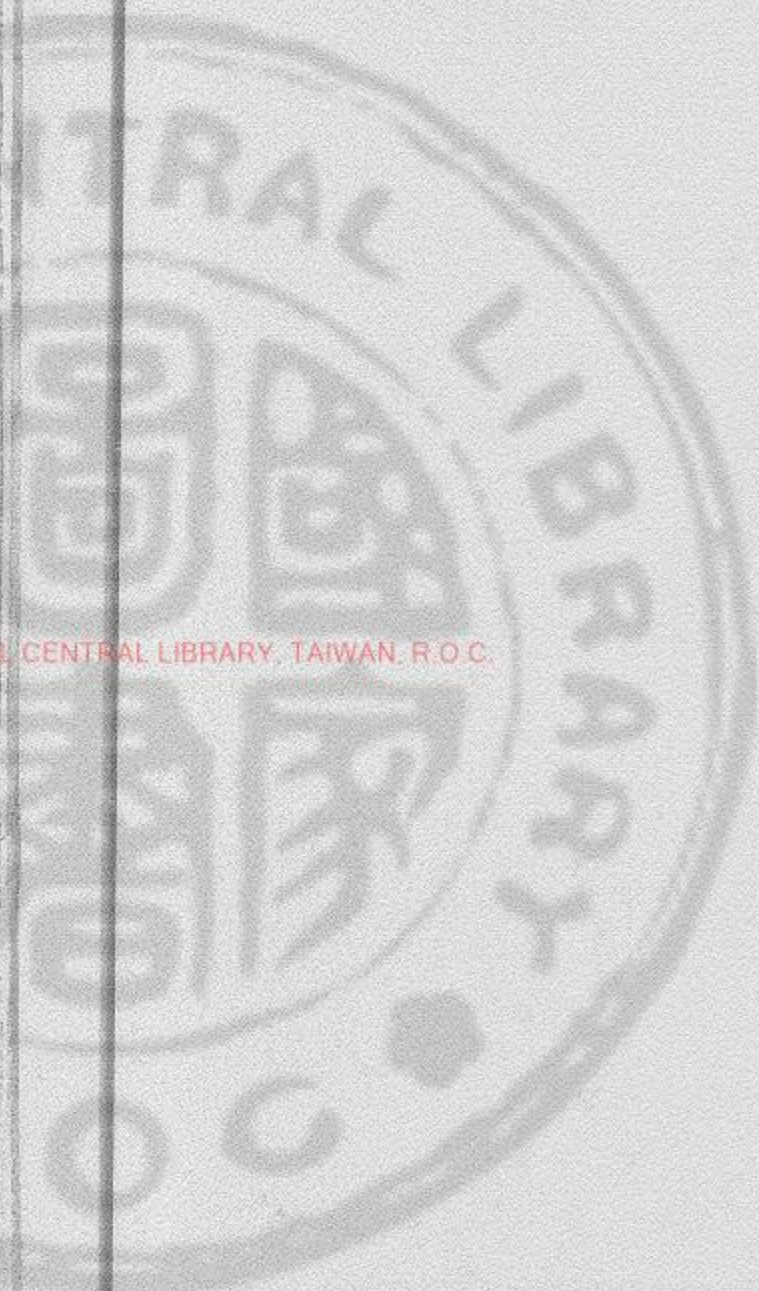
長山頭

長濟橋

海山

蕭山縣





西溪叢語曰于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

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現古今諸家海

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高洪亦云地机翁張觀

正二真如虛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

空入漢山湧而濤隨絕師謂僧折水大梁月行而水大

見書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

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廣沿南溟而

東過海康州歷陵水州涉息州卒恩住南海州迨由龍川

州抵潮陽州泊出守會稽州移蒞句章州以上諸郡俱

沿海濱朝夕覲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也得以求之



刻漏究之消息消息進退十年用必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嘯  
 翕天隨氣而漲斂冥劫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  
 者象陽之母陰生于陽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陰之  
 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  
 而附陽盈于朔望消于朏朏數尾魄魄虛于上下弦息于輝  
 朏女六七朔而見月于東方故潮有大小為今越月朔夜半子時潮  
 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于日在地之辰  
 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  
 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至後朔子  
 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月潮水俱復會于子位其盡則

月離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  
 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  
 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于子位是知潮當附日而右  
 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  
 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  
 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巨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  
 撥飛雪崖滂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  
 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  
 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溪自定海

縣名為

吞餘姚奉化二江

江以縣為名一局

侔之浙江

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

風亭地名屬北望嘉興大山水屬水濶二百餘里故海

商舶船畏避沙渚不由大江水中沙為惟泛餘杭小江

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渚南北亘連

隔碍洪波感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

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于是

溢于沙渚猛怒頓湧殺勢激射故楚而為濤耳非江山

淺逼使之然也

宋吳潛以現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使判慶元府寶祐

六年准樞密院劄子勘會邊敵日急賊謀叵測合嚴行

措置仍自金山以至徘徊頭艚立烽燧接連敢浦行下

定海水軍一體措置聯絡聲援專委官司統制按跡險

要均布均界置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軔于招寶山自

招寶山至海洋壁下山者共十二鋪招寶山帶東北取

至烈港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雖有七里嶼鉄杆山俱

是小山每有風潮海浪皆衝激而上不可置立烽燧烈

港山西北取至五嶼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

次山嶼五嶼山東北取至宜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

別無以次山嶼以上三鋪若天氣晴明烟火旗號僅可相應遇海氣冥濛霧露蔽風雨晦暝皆難應號宜山西北取至三姑山一鋪約兩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相隔稍遠不問晴明陰晦烟火旗號皆難相應三姑山東北取至下杆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二鋪汎息與烈港至宜山三鋪同徐公山帶西北取至鷓鳴山一鋪約四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汎息與宜山至三姑山相類水路約一十五里下杆山東北取至徐公山一鋪一潮可到鷓鳴山直東取至北砂山一鋪止隔一港烟火旗號皆可相應北砂山直

北取絡華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絡華山東北取壁下山直西至石衙山一鋪風水便半潮可到稍逆一潮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二鋪汎息與徐公山至鷓鳴山鋪同自石衙山東北以至西北別無山嶼皆深洋大海浩、無垠是為壁下山一鋪其自招寶山沿海抵白頭寨者共九鋪招寶山二十里至陶家酒店一鋪陶家店約十八里至貝千念丘家前一鋪貝千念丘家前約二十餘里至澣浦山正覺寺前一鋪澣浦山頭約一十五里至沙角山頭陳亞三家前一鋪沙角山頭約一十餘里至伏龍山尾徐亞三家前一鋪伏龍山

尾約一十五里餘至施公山王友二家前一鋪施公山  
一十八里至周家塘鹽場周大家前一鋪周家塘鹽場  
約二十里至下澤山頭林大家前一鋪下澤山頭約一  
十餘里至向頭山分成營外翁大家前一鋪其自招寶  
山沿江達本府看教亭者共五鋪招寶山約一十五里  
至石橋渡沈李二大家前一鋪石橋渡約一十五里馬  
阻滙徐蓋戶家前一鋪馬阻滙約一十里至路林楊再  
八大家前一鋪路林約一十二里至白沙王大家前一  
鋪白沙約八里至本府看教亭一鋪用兵五名合千人  
一名往來照管巡轄及招寶山一鋪增差合千人一名

沿海以至河頭沿江以至本府城六如之鋪兵口券每  
年月一番支給每夜發更時自看教亭賣號火平安牌  
至帳傳入押教報覆蓋法當于奉國樓置立一鋪相映  
以內即耳目易駭遂從看教亭寄傳一牌竟達轅帳而  
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視者悚懼

舟山

舟山古邑治四面環海東接普陀桃花南連崎頭橫水  
西接長白馬墓北連長塗劍山自所城至東塘頭烽堠  
程一百里至南舟山烽堠程三里至西碇礮烽堠程六  
十里至北千礮烽堠程三十里其地之險者東則塘頭  
螺門一帶地勢遼濶而塘頭極險逐利者常于此處勾  
引盜艘南則曹山謝浦梅家塾螺頭天童窰迤所城關  
係非輕而梅家塾直對曹山大洋倭奴曾經入據西則  
岑江碇礮大沙小沙千礮馬畧一帶地形廣遠雖有馬  
墓兵船然相去遙遠嘉靖時王直輩曾自岑江登岸竊

據蘆花舉結巢北則柯梅白泉大舉釣嶼等地而倭梅亦曩時倭夷蟠踞為巢穴所當在；嚴防者也蓋舟山周圍皆海賊舟無處不可登岸而東之沈家門切近烏沙門去普陀不遠一望海洋浩；無際島夷相連嘉靖乙卯夏倭船百餘隻突犯普陀而入據之遂至東浙鼎沸及征兵七省費金錢四十餘萬幸而撲滅皆由平日無備致此禍患實南北兩洋扼要之區為舟山最衝險之地宜設重兵以守之今叅將標下官兵分派三倍一時有警策應不前深為可虞按地之極衝者沈家門誠重矣而漸出塘頭亦正不輕皆昔倭奴流突之處今

屬盜賊窺伺之區次衝者岑江碇礪二處塗灣易登入犯為易且自蛟門至橫水崎頭等洋海面四達均宜設兵船防守夫定邑為寧郡咽喉而舟山為定邑門戶攘外正所以安內舟山固則定邑固固定邑固則寧郡以達紹郡俱固有地方之責者不可不深長慮也

東五潮至西莊石馬山與高麗國分界 西二潮至蛟門與定海縣分界 南五潮至隆嶼與象山縣分界 北五潮至大磧山與蘓州府分界 東南五潮至韭山與象山縣分界 東北五潮至陳錢壁下與海州分界 西北三潮至灘山與嘉興府分界

水程 定海關東約六十里至金塘金塘約九十里至  
舟山舟山約一百四十里至普陀 定海關南約三百  
里至昌國青門青門東約一百五十里至韭山青門南  
約二百里至牛欄基牛欄基約一百里至金齒門 定  
海關北約六十里至烈港烈港約百里至兩頭洞兩頭  
洞約二百五十里至羊山

山

翁洲山自四明之東湖小白寶幢育王迤逦而步大謝  
伏黃牛越金塘策子而崛起于岑港之西山之稍北發  
二大脉而南北岐之西北一帶約六十餘里自烏丘山

紫窟山大沙山青嶼山五百舉山大周嶺山寺頭山獺

洞嶺山大頓河山長青嶺山平石嶺山山嶽多方廣石

引峽下馬嶼山平衍環帶原隰之膏腴唐開元時五雷

山小滬山虞嶼山小蘆山于礮山旁之支脉曰三江山

橫縮而東曰長嶼山大虞山東湖山白泉山田舉山祝

家山丘家山北埠山吊峙山柯梅山地曠坦田膏腴折

而為巖炭余山小梓山而盡此都屬其去海中附麗者

曰岑港山船泊此西堠山挑搖山西莊山魚龍山長

白山馬墓山船泊此官山岱山蘭秀山灌門山塗山北建

今晴南埠山浦東山紫微舉山天童山南山溪口山王

家嶺山折而為虹橋山青嶺山突兀而起曰雙警山東

漫警山出二峯如警轟立天表特出郡嶂眾出羅列城之

四出諸山環繞起伏咸所自也相傳舊稚川煉丹處

鎮鰲山旧縣治據其麓山判而為二支脉左曰州衙山

嶼麓多怪石翁山一名硯山去城東南半里乃受降懸

巔平可摘屋右曰曉峰山城西南五里屹突長崗山

縣何愈却指揮李吳曰舟山形如舟因名關山圓峯

建文筆于其上今廢王家山金家山引而為茅嶺山馬橫山裡嶼山野嶼山

螺頭山城西南有島突起海縮一脉發自北之五雷山

迤東而行曰頰河嶺山金字山疊石嶺山東學嶺山東

灣山王家山龜山之外曰淡水坑山東江山青雷頭

山石衙門山東南海中教峯突起漸沙經流其楊嶼山

陳舉山小巖山甬東山謝浦山鼓吹山世傳徐偃王

容數百人海風石弄山山石玲瓏故名桃花山東海中

兩隱劉嶺山石墻墩山沈公嶺山石門

煉丹之所嘗以醉山吳山翁浦山又名翁洲山去城東四十里葛仙翁煉

有耳不穿竅中容一斗其博墨未泯識者為煉丹器

也徐偃王嘗居此城址猶存唐置翁山縣以此命名

陣畧山偃王列牙頭山之裏曲曰茅洋山洩嶼山龍

塘山田嶼山王大扈山大蒲嶼山蘆花山丘家礮山塢

嶺山昔有人登山常見老僧跌坐其小扈山大展山下

上因疊石為塔而祀焉故名之塘山沈家門山正兵哨補陀洛伽山東海中約一瀛可

到佛書稱海岸孤



絕處也一名梅岑山或謂梅福煉丹于此因名有善財  
名朝音洞乃現音大士化現之地僧德器鑿石梵鳩宋  
寧宗題額曰大小鳩東霍山東北海中世傳徐福至此有石基盤

玉峯山在岱山鷄子尖巔下岡出秀拔寺鐘山在秀山之巔一峯

古石佛殿地塔砌猶存旁有佛嶼山在秀山之巔一峯

晚如背碓砧山在岱山北海中碓砧黃公山

制虎焚于順母山東海中謂石牛竹岫山

此山故名順母山東海中謂石牛竹岫山

黃楊山城東北岫岩險

山窄客山海中小竿山大竿山篋斗山麻隴山蛟山登

部山馬秦山黃公山徐公山獲嶼山石珠山俱東南

勾曲山石馬山隴山海嶼浪港山深水山蛇山竹山洋

山東蘭山元霍山西枯山東曉山東枯山桑子山舊名

石蜀山東胸山穿石山北壁山大衢山小衢山三星山

冷嶼山西瀆山瀆皓山洛華山青閣山馬跡山丁興山

洋山陳錢山一名神前嶼大磧山東乳山東岱山西胸

山大洋山吊嶼山俱北回峯山西良山三姑山西岱山

正策山吳農山如岸山橫子山西葉山五嶼山宜山龜

鰲山俱西北嘉門山小苑山三山大布山砂羅山俱西

舉

全家舉地窄

茅嶺畧土瘠多湖田

虹橋畧偏窄而瘠

頰河畧地廣而瘠

青嶺畧水多田少多產水竹

王家嶺畧地窄

溪口畧肥土頗

圓壩畧地窄迎瘠

小泉畧瘠窄

侯家畧地頗晚

紫微畧土肥力倍雖值檢歲不至荒乏內有鹿夫善射曾勝倭寇

寺畧甲狹

芋畧地平安

天童畧地曠高下相值多宜蔬之利

裡畧土產多

野畧地類

蕪荅畧田頗地

鹿頸畧地瘠相半

黃泥畧肥土

石頭畧土頗

西畧肥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砂畧

地曠居民多資  
菽粟竹木為生

岑江畧

衝要海口城累登犯嘉靖丁巳冬倭夷據此林  
持一空今居民雖築墻自衛歲久亦壞須備禦

以過  
城街

青畧

土瘠  
產竹

小砂畧

土瘠居民捕  
魚為生者多

碇礮畧

土瘠居民多  
多資漁

五百畧

土廣居民  
多資漁樵

馬畧

地坦而腴高  
下百餘頃

杜家畧

窄嘉靖壬戌春把總章  
延廩斬倭夷百數于此

千礮畧

山水頗奇  
田地殊沃

小路畧

偏瘠

黃沙畧

土瘠

後畧

窄瘠

西畧

窄瘠

白泉畧

土膏  
腴

茅洋畧

地瘠  
產

蚤畧

窄瘠

孟家畧

窄瘠

柯梅畧

向年倭夷  
所築之地

北埤畧

地頗  
腴

鈎嶼畧土廣而肥多魚鹽之利

長畧窄

炭山畧地高

外畧多鹽

大展畧地廣而瘠民以漁樵為生

小展畧地窄

塔嶺畧土頗

小蒲畧土窄

蘆花畧地廣

大畧肥瘠相半

郡畧地腹嘉靖丙辰春倭夷百餘自謝浦梅家塾徙巢于此冬十一月恭將張四繼統領湖南桑植兵剿

蒲畧地廣肥瘠相半多資鹽魚

南畧地窄

司基畧地坦

祝家畧地窄

施家畧地窄

吳山畧地曠肥瘠相半

鄭畧地瘠

洩畧地窄

浙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塘畧瘠窄

苔浦畧肥窄頗

東湖畧土卑而瘠

麻畧窄而瘠

陳家畧坦平

甬家畧坦廣頗腴多資魚蔬

大揚畧瘠而

小揚畧瘠而

東畧中而

西畧瘠窄

郎家畧頗腴

大蘋畧地曠而腴

下頰河畧民藉樵獵為生

附洞畧以上東北隅地

嶺

西喫嶺

沈公嶺

東學嶺

石家嶺

油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家嶺

洞嶺

沙岡嶺

洩嶺

漫石嶺

茶二嶺

新嶺

大千嶺

桂嶺

蘆花嶺

西畧嶺

大嶺

塢嶺

龍塘嶺

小展嶺

摩鼻嶺

以上東鄉

曉峯嶺

茅嶺

野畧嶺

鄭思嶺